

1935 年

第 **9** 期

版出月九歲亥乙年四十二國民

船山學報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湖南船山學社印行

期九第

湖南船山學社學報章程

- 一 本學報繼續本社民國六年以前學報辦理仍名曰船山學報
- 二 本學報暫定每季出版一次按年編號
- 三 學報內容分類如左
 - 1 圖畫 2 師說 3 講演 4 轉載 5 通論 6 專著 7 文苑 8 劄記
 - 9 說苑 10 叢錄
- 四 本社徵文酬例另定之遺稿專著斟酌酬贈詩詞雜文等不給酬但酌贈書報
- 五 給酬以登出學報者為限
- 六 凡來稿本社得斟酌修改之無論已否登出概不退還惟遺稿專著詩詞文集成冊者不在此限
- 七 本報費及廣告費另定之

湖南船山學報第九期目錄

圖 畫

船山先師遺像

觀生居圖

師 說

相宗緒索

講 演

子路使門人爲臣曾子易簧爲聖賢禮以奉尊義以立身解.....黃 羣

讀經宜知體要議.....前 人

申讀經宜知體要議.....前 人

船山注重五經說.....前 人

論宋代詩派.....王禮培

轉 載

目 錄

保全民族應崇尙氣節

何鍵

通論

學校讀經以正人心論

黃羣

專著

船山先生年譜

王之春

船山師友記

羅正鈞

孔子年譜 見歷代尊孔記

雁影齋題跋卷三

李希聖

大學古本易解

易奉乾

文字學辨證節錄編餘四則

李礫

文苑

文錄

張資政墓志銘

王闈運

萬母馮太君墓誌銘.....王禮培

湘潭振武第二校放生池碑亭記.....譚澤洋

李行我先生墓誌銘.....黃兆枚

跋松貞竹孝圖.....顏昌曉

跋蟹山風木圖.....前人

曹氏學田記.....前人

安化羅次龍先生詩經解鈔序.....任福黎

賀王處士叔良窮書.....周逸

慈利姜君墓誌銘.....李澄宇

花朝酬唱集序.....陳繼勛

詩錄.....仇鰲

謁船山先生祠乙亥.....仇鰲

王船山先生行迹圖紀詠三十一首.....李世璣

目錄

明遺軼事紀略詠十五首.....黃 鞏

五月二十五日謁家廟己巳.....龍絨年

盛節母盛孝子詩.....傅紹巖

秋日同仲弟璟自茶陵石牀泛舟長沙甲申.....黃鳳岐

青蓮吟為張貞女作.....李鶴雲

郭貞女辭有序.....黃潤昌

周烈婦陳氏歌乙亥.....楊樹穀

潭州胡貞婦詩乙卯.....譚從炳

題胡肇修母夜紡課經圖乙亥.....周 逸

麓山寺碑近作.....陳嘉會

李行我仿沈石田法畫扇見贈余亦戲就扇背仿沈因題即示行我.....前 人

題李行我贈指頭畫山水扇.....前 人

端六日陳子賢招飲聽彈古琴.....前 人

既還長沙再寄新薦青李少白並示青松上人……………前人

薦青少白有詩見酬計程已入江南矣寄憶一首……………前人

佩初贈詩言余二十年來經歷險境勉有加賦此奉謝即傲其體…前人

薦青又岩邀游廬山將行寄懷林子超……………前人

送黃龍寺普超上人還峨眉……………前人

感懷用天放呈芥滄元均即寄天放兼柬杜園……………周逸

月夜獨遊八仙橋作短歌丁未……………前人

和孫谷紉都門秋思原韻甲寅……………前人

秋日雜感十首選四丁卯……………前人

春日即事送周茂才菽生之滬教讀乙丑……………前人

雨歇渡靳江河丁未……………前人

芾棠宗兄於憩園關放生池賦贈……………前人

次韻奉題陳母姚太夫人松貞竹孝圖……………趙啓霖

目 錄

五

郊行	陳繼訓
夏歷之七夕鄰家有沿舊俗向天乞巧者感賦二絕	吳鏐
分袂亭	前人
稷園觀牡丹	前人
遊頤和園有序	廖樹勳
寄懷李和笙	陳學博
酬贈王王秋	前人
詠史	前人
五疊來字韵再寄木崖詩兄並柬適園主人	龍絨年
半亭寄木崖	黃贊元
暮春有感	龍絨慈
病起	前人
培棠先生成立放生池詩以誌之	周鼎新

題憩園放生池.....黃芥彌

題人物山水圖三絕 乙亥.....沈霞閣主

題雨中春釣圖.....前 人

夏夜月下吹笛.....前 人

奉和木崖先生詠水仙原韻二絕.....侯 瀛

前題二絕.....彭濟昌

贈木崖丈.....黃 强

遊雲麓宮二首.....盧 質

放歌.....張祖鏞

出武昌大東門循洪山至珞珈山大學校望東湖而返.....葛鼎甫

寄郭社長尺崖守先學社.....前 人

番場賽馬行.....前 人

讀史.....前 人

題鳳光書畫扇並題詩

朱德裳

劄記

恆心堂讀書答問

周逸

說苑

志果

黃鳳岐

叢錄

通訊

山西省政府來書

北平民社來書

譚澤洋先生來書

譚篤材先生來書

葛淡安先生來書

葛淡安先生復周木崖先生書



把鏡相看認不來問人云此是董齋龜於朽後從人
卜夢未圓時莫浪猜誰筆仗此形骸閒愁輸汝兩
眉開鉛華未落君還在我自從天乞活埋
先師自題小影詞也清光緒初元張文心大令從
先師祠堂摹得遺像蓋猶襲明行人司章服先
師以永曆四年任行人司年三十二後又四十一年
乃自題小影今摹刻之祠堂者是也湘陰郭笏仙侍
郎奉以祀之思賢講舍而為之贊曰
濂溪混然其道莫窺惟於先生望見端崖約禮明性
守道持危闡揚文令是曰先知二百餘年星日昭垂
私心之契曠世之師



觀 生 居

師說

錄詩師先山船

劉護軍基 秋興

周逸敬選

括蒼雲繞縉雲都。萬簇芙蓉翠色鋪。紅雨溼飛烏柏薄。碧波晴點鷺痕孤。
登樓有賦依州牧。長揖無門傲酒徒。不識故園他日淚。蘋花還送暗香無。

楊提舉維楨 嬉春

選勝明朝陌上花。狂夫已宿黃公家。連錢夜洗香泥點。團扇新描軟縠紗。
燕尾掠人霑綠酒。鶯歌隨處呢蘭芽。片雲南浦不成雨。油幕高峯看晚霞。

師 說

相宗緒索 續第八期

王夫之

八識十證。一名十理。以十理證知八識體相。此護法師以二乘不知八識。證明其於前五外。實有非妄。

「特種」謂執持一切善染種子。流轉還滅。皆依持此識。以此識本是如來藏白淨識之本體。即可復真歸元。故能持菩提涅槃之種。不令衆生必無成佛之理。乃爲七識熏染。受異熟果。成阿賴耶。則順流注於七六前五生諸心所。作不淨因。結輪迴果。故能成十二因緣。流轉不息之種。「異熟心」異熟有三義。一變異而熟。謂如貪因得貧果。與因相反。一異時而熟。過去因作現在果。現在因作未來果。三異類而熟。謂人中因天中得果。五趣異類通受夙因爲果。夙習熏染善惡等因。乃至不相應心所。不於當時當位當類得果。而此識流轉趣生爲總報主。前七斷滅。不復受報。唯此雖異必熟。非但罪福不爽。亦且習氣中於不知不覺之中。成熟而成自

然矣。趣生一期報盡。前七俱已消滅。唯此八識實有不亡。恆相連續。徧生五趣中。趣意而分段不雜。隨其善染。周歷五趣。有受色身所有浮塵勝用二根。各各不相執受。五識各依其根。無能統攝。且有間斷昏忘。唯八識總合諸有而攝受之。生死初生前六雖有勝用根。而未能發識。末那亦隱。不成心所。壽命將終。惟餘壽未盡。煖息未散。諸識消滅。唯此八識持壽煖不即散滅。與生俱生。至死不離。唯八識心王而已。緣謂十二因緣中識緣名色之識。即此識也。從中有身見一線之光。萬里立赴。即時緣增父精母血。結成五蘊。故曰識緣名色。五蘊既結成後。有識即處蘊中。故又曰名色緣識。此中前七俱未發起。故知所言識者。即是八識。一類相持。無有間斷。若非此識。前五雖能取食。而何所滋養。令其恆住。滅定心。謂二乘入滅盡定。前六王所皆滅。第七染心不起。唯此識不散。其七識一分。非染我障。雖未還滅。然亦即是所執第八之相分。非別有體性。乃至無想天。入九地真滅盡定。亦有此八識心王。但無心所。除菩薩定中白淨識。佛定中大圓鏡智。皆是

此識為在定之心。「心染淨、染淨至七識而結。至六識而具。然染之即成染。淨之即成淨。受染受淨之心。八識心王也。所以成染淨者。即用八識心所之五徧行也。七識攬之以為染根。前六藉之以成現行。離八識外。別無可染可淨之心。蓋前七俱無自體。隨緣現影。此乃染淨真心也。此義直窮染淨根本。徹底透露。異於二乘。但據前六為染淨心。於彼折伏。冀得清淨。乃惟識之綱宗。於斯炳矣。此中誤將生壽煖識合而為持。故但有九證。

八識三藏。阿賴耶此翻為藏。藏有三義。前一就本識言。後二依他立義。其實一也。能藏義兼王所執二義。專指心王。

「能藏」此識體本虛。故能含藏。前七無始熏習。染所有善惡種子。又能藏現有前七所作善染諸法。現行為未來種子。心王既介。心所亦然。以五徧行中一切心所皆能建立也。此就八識體量功用而言。謂之能藏。「所藏」此就前七依之以藏而言。謂之所藏。前七所有善染心所皆藏於此識之中。為彼所藏。即定為彼所染。如一庫藏。本無銅鐵。而用貯銅鐵。為銅鐵所藏。則名為銅鐵庫矣。從彼得名。即受彼

染。入識不自還。其真空本來之體量。聽前七據爲所藏。遂無自位。爲前七作總報主。「我愛執藏」就末那識堅執爲自內我。而寶惜不捨者而言。則爲執藏。乃至九地四空。此愛不忘。此識不轉。直至入地菩薩方能除執。能所無執。則雙泯矣。此入識流轉生死之禍苗。皆由七識強攬。而其還滅轉智。亦在七識解縛。還其無所無能之本體。我恆一摧。藏即捨矣。

八識所熏四義。所熏者被前七熏成種子。非自有種子也。必據所熏非能熏者。見還滅轉智。不於此識著絲毫工夫。但能絕熏。自無熏染。

一「堅住性」無始以來真如一分本體。爲末那所執。受其熏染。成其分段種子現行。展轉相因。不離不散。以堅住故。持彼所熏。永不忘失。異生滅法。不能生起。抑不忘滅。故受前七熏。而不能熏前七。二「無記性」謂無覆無記也。既本無善惡。亦無障礙。如清水流于大地。遇沙石則潔。遇泥垢則濁。無必受之熏。亦無不受之熏。力弱志遷。異有勝用。可自作善惡。有覆等現行。三「可熏性」此揀心所。專言心王常住自如。無所發動。熏至則坐受。不待捐已徇他。異有增減。可者因其可而受之。如

人善飲。能勝酒食。不傷醉飽。發爲心王。卽有所注響。不徧可熏矣。四「與能熏和合。」謂八識緣名色而生前七。見相二分和合。成一人分段自然。如父依子。從其安養。全付家業。任彼營爲。受其安危。異他人識。與已有分段。雖熏不受。

七識能熏四義。

能熏者。能熏第

第八字識也。前五熏八識相分。成未來一切相。七

識熏八識見分。成未來一切見。第六二分通熏。

一「有生滅。」遇緣則生。緣滅則滅。異堅住性。能久持受。而以有生。故生起八識本無之色法。以熏八識。是有能熏之資。此義前六顯有。第七雖堅持我執。而警尔妄生。卽有生命終消滅。後有變易。卽有滅。特不似前六之速遷耳。二「有勝用。」七識有執持之強力。六識有分別之善巧。前五有覺了之明慧。異無覆性之體虛。而作用不行。以我足熏之力。熏彼普受之量。是其能熏之才。三「有增減。」增則自增。減則自減。善染輕重。皆由乎己。欲熏則熏。不受他熏。異可熏性。是有能熏之權。四「與所熏和合。」由自阿賴耶生自末那。及前六識。自然此熏彼受。如子依父。故能熏彼。而不逢違拒。是有能熏之緣。此義緣兼王所而言。前七王所。皆與八識心王

相和合也。若八識心所亦有生滅勝用。應不受熏還自熏。心王與前七同爲能熏。以徧行五心。心下應有所字貫徹八位識中。雖各分屬。原無二致。非八位中有四十徧行也。

邪見五種。此六七二識心所。根惑中不正見也。其類甚多。要不出此五見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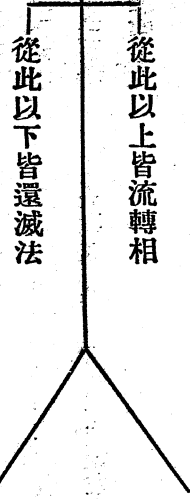
一「身見」執妄身爲我。起種種貪着。如此土玄門之類。此見七識爲根本。至六識而增長。屬我執無明。二「邊見」不得中道。墮於一邊。凡有二種。一切不正之見。皆此二見爲主。一「斷見」謂一切法。究竟消滅。無因果。二「常見」謂一切法常在。不滅破。如幻于非斷非常。亦斷亦常法。各得一邊。執之成妄。此見從六識生起。七識以恆審持之。結習不捨。屬法執無明。三「邪見」妄立魔天神鬼。信爲生緣。如今世天主教之類。此見全是六識妄結。惱亂他人。屬煩惱。四「見取」於非果計果。如以無想天爲涅槃之類。此見緣七識執入識爲自內我因。據八識心王不生滅爲果。屬無明。五「戒禁取」于非因計因。如持牛狗戒。衣艸木。食穢惡。拔髮熏鼻。臥刺投棘。今之穿脅燒指。打餓七。坐釘關。乃至積薪自焚。跳火坑等。皆其眷屬。此見全是

六識非量。結成七識癡疑迷。自惱惱他。屬煩惱。

迷悟二門。二門皆盡唯識宗旨。規矩頌。前八句恭頌流轉門。後四句頌還滅門。

「流轉門」門者。如共一室內開二門。一門爲吉祥之路。一門爲凶禍之塗。唯人所趨。所趨一異。則安危懸隔。善生人趣中同此阿賴耶識。悟者由之證涅槃菩提。迷者由之墮五趣生死。惟自所向往之門。決於發足時耳。流轉者。五趣生死之門也。從入識順其習氣瀑流之機。起五徧行。不復回顧真如。一注七六二識。一注前五識。生諸心所。成隨煩惱謂之流。從七識違背真如。轉變其圓實之性。染入識無覆爲有覆。變六識別境。令生不定。而具根本六惑。乘前五之發。卽與和合。變成三惑重障。謂之轉。且流且轉。轉而復流。現行種子互相生而不已。因果相仍而不捨。永無出離十二因緣之業海。皆由此門而出也。成唯識論。以流轉顯生死因。戢順其緣生之勢。立三變門。從真如變賴耶爲一變。從賴耶變末那爲二變。從末那變前六爲三變順序也。

此圖



「還滅門」還滅者滅妄還真。非滅妄不能還真。還真則妄自滅。此所謂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也。「還」者逆八識順流之波。窮前五之妄。歸同時之意識。即還六識。妙觀不轉。前五成妄。窮六識之妄歸七識。即還七識本無之體。不染六識。具諸惑障。窮八識之染。因於七識而本自無覆。即還本體。不受其染。漸漸捨彼異熟。即還真如。「滅」者於七識命根。一刀斬斷。絕滅無餘。六識枝蔓。隨之摧折。七識滅則六識滅。六識滅則七識後念滅。前五同時意識。八識見相二分皆滅。此門唯博地。凡夫早悟唯識宗旨。不為二乘根門所惑。及阿羅漢。加行成熟。不自僞疑。發大乘心。精進不已。由四資糧至初地。入見道位。於六識滅現行二障。於七識滅分別二執。

至二地入修道位。漸次成熟。入第七遠行地。不假觀門。六識滅盡。至第八不動地。七識我執永滅。唯餘間起之法執。八識因之將還白淨。唯異熟識在。至等覺位。一剎那頃。微細俱生。法執斷盡無餘。第八異熟。卽此頓空。入佛果位。六七二識。得復無妨。再用爲利他權法。照大千界。應十地機。而第八轉成無垢。卽證大圓鏡智。前五因其現量。成無漏功德。分三類身。總還圓成實性。真如本體矣。六七二識。還滅最在前。自初地初心而始。以見修二位。皆於此二識施功用故。故謂六七因中轉還滅之切。在此二識也。前五及八識。還滅在後。前五尤在最後。八識至八地。賴耶始滅。至等覺異熟乃空。還歸無垢。前五直至佛果。乃得圓明。初發無漏分身。應衆生之用。蓋其還滅之功。在六七二識。在八識尙有一分無功之功。在前五並此而無。故謂五八果上轉。若欲於前五施還滅之功。則是二乘折伏根門愚法。若欲滅盡八識。卽墮外道斷見。七識純用滅。六識半滅半還。自類種子。不因七識染者。亦八識之分注。可用爲觀門。還其本智。因七識染者。七識滅則自滅。前五第八。唯還無滅。規矩說還滅法。立四類。從粗入微。以前五始。以第八終。逆序也。

入識轉四智次第。此約漸教而說。若從相宗悟入。只有徑滅七識。餘七一齊俱轉。相宗顯標漸教。密示頓宗。在人自悟耳。

「前五識轉唯一品」變相觀空。乃同時意識。入人空觀。雖前五異前心所不立。仍是六識帶轉。前五未能自得無漏真智。不可謂轉。直至佛果方證。即相即空。無觀無變。分身無漏。前五之果。頓轉成智。蓋前五雖與第八。俱於果轉。因中無功。而入識猶有澄定擴充無功之功。唯前五自見道修道。直至等覺位。全不於此用修用證。不動絲毫。即成無漏。故言如來亦有肉眼。八識轉後。依舊是舊時人。而三類之身。自現口。所以大異於二乘。守定根門。下折伏死功。打車不打牛之大愚者在此。「六識三品轉」初三資糧位。入初地見道位中。斷分別我法二執現行。無明煩惱上品障。自二地至七地修道位。斷分別二執中品障。以未能常在雙空觀。俱生二障。猶然閒起。而成現行七位後常在觀門俱生二障。永不現行。斷下品障。此識但有現行七識。乃其種子。故但於現行轉。不能轉種子。即能轉分別種子。不能轉俱生種子。從八地至等覺位。不於此識修因。亦不於此識得果。八地以上觀察智不

行。「七識三品轉」初地初心入見道位。以六識無漏智。觀我執不生。而法執猶恆。此因六識而轉爲下品。轉至第八不動地。我執永伏。法執間起。染性已空。有覆未泯。覺爲有智可得。有佛可乘。爲中品轉。至等覺位。一剎那頃。俱生法執。盡滅無餘。入佛果位。不妨仍示平等智中差別。應十地菩薩堪受之機。爲上品轉。雖有三品。而初發心時。早識此末那爲八識流轉根本。一刀斬斷。不假六識觀門。漸次降伏。尤唯識祕密法也。「八識三轉異名」初次凡夫。直至遠行地。名阿賴耶識。此翻藏識。皆被七識執爲內自我。令藏過去末那所熏。一類相續種子。亦藏現在前七現行。我法二執種子。至遠行地入第八不動地。七識俱生。我執不起。解放八識之縛。不受拘染。不熏未來種子。而七識俱法執未泯執。此八識有可修可證之法。此無始時來暗藏種子。雖現行不起。而未即消滅。累此八識帶一分鏡中。遠影藏已捨。而此不捨。名毗播伽識。此翻冥熟。因伏果中。果位不圓。智成有漏。至等覺位。一剎那頃。七識轉盡。從此盡未來際。不受一毫熏染。無始以來。原不曾熏動絲毫。還與真如契合無二。名無垢識。一曰白淨識。解深密經立爲第九識。實卽八識轉後之

異名。入識與七識同時俱轉。八識無孤轉之理。故曰如束蘆交轉。轉入之功。全在第七。有一分因。即獲一分果。更無觀待。此已得阿羅漢果。不自憍懷放逸。墮四空天趣。而加修習之功。成熟淨行四品。凡二位升進。

四加行。此位未證唯識。乃二乘進道之階基。二品通四前二因。後二果。

一「煖」用智慧火。燒煩惱薪。薪不盡。火必不斷。常令溫煖。不受業風陰暗。逼惱身心。喜悅和暢。二「忍」於一切淨行難行難忍者。不怖不憂。不憚不退。如法修習。忍受擔荷。三「頂」煖品既熟。一切煩惱。盡皆退伏。超出濁欲界中。終不墮陷。四「世第一」。修習忍行已熟。於精進勇猛。成殊勝淨行。世所希有。此四位於阿羅漢果中。勤行不息。不貪天樂。乃得不入四空界地。但猶於根門修習。未證唯識。滅七淨入故。頂者。不脫身中之頂。世第一者。於俗第一。未離三界。特其精進既熟。自然一旦能發大心。入三資糧位。

(完末)

講演
演

船山先師詩錄

倪處士瓚

園居

周逸敬選

長夏新桐洗綠莖。乳鶯歷亂啄朱櫻。不知微雨遮青嶂。卽次流珠濺紫萍。
閒整丹經香篆歇。小臨鶴逕碧苔生。暮枰已斂湘簾捲。稍覺銀鈎挂嶺橫。

貝助教瓊

感亂

正作月來溪上霧。潮聲夜打澗東城。春花春柳皆他日。羽檄羽書悲此生。
戍火搖烟低片月。歸鴻掠浦警三更。堂堂歲月相欺得。明鏡新添雪幾莖。

講 演

子路使門人為臣。曾子易箦為聖賢禮以奉尊義以立身解 黃 翠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且子與其死於臣之手也。吾寧死於三子之手乎。且子縱不得大葬。子死於道。路乎。論語原文。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床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晙。大夫之簀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而晙。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箦。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且。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歿。檀弓原文

此二者。見聖賢于死生之際。一毫不敢苟且如此。或以子路不應行詐。曾子亦不應先受其簀為疑。曰。是又不知君子禮以奉尊。義以立身之道也。夫孔子在哀公與季

講 演 子路使門人為臣。曾子易箦為聖賢禮以奉尊義以立身解 一

講演 子路使門人爲臣曾子易簣爲聖賢禮以奉尊以立身解 二

康子之朝。尊之以國老。奉之爲師傅。欲有謀焉。則就之。所謂事之而非臣之也。夫子之不備。有司執事也。以公與康子終。不能用其道。是以不欲爲政也。然而固曰。吾從大夫之後也。子之疾病也。子路方爲季氏宰。用事于魯。以爲生未用其道。死必備其禮。是以使門人爲臣也。如其病之不問。而以有臣葬夫子。固未爲子路之謬也。夫子之責其欺也。以其違我不爲政之素志也。咎之曰欺天。所以深拒其強爲用也。此見聖人之不受虛隆之禮也。如此。曾子之易簣亦然。夫曾子在季昭子孟敬子之朝。亦國老也。孟敬子則其門人也。是以問疾而詔以君子所貴乎道者三也。季孫之贈曾子以簣也。亦尊賢奉老之禮也。且簣非命車命服。曾子何爲不可受。所謂如其道而不以爲泰也。既受之。何爲不可安居之有。此所以不易于啓手啓足之時。而易于童子隅坐執燭之時也。其終勿易也。固未爲曾子之遂斃于非正也。其必易也。則以聞童子之言。而我又增一義也。一息尙存。而見義必爲之道也。子春與曾元之不欲變。愛親之仁也。非所謂細人姑息也。童子特未計于病革之不可變。且未知曾子之聞言即欲變。不過以燭光所照而偶及之。而曾子聞之。則慨然以爲非我所斃之正也。

此見聖賢徒義。造次顛沛之不違仁。即正衿結纓之道。夫子之寧死于二三子之手。而不欲死于臣之子。其為義一也。要之子路尊師之禮。曾元子春愛親之仁。與夫子曾子之道。皆並行而不悖。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夫有臣與不易簣。不足為小德之出入。而不死于臣之手。與必易其簣。則以見聖賢之精義入神也。故凡執一以擬議聖賢者。皆嫂溺不援之禮也。惡足以見聖賢之大。惡足以知聖賢之深。或以為道必無二是。獨不觀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夫子皆以為仁乎。如無夫子三仁之言。吾知後世執一者。必以微箕為不義也。夫子于伯夷叔齊曰。求仁得仁。又何怨。而于管仲。亦曰如其仁。如其仁。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于溝瀆而莫知之也。後人不解器小之義。又謂管仲不能致主于王道。不知湯武之王。有桀紂之殘暴也。管仲若以齊桓公王。豈不背于天威不違咫尺之義。是又未解春秋之道也。故疑受簣之誓。亦非禮之誓也已。

讀經宜知體要議

黃 鞏

昔孔子刪訂五經。以示後學。又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是則

講演 子路使門人為臣曾子易簣為聖賢禮以奉尊以立身解 三

第

九

期

五經皆宜約之以禮也。不能約禮。卽不能得其體要矣。體要者何。易簡之謂也。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此學問必然之道也。何以五經之能約以禮也。如易者天道也。人第知易明陰陽而已。而不知陰陽者天之道路也。聖人繼天立極。必以人事達天道之窮通。則有禮存焉。故剝復否泰。爲天道之固然。而悔吝貞厲。爲人道之當然。剝何以能存碩果。否何以能固包桑。泰何以反戒陂平。復何以更憂迷復。且非其禮。則君子豹變而征凶。如其禮。則過涉滅頂而无咎。故凡爻辰卦氣錯綜參互。以求陰陽之變通。而爲趨避之術者。皆小人之昧禮而不知天道也。豈聖人之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哉。是故不能約禮。不足與言學易。書者人紀也。人第知書道政事而已。而不知政事者帝王之綱紀也。聖人修己以安民。所以能致親睦平章之化。則皆至禮所寓焉。故典謨訓誥。爲四代之陳迹。而祖述憲章。則至聖之集大成。典之咨卽以煥文章。謨之弗卽以驗成功。訓之申所以一君德。誥之嗶所以孚萬邦。見禮知政。聞樂知德。由百世之下。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豈非知人論世。尙友之功哉。若徒爲古今文之辯。武成洛誥之考訂。舜典皋謨之分合。又利其詰屈

警牙之字句。以矜考據之能。是俗儒味禮而習句讀者也。惡知聖人疏通知遠之教。故不能約禮者。不可與言書。詩者古樂章。朝野上下之歌也。夫子教其子與弟子必學詩。謂禮樂之本也。是故郊廟之頌。朝廷之雅。能辨其升歌。閒歌。而後能知父子君臣之節。變風美刺。變雅憂思。能定其三訓六義。而後能得與觀羣怨之情。若夫名物之辨。在比賦興。宛鳩弁舉。仁孝貞變之殊。唐棣蔓草。親愛榮枯之諭。因物生感。得其怨慕之心。若動以爲淫奔之戲。男女之私。於禮何與焉。况乎季札觀風。誤譏鄭魏。行葦宴享。五譌天保。不達於樂。是以誦詩三百。不能專對。今之說詩者。亦曾肄業及之乎。記曰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不能約於禮。亦不可與言詩。春秋者正名分也。名分之辨。莫大於禮。春王正月。敬天尊王也。削字書名。削名書字。肅紀綱也。內中夏外夷狄。固包桑也。進於中國則中國之。邾莒是也。進於夷狄則夷狄之。杞郕是也。荆楚先書人。後書爵。嬰齊側圍。皆稱公子。知其僭於內。勿僭於外也。秦術楚椒吳札。皆削字也。褒貶何分。石隕鷓退。恆星不見。日月重食。天變也。戒勸何徵。奉祖可以拒父。夫子何以正名。子貢何以申其不爲。九世嘉其復仇。父仇兄弟之仇。從父昆弟之仇。

第

九

期

禮何以必嚴等差。魯之臣子。何以自忘君父之大仇。凡此乖禮之議。實亂大倫。故不能約以禮。不可與論春秋。禮者天下之達道也。父子君臣兄弟夫婦朋友之倫。百世不可變。朝夕不可離者也。其經何在。曲禮內則是也。其列爲經禮者。則郊社禘嘗。朝覲會同。冠昏喪祭燕饗之分焉。其經何在。則郊特牲大傳禮運禮器祭法祭統是也。其祭義冠義昏義諸篇。則禮經之傳也。唯天下至聖。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凡此皆大經之昭垂者也。後世分列三禮。不知其要也。周官者官職制度也。非禮也。如近代之會典耳。無論其爲真爲僞。亦無徵之文獻。此二王所以執持以誤天下也。何也。以因革損益論。亦久革之而非所因也。况其名稱。本與尙書春秋無有合者乎。先儒據周官注五經。動爲齟齬抵觸。儀禮之十七篇。儀也。非禮經也。且周末文勝之儀也。何以辨其然也。禮之重者。莫切於五倫。而儀禮不著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晨昏侍奉。朝野交際之威儀。禮之大者。莫大於郊社禘嘗朝會。而儀禮亦無其文。其覲禮一篇。詳於宮牆旗壁。而無協時月正日同律量度衡諸大端。其非隆周制作。概可知已。先儒經傳通解一編。本末倒置。使早刪正二戴之書。分其經傳。則後世學者無歧途。

矣。蒙是以不能已於經傳章句之述也。

申讀經宜知體要議

黃 羣

竊維今日讀經。萬不可不削其偽謬。置其無徵。以從易簡。否則無裨實用。枉費心思。昔之爲學者。童年入塾。皓首窮經。而淹通者不數人。况今日乎。今之世變甚矣。中外交通。文化互進。欲求體用博達之才。斷非以僅能讀十三經爲能事。矧十三經幾時可通乎。孔子刪定五經。使人博文約禮。若孔子生今日。又不能不亟謀刪定矣。何以必刪定也。卽正經興民之義也。然則經有不正者乎。曰。凡謬僞無徵。不足以興民行者。卽不正也。如易正也。聖人明天道正人事也。而雜以河間女子所獻說卦三篇。無當於悔吝貞咎。徒使後人支離傳會。昧聖人進德修業之義。此足以興民乎。書正也。當於帝王治道所載也。而讀者徒辯駁古今之文。穿鑿信屈聲牙字句。而昧九德九功事業。五事五言義理。周官立政典章。課虛求異。足以興民乎。詩正也。子曰興於詩。謂能感發人好善惡。不能自己之心也。而說詩者。不知三訓六義。不辨樂章。不論人世不體物情。動以爲男女相悅。淫者戲詞。味君父友朋之節。興觀羣怨之情。足以興民

第 九 期

乎。禮正也。禮曰親親也。尊尊也。男女有別也。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故曲禮揭敬以安民。內則重降德之命。所以立人極也。而誤執官儀者。反謂此爲小學支流餘裔。乃瑣屑於堂面圖制。領緣尺度。戒宿占筮。而忽農昏奉養。函丈趨承。臨洫瞻視。篤親興仁大節。獨不聞女叔齊譏魯侯習儀。孔子譏季氏繼燭乎。此所謂不能三年之喪。而繼小功之察。放飯流饌。而問無齒決也。是足以興民乎。春秋正也。聖人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詞。其於亂賊之誅。戎狄之膺。有不得已之深心。是以晉趙盾許世子之弑君。不稍寬假。而說春秋者。侈於素王之尊。三世昇平之節。昧褒譏大義。其足以興民乎。凡此皆經之障蔽。障蔽不祛。則經不明。孔子惡莠恐其亂苗也。惡紫恐其奪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孟子之距楊墨。亦如是爾。蒙是以必祛謬僞無徵。爲其亂經也。經亂則無以解惑而入道也。晚近造謠廢經者。亦緣後世經師。好逞駢枝臆說。以疑人心。然後乘隙。得行其因噎廢食之計。今欲復經。而不先祛謬僞無徵。是自豎可攻之的。予人以口實也。况乎尤謬僞者。莫僞於周官。莫謬於公羊。周官何以僞。六官分職。如彼繁瑣。而尙書立政任準牧。三宅三事。司寇五正。司空圻父農父宏。

父皆莫之載。孟子不聞班爵之詳。其略則同王制。不削僞周官。則詩書孟子皆不可信。且既爲周之大典。何以孔孟不述。諸子百家。亦莫之聞。焚坑之後。獨傳漢世。不待智者而知矣。此僞不削。後世必有更執以誤蒼生者。公羊何以大謬。春秋書春王正月。明諸侯奉周正朔也。公羊曰。王者謂文王。試問三分服事。其即改正朔乎。以此誣之。反累其至德。衛輒奉祖拒父。大悖正名之義。衛侯燬滅邢。滅同姓也。猶是責備賢者之意。齊襄禽獸。吞滅同姓。則書紀侯。大去其國。等諸三叛人書盜。並奪其名也。而公羊誇其復九世仇。夫九世可仇。是使虞夏商周之裔。皆將日尋干戈矣。悖倫倡亂。此謬不削。使學者從於禽獸。無父無君。則天下人相食人之亂。何日已也。無徵者何。儀禮是也。冠昏喪祭。戴禮顯明。冠而後昏。樸愿家鄉。於今未廢。吾學錄諸典所載。皆從宜從俗也。若執儀禮而行。筮席門數日。筮賓數日。加以宰贊兄弟之期告。有司陳設。不數十日。不能成禮。是尙可行乎。特牲少牢饋食。士大夫薦。如彼繁瑣。必非質明行事。閭朝可退。故曰周末文勝之儀也。况按有司徹。尤無倫類乎。昔張蒿庵三十讀儀禮。五十九始通句讀。爲寧王九溪幼畫堂室圖。至老未辨方位。遂焚之。存分節句

讀。是二儒者。世所希有。讀且難之。矧循之以行乎。今自量與學者。果大過於先儒歟。吾見其惑也。方今復經未能。吾儒當切究五經倫禮。庸行庸言。躬親導人。庶可望興民乎。若徒抄襲書目語錄。以誇博。高語理障。以欺人。是猶治絲而棼之也。蒙是以不惜盡言。而忠告道之。

船山注重五經說

黃鞏

期 九 第

先生箸述宏博。而獨注重五經者。以是為孔子所刪定也。漢氏所出多編。未經孔孟稱述者。皆偽謬也。故後世稱七經七緯。九經十二經十三經。先生未嘗肄業及之。蓋尊守孔子而已。易書詩春秋。夫子手訂成編。惟以禮為執。禮樂者。所以日率七十子。踐履時習。而不可須斯離者也。自晨昏奉養。函丈趨承。臨洫瞻視。常變交際。辭氣威儀之則。皆載之曲禮內。則玉藻諸篇。其郊社禘嘗冠昏食喪之義。則有大傳郊特牲禮運禮器樂記諸篇。皆夫子所示之執禮也。中庸大學祭喪冠昏諸義。則曾子子思發明夫子執禮之意也。戴氏所傳。雖擇有不精。較之高堂河間所出。則涇渭顯然也。惜後儒經傳通解一編。誤以無徵文獻。反為日用躬行之隔閡。幸有船山章句。玉池

質疑二篇。循流溯源。典型未墜。蒙是以述經傳章句。暨五經述禮。得握其要也。先生深鑒於明季諸儒。經學道學文學。結社聯盟。盛於兩漢唐宋。而終無救於明室之隕。敗。是以揭興亡之輿於史論。藏幹濟之用於黃書。示機權之數於俟解噩夢。誠不欲後世學者。徒尋章摘句。無補於中國危亡也。今之世變。更倍於明季矣。明季不過有變夷之患。今則爲獸化之憂。固廢經者釀成如此之人心。吸成如此之風俗。迫成如此之世局。吾輩振鐸而呼。欲以舊道德挽狂瀾於既倒。而上之不能揭聖人廉頑立懦之風。以振興民行。次之不能法豪傑動心忍性之力。以激勵人材。而徒效明清諸儒。呻吟咕嗶。課虛叩寂。抄襲書目語錄。自矜淹博。誇爲理學文章。驅天下青年銳進之子弟。都成爲既微且樞之徒。有何益乎。蒙是以慨觀於新舊學校。不能已於私憂竊歎也。管子曰。欲正天下者。材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材蓋天下。而工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工蓋天下。而器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器蓋天下。而士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士蓋天下。而教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教蓋天下。而習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習蓋天下。而不徧知天下。不能正天下。徧知天下。而不明於機數。不能正

第 九 期

天下。故必有無敵者八。而後能出而正天下。管仲且然。而况今之世乎。今之所望於學者。欲其能出而正天下也。欲其能出而正天下。則必思何以鍊其材。何以繕其工。何以大其器。何以成其士。何以正其教。何以端其習。何以老其識。而徧知天下。何以達其慧。而明於機數。是以非有王通之樂育。不能成房杜魏王之才也。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將爲今日遠大之器。非抱有伊周之道。管樂之才。瑜亮之智。斷不能一出天下。而能轉危爲安。轉敗爲成者。然而今日中國之危敗。又非無人也。無力也。無非蔽於黑幕而已。今之黑幕。卽教育界。而亦有其焉者也。不揭開黑幕。而欲教之易入。才之易成。不可得也。今之教授。無論新舊學。必將一切庸腐研究名詞。概行洗刷。一切張皇圖表方式。概行取締。闢開一條大道。使學者坦然由之。然後其道可就也。否則臧穀牧羊。所事雖殊。其亡羊一也。蒙以爲於今學者。以道德論。則以篤行爲實。以才藝論。則以毅弘爲能。果能正以易書詩禮春秋之經。緯以天文輿地史志輜略之用。充其惻隱辭讓羞惡是非之心。達其常變經權計數機宜之識。而後澄幾觀變。酌古準今。天下之能事皆

備矣。而天下之重遠可任道矣。夫正以易書詩禮春秋之經。則凡經之蔽障蠹賊。不可不去也。緯以天文輿地史志輶略之用。則凡訓詁名物考據詞章。非所急也。充其惻隱辭讓羞惡是非之心。則凡墨荀韓非申商之言。不可導也。達其常變經權計數機宜之識。則凡虛偽標準表冊之形式。可省減也。何者。非奪精移守。即玩物喪志。且曠時廢日也。故學不欲雜。雜則龐。龐則室遠而難入。道不欲分。分則多。多則路歧而難尋。願將藥石之言。用贈繞朝之策。

論宋代詩派 續第七期

湘鄉王禮培佩初

宋初之詩。承晚唐格調。輒為西崑體。楊億劉筠錢惟演李宗諤以下。凡十七人。有西崑。誦唱集。負其博麗之才。求工巧於字句對仗。翦綵雕蟲。砌石補柄。有色無香。有形無神。一題一詩。足了斯義。無興觀羣怨之可言。蓋砌貼多。則性情少。事實多。則寄託廢。塵閉撲地。歌吹拂天之場。必無高人韻士。涉足其間。此之謂力盡於外。精竭於內。蘇黃最忌此種。所取者。意象之間。所寄者。空靈之表。嚴羽羚羊掛角之喻。其空靈在。氣概蘇黃之才高意遠。其空靈在意象。分際自殊。知其解者。且暮遇之矣。西崑祖義。

第 九 期

山義山麗而能清。西崐滅盡性靈。所以不如晏元獻宋景文又揚其波。王元之始獨立於舉世風靡之日。掉鞅詞壇。一變而爲李杜堂堂之陣。雖其識解之超。抑亦風會所趨。有不期而然者。初唐盛唐轉振移易。莫不皆然。吳孟舉宋詩鈔。竟舍西崐而冠王元之。其見自卓。若以語宋初詩派遞嬗之故。卻未合乎知人論世之旨。雖然。元之之變。變西崐也。非變唐也。夫詩至於宋。有不得不變者。山川景物。天地網緼。被唐賢吸收略盡。後人偶拾一二生新之句。曾何與聲律節奏之微。歐梅之興。初變體勢。神氣未完。元祐間。蘇黃始致力於典章國故之弘規。師友名臣之言論。仰觀俯察。敷陳詠歎。一時是非得失之故。往往藉詩篇以發其端緒。而貞淫正變。亦由此出。不徒以寄慨芳草美人爲託物起興之詞也。所以別夫唐賢而爲宋賢。置之唐賢集中。不能擬似。舍是而言宋詩。區區較其景物。量其字句。夫豈宋人精神所繫。乃馮班紀昀之徒。趨於韻調之末。挾風人之旨四字。以爲詆譏宋人之資料。其視詩教。狹且陋矣。孔子不云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乎。溫柔敦厚。是卽風人之旨。純乎此旨。則愚而已。馮班紀昀是也。不然。溫柔敦厚。奚以云不愚也。宋人以體量爲形。以空靈爲神。

蘇出於白。而白無其趣。黃原於杜。而杜少其奧。是蓋牢籠萬象。翕闔陰陽。靈慧環生。糟粕盡淨。驅使古人而不泥就。古人者。明七子學於盛唐。而蹶於盛唐。錢劉學於西。峴而蹶於西。峴皆瞻顧矜持。屈已徇人。故莫之能拔。李于鱗八陣雲開。屯虎豹。大江潮落見。龜鼉之類。果何爲而有是言也。杜牧之蝴蝶夢。中家萬里。杜鵑枝上月三更。東坡指爲死句。陶公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方爲才高意遠。黃山谷桃李春風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燈。自謂有砌合之迹。不如竹石牧牛四句。乃可言至。錢劉之酬唱。皆砌合之死句。須知蘇黃是造句。不是鍊字。方虛谷更創爲詩眼之說。習於宋末鍊字訣。非所語於蘇黃也。其實五七字。有天然轉捩處。特用字。有能手拙手。俗手之別耳。蘇黃二公詩境。各具空靈之妙用。蘇從機趣中。取得空靈。黃從奧衍中。取得空靈。皆所謂不犯正位。不落邊際者。雖然。機趣可以與象得之。奧衍非從古歌謠中領悟。未見其有合也。呂紫微謂山谷論作詩。當從舜皋陶慶歌及五子歌以下。皆加精考。故余論詩。必斷自唐虞已下。今人伏案拈管。便爲眼前光景。意中字句。糾纏筆端。如凍蠅投臆。揮之不去。則胸次不超。學識不充。爲勢之所必至。陳聲伯渚山堂詩話

第 九 期

云。昔人謂許渾千首濕。杜甫一生愁。甫之遭際。不是無病呻吟。效顰則可鄙。許之風雨江湖。河海溪澗。水泉池沼。波浪潮汐等字。無詩不有。誠哉。其濕已他如鄭谷好用僧薩天錫喜用芙蓉。作者被其糾纏。或不自覺。是皆眼前光景之爲累也。陸務觀詩。我得茶山一轉語。文章切忌參死句。自道甘苦之言。滅除死句。便是空靈。山谷亦云。意無窮而人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無窮之意。雖淵明少陵。不得工也。必易其心。而造其語。謂之換骨法。規模其意。而變化之。謂之脫胎法。錢劉學西崑。十九死句。馮定遠。惟不知此法。遂不知國秀才調兩集之精英。恃其虛憍。妄詆宋人。及身而其餒瘠矣。南渡之陸范。亦是眼前光景。寫得太多。收功祇在句下。才旣不高。意自不遠。境便不超。昔人謂用事當如水裏著鹽。寓意當如空中散花。決非錢劉之板比。陸范之爛熟。所可儼矣。

歐陽永叔爲北宋宗師。有開物成務之功。然敘事寫景。未免辭盡意盡。作詩要以辭隨意。遣爲合乎以意逆志之妙。永叔之詩。略如其文。時際昇平。自無苦語。而於韓公之妥貼排奐。一不能似。雖其力去崑體之砌合。而已傷於冗沓。今之胸無卷軸者。本

鮮。砌。合。之。資。材。欲。自。託。於。永。叔。文。飾。其。寒。陋。隨。題。敷。設。便。可。數。紙。非。詩。非。文。配。成。韵。字。直。是。無。以。名。之。韓。公。氣。體。宏。大。天。才。學。力。翕。闢。行。間。其。質。朴。細。屑。處。自。在。天。真。豈。數。鹽。米。而。計。阿。堵。者。可。比。學。之。則。不。能。似。詠。之。則。不。見。其。際。是。皆。其。氣。體。與。人。殊。科。有。以。致。然。也。永。叔。自。誇。其。廬。山。高。明。妃。曲。於。子。棐。謂。太。白。子。美。不。能。爲。惟。吾。能。之。何。其。言。之。不。作。若。是。廬。山。高。得。太。白。之。奔。迅。無。其。飄。逸。與。其。波。瀾。亦。長。短。句。庸。調。耳。行。人。舉。頭。飛。鳥。驚。以。形。高。峻。視。少。陵。下。窺。指。高。鳥。俯。聽。聞。驚。風。二。句。快。鈍。何。如。元。吳。萊。作。泰。山。高。以。仿。永。叔。奇。逸。之。氣。固。自。勝。之。明。妃。曲。多。鈍。根。語。耳。目。所。及。尙。如。此。萬。里。安。能。制。夷。狄。一。涉。議。論。便。有。學。究。氣。須。憐。鐵。甲。冷。澈。骨。四。十。餘。萬。屯。邊。兵。又。類。僞。氣。王。阮。亭。譏。之。翁。覃。溪。謂。非。當。家。之。作。明。妃。曲。本。和。王。介。甫。而。黃。山。谷。獨。服。介。甫。不。取。其。議。論。也。山。谷。自。書。磨。崖。碑。詩。內。間。張。后。色。可。否。外。間。李。父。頤。指。使。言。各。有。當。讀。中。興。碑。頌。自。異。明。妃。曲。教。器。之。所。云。四。瑚。八。璣。祇。可。施。之。宗。廟。者。乎。陳。后。山。裕。陵。古。墨。行。云。睿。思。殿。裏。春。夜。半。燈。火。闌。殘。歌。舞。散。自。書。細。字。答。邊。臣。萬。里。風。塵。入。長。算。展。開。局。面。光。燄。燭。天。以。詠。物。小。品。吸。取。空。靈。不。著。半。點。朽。腐。自。然。壓。服。永。叔。矣。

第

九

期

梅聖俞詩筆枯淡。思致刻苦。而取徑出味。卻自平淺。人稱其五律澹遠幽深。皮相之論也。彼其澹處。傷於易率。遠言幽深。其合者。差似姚武功。施愚山驚其扁舟洞庭。去落日松江宿。爲蘇州隨州之比。然未能通篇振作。要作醞藉。自成境界。七律氣局。不能彌綸行間。遂爾茶靡。古體亦以清澹見勝。尙能涵融。晚年鉤稽徑路。令人改觀。以換陳言之法。移入詩境。轉無以狀其所至。韓公是鎚鑿。不是改換。幾微之辨。判若鴻溝。聖俞本藉吟詠爲性命。其云人間詩癖勝錢癖。彼自以爲勝耳。心中不欲言。口中不必言。爲編詩計。乃不惜搜韻索句。興無所託。事無可比。流連光景。於六義曾何與乎。永叔推爲樂之苗裔。阿所好而忘其言之悖矣。陳去非語人。聖俞詩慎不可讀者。感觸少也。聖俞有洗滌崑體之功。歸於平澹。放器之謂宛陵。如關河放溜。瞬息無聲。境界亦全不似。聖俞嘗言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論則善矣。狀景或有至者。含意未臻。其妙也。本以平衍之筆。必欲從刻削逼仄。以顯其效用。又好以強韻驚人。益覺不類。龔嘯云。去浮靡於崑體極弊之餘。存古澹於諸大家未起之先。斯則不爲無功矣。聖俞嘗語蘇子美云。永叔自要作退之。強差我作孟郊。永叔

亦云。郊死不爲島。聖俞發其藏。固以閻仙當聖俞。聖俞亦以閻仙自期許也。王明清揮塵後錄。記李邯鄲家。有聖俞詩善本。世所傳係歐公去其善者。忌能名之壓已。明清辨之。王阮亭許爲知言。余謂文人相輕。自昔而然。其相輕也。卽其相忌。不必強爲歐公辨。近刻郭侍郎嵩齋養知書屋文集。以余所聞。卽有此弊。

蘇子美梅聖俞。同爲宋初轉移風氣之先聲。而途徑各別。子美筆力豪雋。劉後村稱其歌詩奔放。勝於聖俞。及蟠屈爲吳體。則極乎妥貼。蓋宋初始爲大雅。古朴中具灑落淳蓄之妙。兩家所同。而梅之深遠閒淡。蘇之超邁橫絕。則又各出機杼。永叔所謂不能優劣者也。余謂子美筆力固自豪雋。肌理不免鬆疏。但非粗淺之謂。至其性情悱惻。骨幹充實。值皇路清夷之際。音節和緩。祇跌宕頓挫之境。有所不逮。比於幼學未能壯行。及真宗仁宗之朝。蘇黃始大。荆公鼎足而三。三家之詩。皆宋人所注。蘇之恢嘲。黃之槎枒。王之鋪敘。各具獨到。蘇詩機趣橫生。黃詩支蔓盡除。王詩一綫鑽入。不事轉變。既別蘇黃。復異宋派。名稱稍後。則相業之累也。

東坡天才散朗。古體極其跌宕。奇偶雜陳。離開唐調。自爲風氣。稍近太白昌黎。亦異

第九期

歐梅。太白有其駿快。無其恢嘲。昌黎有其傲兀。無其禪悅。一種疏鬆愉快之致。引人改觀。篤於性情。善處兄弟友朋之間。辭溫而意擊。大篇選局。布勢軒蕩。開豁中間。鋪張實際。稟語撐空。引滿待發。入後層層收轉。遠呼近吸。淳蓄頓放。一絲不走。一滴不漏。綜其境界。有曠遠。有激詭。有幽秀。有跌宕。有奔放。有諷刺。有雄奇。有典重。有寄喻。無所不包。特忌奧衍之筆。與山谷異趣耳。凡經子野史。稗官虞初。仙佛玄理。無不通曉。細大不捐。紀曉嵐以晚唐眼光。譏其不合風人之旨。馮定遠賀黃公。且目爲赤體。謂唐多風詩。比興爲尙。則將曰宋多賦體。雅頌爲尙。可乎。爲唐爲宋。爲賦爲比。思無定位。題無定製。安有一旨。可概其全文。廷式芳蓀室談錄。讖紀評蘇詩。實未脫學究氣。余謂紀評瀛奎律髓。亦祇是從字句間。尋其起伏照應之迹。與方虛谷旨趣相同。皆非善讀宋詩者。東坡諸體皆妙。王阮亭謂七律不可學。以其調不類唐耳。庸詎知東坡原是不欲踐唐人之迹者。如奉詔決囚五百字。排比對仗。一氣渾灑。不窘不雜。敘述風土。因物付物。似香山東南行。末段挽到子由。趁勢結束。心手靈敏。結兩句不對。亦是唐人舊法。其去杜祇欠沉鬱二字。則時代氣運之適然。文人所不能爭者也。

香山自言生平所遇皆愜心之境。東坡坎軻潦倒。反謂似之。蓋其胸次。皆能以禪定平其得喪。故其詩其人其境。若或似之。若不似之。我是香山老居士。華顛賞遍洛陽春。讀者可以規其胸次矣。

山谷詩。才高意遠四字盡之。東坡之言曰。讀山谷詩。如見魯仲連。李太白不敢復論鄙事。秦少游則謂每覽斯編。輒悵然終日。殆忘世事。蓋少游詩境清淺明麗。語以高遠。自爾媿嘆。有似孔門之言。吾與爾弗如也。而山谷於晁張。則云晁子智囊可以括四海。張子筆端可以迴萬牛。於東坡則云我詩如曹槍。譴陋不成邦。公才如大國。吞五湖三江。服善之誠。絕不以己之所長。繩尺他人。或疑山谷謂東坡不懂句法。此謂東坡不能鍊字耳。東坡較山谷江字韻詩。山谷見之。謂子瞻何苦收斂光銑。入此窘步。收斂光芒。反常合道。為山谷退藏於密之玄機。自來論黃詩。學黃詩者。均不能拈出斯旨。吾於紀馮輩。又何譏焉。宋史稱山谷。自黔州以後。句法猶高。實天下之奇作。非規模唐調者。所能夢見。劉須溪謂用字寡情少恩。如法家者流。又似息夫人絕世獨立。三年一笑。斯為善於形似者。劉後村謂豫章稍後出。會萃百家句律之長。究極

第

九

期

歷代體製之變。搜討古書。穿穴異聞。作爲古律。自成一家。隻字半句。不輕下筆。爲本朝詩家宗祖。余晚讀山谷辭。服其真積力久。格高律熟。意奇句妥。妙脫谿逕。言侔鬼神。善能奪胎換骨。而歸之於反常合道。冥杳不可探之境。金王若虛謂朱少章論江西詩律。是用崑體工夫。而造老杜渾全之境。余謂此少章之淺。其云江西出於崑體。審指其鍊字耳。詎識崑體鍊實字。江西乃鍊虛字。徒齊其末。寧足論古乎。若虛點化陳腐以爲新之論。亦是從字面上。尋求山谷之迹。象未悉山谷命篇布局之奧。竅若夫元遺山論詩絕句所云。不啼自道醜態。更不足置辨。山谷之詩曰。待渠弓箭盡。我自味無味。可以知山谷之所志矣。蘇黃迭起。山谷逼處於東坡盛名之下。自非別樹一幟。鞭辟盪決。卽寄籬下爲附庸之國。安能與五伯七雄。馳驅中原。窺其用心。不徒是突過歐陽蘇梅。直欲以孤微之辭。旨嘔折之骨幹。排稟其氣體。胎蕩其機趣。奪東坡跌宕豪健之席。而據之。不肯北面。而朝更欲南面。稱孤如海上成連。移情在高山流水間。東坡之光芒四射。舒張恢廓。適足與山谷之收斂光芒。確犖槎枒。兩不相讓。一則務在條達心志。一則務在經營意象。善乎陳去非之言曰。東坡賦才大。故解縱。

繩墨之外。而用之不窮。山谷措意深。故游泳玩味之餘。而索之益遠。兩公同任斯道之重。爲繼往開來之宗。馮定遠又稱山谷有力。氣勢轉折。固是高手。則亦能窺見山谷一斑。不似吳修齡純乎不知而作。且言山谷開淺直之門。余謂琢不傷巧。密不露芒。厥惟山谷。

荆公處蘇黃兩大國之間。爭衡壇坫。將何途之從。則毅然學唐。蘇黃在能變易。唐人面目。荆公則不欲遽離唐人面目。運用經史。自出機杼。荆公嘗從宋次道盡假唐人詩集。博觀約取。晚年始悟深婉不迫之趣。其精嚴處。步驟老杜。或謂得杜之工緻。少其悲壯。讀之久。令人筆拘而格退。此亦入微之論。但時非天寶。喪亂之音。無自而生。必欲作無病之呻吟。則明代前後七子。優孟衣冠。其狀惡已一甚。一呂晚村爲吳孟舉作宋詩鈔小傳。則謂安石遺情世外。其悲壯卽寓閒淡之中。似欲迴護荆公。反失其真。余謂荆公於章法句法字法。在在有唐人之妥帖。濟以宋人之紆徐。而能始終不懈。然有識其體格如一。卻少變化者。是則昧於此之所謂別乎蘇黃。此之所謂宋人學唐。山谷云。格高而體下。斯言得之。楊誠齋讀唐人及半山詩云。半山便遣能滲

第 九 期

透。猶有唐人是一關。人服其論之至當。不知已失宋人參唐之旨。純以唐人繩荆公者。必如北地濟南。雙鉤填廓。而後謂之學唐。適足爲荆公所竊笑矣。荆公學博無涯。舉儒釋老莊凡將急就醫卜星象之屬。無不牢籠播弄。幻其形神。晚年詩律極嚴。古體善押險韻。善使奇字。一綫追入從昌黎來。惟開闢精神。有遜杜陵耳。律體學唐而去其排場。七律深密精切。東坡猶當讓步。但時有露骨處。如江月轉空爲白晝。猿分嘖與黃昏。一水護田將綠繞。兩山排闥送青來。善則善矣。不免舉鼎絕脈。痕跡宛然。七絕自宋以來。得唐音遺響。荆公一人而已。楊廷秀自言初學半山七絕。晚乃學唐。可知荆公七絕之原於唐。可知廷秀服荆公七絕之原於唐也。山谷亦言。荆公暮年小詩。雅麗清絕。脫去流俗。每諷詠之。便覺沈澀生牙頰間。其服膺如此。然其詩在宋元之間。無有能讀之者。洛學行而士夫幾以博物爲喪志。江西盛而拘於一隅者。更以學唐爲不脫窠臼。荆公之詩。遂廢而不講。觀於入相未謝。杜門題窗云。霜筠雪竹鍾山寺。投老歸與寄此生。又云三十六陂煙水白。頭想見江南。則入世一念之差。原非素志。並其詩而不觀。毋亦固陋之甚乎。

陳后山自棄舊作。近師山谷。遠宗少陵。爲江西宗派之首。其贈山谷詩云。陳詩傳筆意。願立弟子行。山谷亦稱其挽司馬公政方隨日化。身已要人扶。爲不可及。任淵注山谷。復注后山。其序后山云。讀后山詩。如參曹洞禪。不犯正位。切忌死語。非冥搜旁引。莫能窺其用意深處。因爲作注。蓋法嚴而力勁。學瞻而用變。涪翁已後。難可與敵。余謂后山嚴於首尾。照顧之法。故於謀篇謀句。擁被微吟。成之甚艱。肌骨聲調。務入純淨。其於涪翁。得法外意。溫密之中。時露峭崛之態。涪翁如峻阪懸崖。絕人攀躋。不可驟幾。后山徑路透蛇。步步引人。馮定遠謂后山五言貌似老杜。最不可學。其說仍是守其非杜之見。何論后山。然學杜從山谷入。自無框殼。徒具之弊。敖器之評爲深林孤芳。冲寂自妍。框殼云乎哉。

陳簡齋詩。風格高舉。筆力沉著。與后山同出於杜。身逢亂離。略同天寶。建炎間避地湖嶠。惓惓君國。詩篇清壯之氣。不類后山之孱弱。后山窘於邊幅。簡齋能開拓同勢。處杜陵之時。爲杜陵之詩。故所得在骨格之似。非軀殼之遺。能以簡嚴掃除。繚縟。能以溫厲滌洗。尖新。品格自在諸家之上。吳修齡謂簡齋詩以趣勝。而受病於此。俊氣

第

九

期

終不可掩。夫興趣之與峻氣。原爲二道。興趣在意味之間。俊氣乃骨格之似。既受病於興趣。尙何俊氣之可言乎。簡齋學杜。亦是由山谷追入。劉須溪序其詩勝后山。若以擬東坡。則譬之於花。謂高品則色不如香。論逼真則香不如色。是以簡齋之光景明麗。肌骨勻稱。亦東坡所不及。簡齋之言曰。詩至老杜極矣。蘇黃始復振之。東坡才大。故解縱繩墨之外。而用之不窮。山谷措意深。故游泳玩味之餘。而索之益遠。要必識蘇黃之所不爲。然後可以涉老杜之涯涘。玩味斯言。可以定其品格。取其逼真。能去矜持。余每以此旨繩后山。稍覺著力。便犯矜持。小雅之詩曰。訐謨定命。遠猷辰告。德人之深致。固不若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之感。發自然深至。可謂玄奧之論。昔人謂簡齋天分既高。用功亦深。意不拔俗。語不驚人。不肯下筆。晚歲齊物寓興之作。紆徐粹美。最耐涵詠。矜持爲作家所必去。然過求拔俗。過求驚人。便落矜持。而不能自覺。審詩之爲道。微乎微矣。方虛谷云。嗣陳黃而能恢張悲壯者。陳簡齋也。流動圓活者。呂居仁也。清勁潔雅者。曾茶山也。所評允當。

秦少游詩。呂居仁謂其過嶺以後所作。嚴重高古。自成一家。少游本以輕倩婉約爲

務或譏其風光細膩。近於詞句。蓋其少作如是。觀其服膺山谷之詩。有悵然終日。殆忘世事之語。其於少作。早已廢然思返。蘇門稱秦晁。晁以氣勝。灑衍而新崛。秦以韻勝。追琢而滄泓。今觀過嶺以後諸詩。仍不離綵綯。於蘇門中壯逸。不如无咎清健。不如惠洪。

張文潛史稱其詩宗白居易。樂府效張籍。近體工警不及白。而醞藉間遠。別有神韻。樂府古詩。用意古雅。亦長慶體爲多。子瞻云。秦得吾工。張得吾易。而工則可求。易則難到。人或忽之矣。山谷云。張子筆端可以迴萬牛。則詩人與會所至。未爲定論。文潛祇落得清淺二字。

晁无咎詩。有俊逸。蹇刻之思。不作平易寬泛之語。與弟具茨。各有獨到處。无咎波瀾較闊。具茨邊幅稍狹。劉後村謂具茨詩。惟放翁可繼。殊爲失當。具茨嘗謂呂紫微云。我詩非不如子。祇子差熟耳。意似輕視紫微過熟。紫微答云。熟便是精妙處。蓋亦不滿具茨。故反其意以示之。今觀其詩。雅量冲容。氣勢寬紆。一洗詩家窮餓酸辛之習。乃與放翁各立一境。而一則富有萬首。一則艱於篇什。

第

九

期

韓子蒼本學山谷。呂居仁列之江西宗派圖。子蒼意不樂。以其曾爲東坡所拔識。乃欲自異於江西。其果有異於江西乎。抑有合於東坡乎。恐子蒼亦無以自解。子蒼有磨淬剪裁之功。不吝改竄。寄人數年之詩。復爲更定一二字。故詩不多。而密栗以幽意味。古澹。殆欲別立門戶者。汴水自颺三百里一首。清空瀏亮。通首活躍。馮定遠詆爲死句。不知所謂活句者云何也。有人問詩法於呂居仁。居仁舉此詩云。後之學者。熟讀此詩。思過半矣。余玩此詩。全是寫景。祇茫然不悟。身何世。一句帶動全局。居仁之論詩法。意在斯乎。子蒼之瀏亮清空。有合於居仁。或且譏其詩多官樣。馮定遠則謂汴水一首不落板。吾誠不知何者。遂爲落板。何者。爲非官樣矣。曾茶山清遠。疏散無一奧語。無一腐語。以云深厚則未也。其亦子蒼之支流者乎。江湖派專主之。尤楊陸范。皆出其門。務觀尤推服之。究其所成。未極渾涵之能事。四庫館臣。稱其風骨高竦。含蓄深遠。介乎豫章劍南之間。可謂味於句律者。茶山豫章。相差天淵。不過遞相祖述。烏睹所謂介乎其間者。且務觀爲其門下士。是師之所至。而介乎弟子之間。不亦謬乎。今讀劍南詩藁。亦是不能研鍊。遑論渾涵。

呂居仁最服山谷。作江西宗派主客圖。自陳師道已下二十五人。傳者今不及半。殆亦聲氣之感。不盡繫乎宗派歟。居仁詩境。主於自然。稱彈丸法。其所成就。在言從字順。盡反槎枒贅確之態。妙出新意。於流動圓活之中。惜墨如金。故語不陳腐。體近茶山。居仁有句云。丁寧入漢魏。委曲上唐虞。學者從丁寧。委曲四字。悟入自不患平衍。陳踏之弊矣。其後方虛谷又有一祖三宗之說。以繼居仁主客圖。謂杜甫黃庭堅陳師道陳與義也。虛谷欲自託於宗派圖。故繼爲是說。以明自家指歸。

唐子西與衍屈折。時有生剝處。其善者。沉密精嚴之中。饒有疏秀寬綽之致。自南遷海表。詩格益高。曲盡南州景物。並不作憔悴悲酸。三月無君之態。劉潛夫謂其出稍晚。使及坡門。不在秦晁下。讀其詩。結束精悍。體正而辭奇。藏芒鋇於簡淡之中。寄神韻於聲律之外。可謂服膺之至矣。字裏行間。新機濺濺。於山谷境界之外。別開生面。功力自不易到。子西與東坡同生眉山。同貶惠州。詩境雖較東坡肌理粗疏。而風骨道邁。不媿小東坡之目。大家名家之別。以此。雖然寬之一字。子西所擅也。范石湖詩。縉而不釀。縮而不窘。一種清新嫵媚之致。極似陸魯望之於晚唐也。上法

鮑謝而學力才華。小於務觀。一飛一潛之技。未能遽語高深。姜白石稱其溫潤。七絕尤雅韻宜人。暢於四肢。馮定遠錢蒙寔竭其才力。僅能追步。惜其去幽秀沉著。尙隔一程。

陸務觀詩。出於曾茶山。而序呂居仁詩。又自謂出居仁。要皆爲江西派之支流。其自述得力處云。我得茶山一轉語。文章切忌參死句。余觀務觀詩。平熟近居仁。檢點門面。雖無死句。難免膚淺。才富而未能洗刷。自謂不如楊誠齋。殆亦嫌其句冗調庸。難語超脫。但誠齋超脫。有失之粗淺處。務觀僅能範我馳驅。譽之者謂其有少陵之心事。有東坡之才分。乃因其平熟易入。不免抬舉失真。劉後村云。近世詩人。博雅者惟對仗。空疏者窳材料。出奇者費搜討。縛力者少變化。惟放翁記問足以貫通。力量足以驅使。才思足以發越。氣韻足以凌轢。南渡當爲一大宗。呂晚村則謂豈惟南渡。雖有宋不多得。以余觀放翁。倦倦君國。身世略同陳去非。純乎浣花嫡派。陸學其浩瀚。陳學其精湛。紀曉嵐云。後人選詩。略其感激豪宕沉鬱深婉之作。徒取其流連光景。可資剽竊移擬者。轉相販鬻。放翁詩派。遂爲論者詬病。其詩誠有利鈍。而託意遺辭。

深微雅雋者。指不勝屈。綜諸家之論。比之於少陵東坡。自是過當。卽後村氣餒凌轢之言。曉嵐豪宕沉鬱之論。其如萬首平熟之不可避免何耶。曉嵐譏選詩者之謬。可謂先得我心者。鏡湖若耶之間。林泉幽致。融入毫端。故雖圓熟。却不庸俗。

楊誠齋跳脫灑落。不事修飾。其獨到處。善能沿俗入雅。亦多失之粗。白傳以後。能爲坦蕩平易之音者。一人而已。豪縱處近太白。但不若太白之纏綿。自序云。始學江西。繼學后山五字律。又學半山七字絕句。晚乃學唐人絕句。後官荆溪。忽若有悟。遂謝去前學。而後渙然自得。時目爲誠齋體。蓋其晚年所悟。卽其平易不事修飾處。自成爲誠齋體。誠齋天才散朗。膽氣粗豪。驅使詞源。奔赴筆端。浩浩滔滔。沙礫雜出。流澌解凍。一遇撞擊。便爾鏗然作聲。特少餘韻耳。五律格雖不高。蕭灑澹蕩。並不若翁覃溪所云。以輕儇佻巧之筆。作劍拔弩張之態。誠齋自焚少作。如露窠蛛卹緯。風語燕懷春。立岸風大壯。還舟鐙小明。疏星煜煜沙貫月。綠雲擾擾水舞苔。坐忘日月三杯酒。臥護江湖一釣船。舉似尤延之。嘆惋曰。詩何必一體。焚之可惜。劉後村謂放翁學力如杜甫。誠齋天分似太白。落盡皮相。自出機杼。誠齋之詩。落盡皮相。放翁未然也。

誠齋晚年頭自掉。人謂爲苦吟所致。元遺山云。成如容易卻艱辛。作詩甘苦。自有此一境。老年頽放。傲然自足。怒張既所不免。輕佻之譏。亦由此出。宋人學太白。又有郭功甫。叫囂僇俚。甚於誠齋。查初白譏誠齋爲艱澀隱僻。以顯其能。不知其作何語也。彼之才力。屢下。豈不能驅駕行間。恣爲詆諆。誠齋之詩具在。焉可誣也。

第九期

劉後村以趙紫芝徐道暉四靈一派。擺落近世詩律。敘情約性。因狹出奇。爲合於唐人。乃務爲刻琢精麗。與之並驅。年少氣盛。孤行其意。已而厭之。謂諸人極力馳驟。才能望賈島姚合藩籬。欲息唐律。專造古律。趙南塘曰。言意淺深。存人胸懷。不繫體格。若氣象廣大。雖唐律不爲害。否則手操雲和。而驚颺駭電。隱隱弦撥間也。後村感其言而止。自是思益新。句愈工。涉歷老鍊。布置闊遠。一遵南塘之旨。論者謂江西苦於靡而冗。莆陽得其法。而能瘦能淡。能不拘對。能變化活動。融會衆作。自爲一宗。余謂後村晚年。沉著簡鍊。自盪天機。若鳥啼花發。聲色祇在山水谿間。空翠濕衣。塵夢不到。其句法學山谷。其字法入長吉。瘦峭幽微。自非陸范之平熟所可儗。王阮亭謂其喜用本朝事入詩。如讀崇寧長編。建炎繫年。余因以知阮亭之學唐。變北地滄溟。

之。面。目。以。避。生。吞。活。剝。之。韻。而。爲。是。神。韻。綿。香。不。可。究。詰。之。旨。此。阮。亭。之。善。作。狡。獪。欲。以。欺。惑。一。世。而。仍。未。離。乎。盛。唐。夫。以。神。韻。爲。盛。唐。寧。有。異。於。以。生。吞。活。剝。爲。盛。唐。者。乎。有。清。一。代。作。者。知。攻。北。地。濟。南。而。不。知。攻。阮。亭。發。其。奸。而。隨。其。伏。趙。秋。谷。亦。祇。能。知。神。韻。之。說。見。首。不。見。尾。之。謬。而。不。知。其。爲。北。地。濟。南。之。變。也。北。地。不。用。唐。已。後。事。阮。亭。遂。以。宋。人。喜。用。本。朝。事。爲。讖。其。旨。寧。有。別。乎。

四。靈。者。翁。靈。舒。徐。靈。淵。徐。靈。暉。趙。靈。秀。皆。葉。水。心。弟。子。近。法。茶。山。遠。效。姚。合。賈。島。略。其。險。峭。出。以。冲。淡。孤。寂。之。音。然。取。徑。太。狹。搜。剔。煨。煉。自。不。免。痕。迹。月。泉。吟。社。所。云。語。無。排。累。體。不。效。崑。斯。爲。評。論。之。當。五。七。言。律。句。中。必。有。一。單。字。方。虛。谷。謂。之。詩。眼。其。實。皆。本。於。自。然。唐。自。大。歷。已。後。始。致。力。於。是。初。盛。無。是。也。當。時。謂。之。江。湖。派。王。阮。亭。翁。覃。溪。比。之。韞。材。謂。其。狹。而。儉。也。所。得。不。過。晚。唐。側。調。么。弦。候。蟲。啾。唧。本。無。不。平。之。鳴。自。爾。醒。人。清。睡。評。者。謂。爲。蔬。筍。氣。多。而。剗。琢。研。鍊。之。風。息。矣。韞。材。也。候。蟲。也。蔬。筍。也。江。湖。也。其。卽。殷。丹。陽。所。謂。野。體。者。乎。風。會。升。降。之。故。宋。之。末。猶。唐。之。末。氣。體。幽。微。不。足。語。於。泱。泱。大。風。之。雄。已。凡。夫。風。花。雪。月。草。木。禽。魚。詩。酒。琴。杖。無。不。入。其。繪。寫。此。

第

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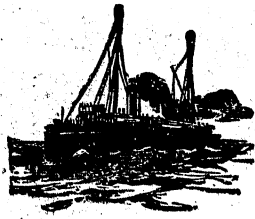
期

外無聞焉。以言工細。則露斧鑿。以言幽秀。又傷碎瑣。四靈之所以爲四靈。若是焉爾。趙師秀云。一篇幸祇四十字。更增一字。吾末如之何已。其精苦如此。徐璣云。昔人以浮聲切響。單辭隻句。計巧拙。近世乃連篇累牘。汗漫而無禁制。豈能名家。是其略於氣格。局勢之大。徒事琢句遺辭之末。吟成五字。拈斷數莖。琴。碁。僧。鶴。茶。酒。竹。石。亦猶是晚唐之風。花。雪。月。草。木。禽。魚。也。四靈之中。徐照。斯。思。尤奇。橫絕歎起。冰懸雪跨。讀者踴厲慄慄。肯首吟嘆。不能自己。語意皆人所共知。特腕下道不出耳。乾淳已來。尤楊陸范。號南宋大家。則南宋大家而已。其遂足以當大家之目乎。四靈其細已甚矣。元人杜本編宋遺民詩。爲谷音二卷。其中作者。本不求人知。而詩則慷慨頓挫。如老杜。天寶無家諸篇。是則天地間氣所鍾。不從詩篇中討生活者。文文山謝翱羽汪水雲鄭所南之流。未可以詩家面目。時代氣數限之。文山深於杜。所遭又艱於天寶。故其詩可歌可泣。翱羽之言曰。每執筆遐思。身與天地俱忘。用志不分。鬼神將避之。今讀其古體激昂古麗。韻頗長吉。近體踴厲鬱鬱。更非長吉所及。覃溪乃云非盛世之音。時帶巫覡氣。國之將亡。安所得和易之語。所論巫覡氣。則探微之至言也。

九僧者希靈係暹昭文行肇簡長惟鳳惠崇字昭懷古而惠崇爲其首。其詩清緊孤遠。絕去重濁之迹。與四靈均從景物中求新警。每首必有佳句。佳聯。而忽於起結。起無氣勢。結無韻味。與晚唐注重中四略同。遠祖姚合方干。得其圓暢。加以緊鍊。無買島之清奇僻苦。僧詩脫不得清字。然僧氣太多。動引內典。亦爲雅中之俗。此可爲知者道耳。方虛谷論詩云。淡中藏美麗。虛處著工夫。九僧四靈盡此十字。歐陽永叔祇記惠崇。餘八人忘其名字。詩亦不傳。則聲稱僅及一時可知。九僧宋初人。以僧詩附之卷末。

期 九 第

講 演 論宋代詩派



三六

轉

載

船山先師詩錄

袁御史凱 白燕

周逸敬選

烏衣莫與怨斜陽。雪色新裁素練裳。隋苑柳疏長帶月。河陽花滿不驚霜。
瓊牕瞥眼窺銀字。玉鏡偷臨鬪靚粧。似妬蘋花秋色好。不留清影照寒塘。

高太史啓 梅花

稍覺逢春客思催。江春無奈促花開。一枝橫水寒潭月。幾點回風雪砌苔。
啼鳥易驚歸客癭。隴雲空寄故園哀。東風已遣芳心盡。誰與垂楊銜楚臺。

轉 載

保全民族應崇尙氣節（七月二十日在民衆教育暑期講習會講演）何鍵

前日開學時。本人曾將推進農民教育的應用上。提出人格向上。身體強健。務農爲本三事。表面上雖屬平凡。實際上很切實用。尙望各位特別注意。幸勿忽視。朱廳長說。『值此國家危急之秋。須先使人民都知道愛國。才能救國。』這幾句話。更是值得注意的。上次紀念週。我曾講過『救國應先救人心』一題。意在以忠義喚起已死的人心。共救國難。大家莫以此爲迂腐之談。孟子云。『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和力量。可以凌駕一切。雖說是救急方法。實又確是萬策的基本要件。絕對不可忽視。不過忠義二字。含義甚多。僅說大概。恐實行時。難收左右逢源之效。今在民衆教育暑期講習會參加講習的諸位。是各縣市黨部與教育局的優秀人員。對於共救國難。都負有重大的任務。今天特本着救國應先知愛國與救國應先救人心兩點意義。再提出保全民族應崇尙氣節一題。稍加發揮。以作忠義的助力。

轉 載 保全民族應崇尙氣節

各位如能身體力行。並將這種精神。貫徹到一般民衆身上去。則中華民國一定可得到根本上的救濟。

人之所以能爲人者。不在其他。只在保、守、氣、節。氣節一失。雖五官百骸。還與人相似。其實祇是變相的禽獸。孟子云。『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此幾希分別之點。就在有、沒、有、氣、節。可見氣節與人的關係之密切與重大了。故操守純正。愛國急公的民族。無論遇何危難。決不至於滅亡。所以然者。人民有正氣。有操守。譬如天地日月一般。怎會毀滅呢。反之如果人民無氣節。無操守。那末。不僅亡國。並且有滅種之患。此種例證。歷史上是很多的。因此我們就可以知道國家貧弱不足憂。教育不振不足憂。實業不興不足憂。交通不便不足憂。國防不固不足憂。惟國民無氣節。才太大的可憂。什麼道理呢。國以民爲本。民以心爲主。假使人心已死。對國家存亡。視爲沒有什麼關係。今日降甲國。明日事乙族。視然不以爲恥。人心如此。還有什麼復興的希望呢。近年以來。國難日重。慷慨激昂。熱心爲國的。固然很多。而寡廉鮮恥。甘心作漢奸的。亦不乏人。正氣歌中有云。時窮節乃見。越是時窮勢危之際。愈要崇尚氣

節。如無氣節。國家與民族。便永墮泥犁了。

氣節二字。指人的品性而言。凡能實踐孝弟忠信禮義廉恥諸德。剛強不屈。獨立不懼的人。都叫作有氣節之士。氣乃天地間的正氣。在天爲日星。在地爲河嶽。在人爲浩然。孟子云。『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下之間。』其剛大至於如此者。所以文丞相稱。『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天地都少他不得。何況於人。節乃不可逾的操守。如竹之有節。其約束的地方。特別堅固。所以執德不回的人。其行爲叫作守節。又一年有二十四氣。又叫作二十四節。每節有每節應守之時令。禮記月令載之甚詳。故節字實含有限制不准逾越的意思在內。

人受天地正氣以生。然後有口鼻呼吸之氣。如正氣消滅。等於自絕於天。其身雖存。其心已死了。但浩然之氣。所以充塞於天地間者。其功夫純在培養。而培養所用的材料是什麼。就是氣節。孟子說集義生氣。人能多作道義之事。久而久之。心泰神怡。無愧無怍。其浩然之氣。自然可以磅礴宇宙。萬古凜然。以事實言之。凡多行道義心地光明正大的。無論何時何地。都是理直氣壯。剛強無畏。反之一定是氣餒神低。

第九期

胆怯心跳。可見氣節就是人的精神。無則不僅生不如人。死了還要遺臭萬年。如秦檜洪承疇等之留下千古罵名。氣節與人之關係。可謂至大無比。我們檢閱中外歷史。凡是一個新國出現。或危國復興。其間必有許多氣節之士。做出無數可歌可泣的壯舉。彪炳青史。即令豪傑力盡。而事功不成。但這種民族。因為沾染志士仁人剛強不屈百折不回的風氣。決不會滅亡。這是一句很肯定的話。如美國之開創。是華盛頓等奮鬥不屈的結果。意大利之復興。是加富爾加里波的瑪志尼等堅苦締造的收穫。他們都有百折不回的精神。萬難不避的氣節。才能完成這種開創復興的事業。值得後人欽佩。在中國如文丞相史閣部。忠義貫日月。氣節穿金石。雖殺身舍命。無救於危亡。但其烈風勁節。歷久而彌彰。其所以激厲我民族者。比任何的力量都偉大。二公去今已有數百年之久了。然我們一聞二公之名。便不覺的肅然起敬。讀二公的傳記。見其所謀有一線的希望。便不覺的為之歡欣鼓舞。見其所謀失敗。又不覺為之頓足。最後見其慷慨殉難。更不覺的流淚沾襟。大都是一傳未終。忽而喜。忽而悲。忽而哭。忽而掩卷太息。在讀者自己。實在莫名其妙。其氣節感人如是。故二

公雖在當時殺身成仁。無救危亡。而精誠所感。卒能推翻元清。光復故物。現在國步艱難。我們更當崇尚氣節。以振發民族的精神。精神激揚。自然危無不持。顛無不扶。衰無不興。弱無不強。

惟氣節亦不限定亂世始顯。平時大小各事。都可以看出氣節。不過世愈亂愈易表現。古人所謂疾風知勁草。就是這個意思。大凡平日若沒有修養。臨時就不易死守善道。因為死守善道。不是偶然的。現在有些人激於一時的氣忿。頭也可斷。河也可以投。純出於感情衝動。不算是有氣節。宋文丞相考取狀元的時候。主考官王應麟問卷贊道。『是卷古誼若龜鑑。忠肝若金石。可為本朝得人賀。』可見文丞相之氣節。是修養有素的。不是倉卒激成的。修養氣節。並沒有什麼祕法。只要能勵行忠義。不變不綏。自然挺挺大節。光芒萬丈。但有兩點。最要注意的。這兩點也可以說是修養氣節的消極方法。兩點是什麼。就是曲禮所謂『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這苟得苟免二者。就是毀人氣節最大的洪爐。本來財之為物。誰不欲得。難之為害。誰不欲免。但志士仁人。深知義重於財。仁重於生。覺得取財避難。有乖仁義。與小人之專

以利爲利。以生爲生者。相差不遠。所以非分所有。一介不取。義不當免。萬難不避。不取不避。才能保存他的氣節。但是聖賢也並未教人不要錢。不避難。不過要人不苟而已。所謂苟者。是不當得而得。不當免而免。其言外意思。當然是凡可得可免者。也不過於膠執。如孟子於宋受餽七十鎰。於薛受餽五十鎰。不爲好貨。卽是可得而得的證明。管子不死公子糾之難。孔子稱之。卽是因可免而免的證明。無如小人。不知此理。一味的苟得苟免。因爲一味的苟得。所以貪贓枉法。打家劫舍。賣主求榮的種種醜行。都無所不爲。因爲一味的苟免。所以屈膝投降。稱臣稱兒。歌功頌德的一切賤舉。都靦不知恥了。昔宋岳武穆有云。『文官不要錢。武官不怕死。則天下太平矣。』這是對宋朝當時文武官吏所下的針砭。至於晚近的官吏。恐怕要錢又怕死。便不分乎文武了。值此國勢日益阡危。所以本人平日極力主張。國人要多讀聖賢傳。與英雄豪傑的傳記。一定能獲得立身要道。平添無數氣力。卽不識字的人。聽得許多可歌可泣的故事。亦可以激發天良。保守氣節。我國古人。最重氣節。試翻二十四史。常常可以看見許多激烈的紀載。尤以東周東漢爲最盛。當春秋戰國時。人尙

任俠以士爲知己者死。及純潔守信爲制行唯一的標準。果能合此標準。便視生命輕如鴻毛。其中最著者。如介之推隱綿山。公孫杵臼程纓之存趙孤。吳季子懸劍空壠。專諸之刺王僚。要離之刺慶忌。聶政之刺韓傀。荊高之刺秦王。豫讓之報智伯。侯嬴之報信陵君等等。我們對這些人的舉動。雖不個個贊成。但其壯烈行爲。實足表現當時氣節的風氣。其在楚國。更有令尹子文。申包胥。屈原三人。一則毀家紓難。一則哭師復楚。一則憂時傷國。自沈汨羅。他們這種可歌可泣的壯烈行動。實足以奮發人心。爲後人所取法。大學言「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這三位君子。真可爲楚國之寶了。

此種風氣。直至漢初。猶未衰歇。如田橫五百客。聞田橫在洛陽殉國。便一齊自便。這種精神。大足以廉頑立懦。東漢光武。獎勵氣節之士。在當時雖無若何表現。但到漢末。便吐露異彩了。如黨錮傳中李膺、范滂、陳蕃、王暢等數百人。沒一個不是慷慨愛國。志氣純潔的賢士。此外如陳大邱、郭有道、徐孺子等等。我們現在看其傳記。均足使人興奮。到了唐宋明諸朝。氣節之士也很多。如張巡、許遠、顏杲卿、顏真卿、岳武穆、

韓蕪王、文丞相、張世傑、陸秀夫、謝枋得、史閣部、周遇吉、瞿式耜、顧亭林、李二曲以及吾湘之王船山先生等等。數不勝數。他們的志操，都是我民族的楷模。國家的命脈。現在中國已處於外患內憂交相緊逼時期。國人如欲圖存救亡。應趕快興奮起來。尤其要使國人都知道氣節之可寶貴。才有辦法。否則我們的飛機大炮不如外人之利。雖可向外購來。亦可獻降於敵人。甚至我們最要緊的軍事計畫。也惟利是圖的賣給敵人。所以中國現在如欲救亡。固然要努力邁進的鞏固國防。力修戰備。而根本上的要圖。還是要首先崇尙氣節。勵行忠義。因為無氣節無忠義的人。一定是苟得苟免。靦不知羞。賣國求榮。無所不爲。只要敵人有錢。則中國一切的一切。都可賣給人家。本人今天特爲提出「保全民族應崇尙氣節」題目來講。就是就個意義。大學云：「爲人君止于仁。爲人臣止于敬。爲人子止于孝。爲人父止于慈。與國人交止於信。」我們崇尙氣節。就當止於忠義。忠義是救將死的人心之要藥。忠義是致強的基礎。忠義有不可抵抗的力量。忠義有不可思議的功能。先聖先賢與英雄豪傑等既已發揚光大。我們更加要繼長增高。務使人人知忠義之重要。人人能守。

氣節。並認定自己與國家之關係。誰要亡我的國家。即等於要亡我自己的生命。一定要與之拚命。能夠如此。則人心才有生氣。國家才有辦法。語云：「哀莫大於心死。」那末也可以說樂莫大於心生了。這次舉辦民衆教育暑期講習會。實含有棲於會稽生聚教訓的意義。關係至爲重大。專就推廣農民教育而言。本可不必講什麼高深的理論。祇依照本人於開學時所講的三項去實施。一定可以收到很大的效益。現在有些外國人。因見中國人迭受強鄰的欺凌。噤不作聲。罵中國人爲死豬。被人宰割。叫都不叫。我們對於抵禦外侮。固然不要空喊口號。徒貼標語。但亦要能夠自覺自救。決不能麻木不仁。如果人人都能以文丞相史閣部的百折不回。萬難不懼的精神。努力自救。縱令本身無救於危亡。而精誠所激。數年或數十年後。我們的後裔也一定可以如從前之推翻元清。收復故物。這是本人今天十二分希望大家要效法與努力的地方。（完結）

第 九 期

轉 載 保 全 民 族 應 崇 尚 氣 節



一〇

通

論

船山先師詩錄

劉典籤炳

早朝

喧風綠草鳳臺新。金爵浮光射寶輪。雲斂三山澄海氣。日華雙闕起江春。
衣裳初識龍文闊。導唱遙欣繡座親。還使故園歸興盡。鳴珂長日惜芳塵。

孫典籍贊

客思

扁舟下嶠識春寒。五兩隨風度幾灘。古渡鏡吹侵月奏。孤城樓堞帶雲看。
故園荔酒經春熟。過嶺梅花度雪殘。一曲滄浪牽客淚。羊城珠斗冷仙壇。

周逸敬選

通論

學校讀經以正人心論

長沙黃 鞏子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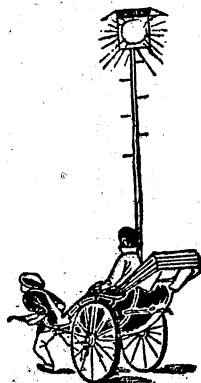
竊維崇經祀孔。累奉明令。排衆論之鑠金。挽狂瀾於倒海。一髮千鈞。維繫磐石。惟是學校讀經。猶未實行。而當道或疑經爲陳腐。不合於今政體。究之尋繹經義。唐虞三代。實在鈞和。並非一人專恣。橫行天下。唯是無主乃亂。不得定於一耳。試問今之文明國。能無政府以統制之乎。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唐虞明楊枚卜。固今日選舉之事。卽殷周以仁易暴。天下宗之。亦是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耳。且其時師傳道尊。湯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武曰。旣獲仁人。祇承上帝。而伊周自任。尹曰。唯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周召曰。我二人共貞。天休滋至。其得人共天位。並無權勢之殊。故其時三公坐論。天子稽首。君臣之間。歡如賓友。自稱曰。小子不穀。稱臣曰。舅曰。父。豈若後世堂陛。視其臣如犬馬土芥乎。及至嬴秦專恣。皇帝始尊。漢興以不經之叔孫通制朝儀。遂有非劉不王之誓。唐宋明清。襲承其陋。而經經小

第九期

儒亦以擁戴一姓爲私義。然則欲求共和極治。莫如刪去後世言論。而講習詩書易禮孔孟之言。庶知天位爲公。尙德而不尙位。子思子云。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奚敢與君友。以德則子事我也。奚可以與我友。故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皆先學後臣。而不敢召。古之君子。尊德忘勢。上降尊以下賢。下好德而不援上。今之學校國文。不讀經書。而取帖括家言論爲講義。使學者熏心於富貴勢利。而又輸以平等自由之說。不知道德自尊。教者既相蕪雜。學者亦自牴牾。悵悵何之。莫適所從。於是伎則生求。求則生怨。怨之不已。橫出暴亂。所以枉蹈水火。無非青年子弟。不急以五經孔孟之書。救其道德不獨與共和前途。大有妨礙。且使新造後進。永無歸仁之望。毆納陷筭。實可寒心。孟子曰。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今之年少。無德可尊。而妄覲平等。專犯齒爵。此亂之所以無已也。而論者反慮經書帝制。有礙共和。甚矣其不知務也。夫曰皇帝曰帝王曰總統曰主席。由禪讓而繼世。由繼世而共和。時勢變遷。因革損益也。今之列強並峙。或民主。或帝國。亦不能劃一。今欲取經史帝制之迹而刪之。能盡刪列強之帝國。而不與之交通乎。夫經史使人知歷代升降得失。

之故。而與其觀感。由近代而漢唐。由漢唐而三代。由三代而唐虞。正可以促文明之進化。是以詩書孔孟之言。莫不以唐虞爲極治。今欲邁近古而進唐虞。正當以五經爲體驗。唯是宋明陋儒徧私之論。與魏晉讖緯亂經之言。所宜刪除。使學者衷於道德。而祛歧疑。若不急刪教科牴牾之言。而議刪經。徒見其抱薪救火。止沸揚湯而已矣。孟子曰。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今之論者。不揣其本。徒以食色之故。欲盡廢禮。使天下趁兒樓子之輩。接迹於世。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由今之道。幾何而不盡驅之爲禽獸也。夫倦而思還。道在反本。正經與民。斯無邪慝。日月出而燭火熄。聖人作而萬物覩。正人心而熄邪說。是在執政君子。

通論 學校廣經以正人心論



專

著

錄詩師先山船

高禮曹棟

酬答

周逸敬選

彈鋏新從上國行。遙瞻山斗識才名。漢廷屬望賢良策。魯殿初傳絲竹聲。
柳色上衣春日酒。梅花吹笛歲寒情。殷勤莫負乘槎約。拂劍欣看碧漢清。

李少師東陽

感春

小園花發鎮簾垂。春草臨階未覺滋。香尾困風穿溼幕。墨膠凝水帶冰澌。
病中藥裏煩南客。瘴裏蘭芳記楚辭。猶有湘干田二頃。君恩不許趁耕時。

專 著

船山先生年譜卷上 續第九期

八世從孫之春輯

五月公再疏劾王化澄。

有五日小飲兼五舟中寄人時兩上書忤時相俟謹命故及之詩。潘撰傳。化

澄之黨參起恆。先生亦三上疏參化澄結奸誤國。

金公堡出獄戍清浪衛。公省之舟中。

南窗漫記。金公堡詔獄後。折足臥舟中。余往省時拜疏忤羣小。亦將謝病入山矣。

李公芳先自黔陽生還。公與話浮湘亭舊遊。相繼灑涕將次洪龍諸公舊梅作花百詠。會攸縣一狂人作百梅惡詩一帙。冒公名爲之序。王化澄因之將構公大獄。有李廣生自黔陽生還歸闕率爾吟贈。並感洪一龍三陽太僕山公及郎君鄭石諸逝者。浮湘亭之遊詩。和梅花百詠詩序。庚寅夏。昔同遊者。江陵李芳先廣

專 著 船山先生年譜卷上

生相見於蒼梧。與灑山陽之涕。李侯見謂君不忘浮湘亭上。盍尋百梅之約。為延陵劍耶。余感其言。將次洪伯修龍季霞歐陽予私所作成之。會攸縣一狂人亦作百梅惡詩一帙。冒予名為序。金谿執為覺端。將搆大獄。擠余於死。王化澄金谿人。

公憤激咯血。移疾求去。高必正為請。乃得給假。

章靈賦注。乃以病乞身。遂離行闕。行述。府君憤激咯血。因求解職。時有忠貞

營降帥高必正慕義營救之。乃得給假。依會刻本 潘撰傳。會有降帥高必正者救

之。得不死。亦不往謝也。

秋七月借鄭孺人携救公去梧州。由昭平至平樂。遇鄭公古愛。

晨發昭平縣。飛雨過驢脊峽。上泊甌灘。會月上有作詩。有金光界波流。大火循

西指之句。南窗漫記。庚寅秋與鄭子遺中丞遇於昭刻本州。永歷實錄。鄭古

愛傳。字子遺。江夏人。四年夏。楚事益壞。乃起古愛以僉都圖辰。嘗領救至平樂。

劉公湘客出詔獄至平樂。初度。公壽以詩。

劉星端學士。昭州初度時。初出詔獄詩。有過嶺金風緩。當秋暑日懸之句。返至桂林。依留守瞿公式相。

留守相公六表。仰同諸公次方密之學士原韻詩。有裁詩恰賦菱荷裳。花塢馮留七月仙諸句。

八月初二日。譚太孺人卒於耐園。年七十有四。遺命葬武夷公右。

行狀。夫之閒關兩載。未獲奉臨終之訓。遺命介之。更無餘語。唯葬先君子嶽阡之右。家世節錄。已壯歲夫之不孝。從王嶺外。隔絕無歸理。憂思益劇。遂以八月初二日。橫罹崩摧。

清兵逼桂林。公偕鄭孺人挈救公走永福。

有石板灘中秋無月奉懷家兄詩。

冬十一月。

清兵下桂林。明桂王奔潯州。

兩自十一月至於十二月。幽困永福水砦。臥而絕食者四日。鄭孺人與公謀由閩

道南奔歸楚。苦雨不能成行。作桂山哀雨四詩。誦示鄭孺人。破涕相勉。

章靈賦注。庚寅冬兩粵俱陷。死於亂兵者幾矣。辛丑續哀雨詩序。庚寅冬。余

作桂山哀雨四詩。其時幽困永福水砦。不得南奔。臥而絕食四日。亡室乃與予

謀間道歸楚。顧自桂城潰後。霖雨六十日。不能取道。且夕作同死計矣。因苦吟

以將南枝之戀。誦示亡室。破涕相勉。桂山哀雨四詩今佚。

明桂王奔南甯。

詩有胡安人挽詩五古一首。晨發昭平縣。飛雨過驢脊峽。上泊甯灘。會月上有作

五古一首。不寐五律一首。劉星端學士昭州初度時。初出詔獄五律一首。李廣生

自黔陽生還歸闕。率爾吟贈。並感洪一龍三陽太僕山公及耶君鄭石諸逝者。浮

湘亭之遊七律一首。答姚夢峽秀才見柬之作。兼呈金道隱黃門李廣生彭然石

二小司馬七律一首。五日小飲兼五舟中寄人時。兩上書忤時相。俟遣命故及之

七律一首。留守相公六表仰同諸公共次方密之學士舊韻七律二首。石板灘中

秋無月奉懷家兄七律一律。題彭然石剏壁七絕一首。康州謠追哭督府義興相

公是去秋同鄱管二中舍會公地歌行一首。五十自定稿。

胡安人、彭然石、小司馬、原配。見本詩序。姚夢峽名湘。餘杭人。明亡不肯鬻

髮。隨金堡飄泊楚粵。附永歷實錄金堡傳。彭然石名焱。孝感人。附永歷實錄

晏壽明傳。

清順治八年辛卯。明桂王永歷五年公三十三歲。

春正月。

清兵下梧柳二州。

公偕鄭孺人挈救公歸。抵家始奉太孺人諱。

辛丑續哀雨詩。有猶記餘生雪窖歸。及有約三春就夕暉句。

閏二月初二日。石崖公孫生祁生。敞公長子字薇性。邑庠。鄉飲大賓。

冬十月。過石僊嶺。問郭公鳳。隨疾。

有過沙園問季林疾。遣作早梅詩。

十二月。明桂王奔廣南。

專著 船山先生年譜卷上

永歷實錄紀上在太平冬孫可望遣兵脅上居興隆。

詩有游子怨哭劉母五古一首落日遺愁五律一首偶闕自遣七絕一首過涉園

問季林疾遣作早梅七絕四首五十自定稿

清順治九年壬辰明桂王永歷六年公三十四歲

春正月初一日公篋得睽之歸妹。

章靈賦注壬辰元日篋得睽之歸妹。

二月孫可望劫遷明桂王於安隆所。

過蓮花峯。

過西明寺追懷怡上人示蒼枝慈智詩有重來春水迷蒼翠之句 西明寺蓮

峯志在蓮花峯南桐油嶺。

徙居耶薑山側。

章靈賦注。蒸水出耶薑山。今謂之黃帝嶺。時所避地近其處。又時上受孫可望之迎。實為所挾。既拂君臣之大義。首輔山陰嚴公以正色立廷。不行可望之封。

為可望賊殺。君見挾相受害。此豈可託者哉。是以屏迹幽居。遯於蒸水之原。耶薑山一名大雲山。又名七里山。又名白雲峯。為南嶽七十二峯之一。跨衡陽祁陽邵陽三縣。

至白雲菴觀劉公惟贊新亭紋石。

小霽過楓木嶺。至白雲菴。雨作。觀劉子參新亭紋石。留五宿。劉雲亭下石門石座。似端州醉石。遂有次作詩。有初英見新紫句。五十自定稿次遊子怨哭劉母後未注年分其後則乙未春日

書情詩以時事推之訂為本年從居耶薑山後春末夏初所作。

秋八月。孫可望別將李定國。由廣東入衡州招公。欲往不果。

章靈賦注。而可望別部大帥李定國出粵楚。屢有克捷。兵威振耳。當是時也。欲留則不得。乾淨之土以藏身。欲往則不忍就竊柄之魁。以受命。進退繫回。誰為吾所當崇事者哉。又如可望者。若巴蛇之飽。鷓尾而遊。而大君之威。虎為狐假。返退養夫。巽順若此者。豈足以有為。神器大名。不可以久借。功之無成。固其所矣。桓溫失輟於枋頭。劉裕覆師於關內。古今如一。有心人去之。唯恐不速也。

潘撰傳。可望分李定國入粵。遂入衡。招先生。先生不往。作章靈賦。

冬十月。

清兵敗李定國於衡州。定國退屯武岡。

十二月初二日。服闋。

詩有過西明寺追懷恰一上人示蒼枝慈智七絕二首。五十自定稿

清順治十年癸巳。明桂王永曆七年公三十五歲。

明桂王在安隆所。

永歷實錄紀上在興隆。

居耶薑山側。

正月初一日。左公大素。鄒公統魯。期公同劉公惟贊。過白雲菴茶話。

有元日左素公鄒大系期同劉子參過白雲菴茶話詩。家譜。鄒定周序典客

王龔齋先生。與難兄石崖先生。皆先中省公同年友也。後相與共塢而處。衡宇

相望。
(未完)

船山師友記第四 續第八期

湘潭羅正鈞 遺稿

唐閣學誠

唐誠字存之。號缺庵。武陵人。崇禎癸未進士。授中書舍人。歷詹事府少詹事。國變後。與兄誼奉其父文貞公遺命。破家勤王。助瞿忠宣守桂林。進文淵閣大學士。督五省義師。與何文烈相犄角。大兵逼湘潭。公得報。從桂林倍道援之。不克。奔端州。圖恢復。已。大兵破辰龍關。兄誼不屈死。俘其母入粵。遂自囚贖母。固請死不屈。繫粵西。已釋歸。或薦之入清朝。作詩謝曰。無如世相韓。此義不忍絕。遂隱秦人山以終。沅湘舊傳

集小傳

永歷實錄張同敞傳云。唐誠、吳李芳、皆居喪墨經。用翰林兼部院銜。分督馬進忠王進才軍。瞿式耜傳云。式耜薦一時人望大璫王坤撓不聽。給事中唐誠席囊哭宮門。上意稍動。

正鈞按五十自定彙。庚寅胡安人挽詩序。又有云。宮詹唐誠以次金黃門堡韻。七言四章付余屬和。余別爲五言。擬神絃之曲。誠字爲誠字之譌。鈔胥筆誤耳。

熊閣學開元

第九期

熊開元字魚山。嘉魚人。天啓乙丑進士。除崇明知縣。調吳江。崇禎朝徵授吏部給事中。論事逆意。貶二秩外用。不赴。久之起山西按察司照磨。遷光祿寺監事。行人司副。劾首輔周延儒。與給事中姜燾同受廷杖下獄。所謂熊姜之獄也。卒遣戍杭州。事具明史。南都建。起吏科給事中。會丁內艱。不赴。閩中唐王立。以工科召。疏請終喪。連擢太常少卿。僉都御史。再疏辭。敦詔入對。開元請重爵祿。簡刑罰。急親征。實聽納。散朋黨。俱嘉納之。越日授御營隨征。東閣大學士兼右副都御史。權理院事。丹徒諸生錢邦芑言事稱旨。特授御史。開元請改兵部司務。重違王意。已而邦芑復授御史。開元力爭。諸御史合疏劾之。乃引疾汀州破。棄家爲僧於蘇之靈巖。師事南嶽僧退翁。改號蘄庵。開元素精內典。嗣其法。闢居華山三十年。年七十餘卒。南疆釋史本傳

尹郎中民興

尹民興字宣子。平陽人。崇禎初由進士授甯國知縣。調涇縣。行取入都。爲陳啓新所訐。謫福建按察司檢校。尋以兵警疏陳時務十四事。帝嘉之。召爲職方主事。數召對

稱旨。擢本司郎中。周延儒出督師。命從軍贊畫。延儒被譴。亦下吏除名。久之始釋。南渡。起故官。旋謝病歸。流寓於涇南。都覆與邑諸生趙初。浣宣城諸生吳漢超等。據城堅禦。民興多智善謀。大兵攻之。損傷最多。久乃克。民興走入閩。唐王授兵部郎中。行御史事。閩亡。卒於家。南縣釋史本傳

永歷實錄郭之奇傳云。當上初立。詔徵用文安之王錫哀。郭都賢印司奇。尹民興。劉若金。俱中道阻不得達。熊開元。倪嘉慶。又皆披緇。放浪江湖。無興復志。

正鈞按六十自定。棄壬子年。知李雨蒼長逝。遙望魚山哭之。弟四首云。赤壁雄風百戰酣。新安碧血灑江南。大觀綽板先君歎。淒絕吳江老藥庵。自注。雨蒼早與金正希尹洞庭。鯢魚山齊名。時金已殉難。尹亦先逝。熊公僧隱吳江。存亡未審。又落花詩自序。有云。庚子冬初。得些庵大觀諸老詩。讀而和之。成十首。些庵即郭天門都賢。攷者舊集郭都賢小傳云。初依熊魚山。開元尹洞庭。民興於嘉魚。乃知大觀為尹民興。別字大觀。而又一字洞庭也。些庵沒於壬子。自庚子以來。與先生常有遙寄之作。寓居嘉魚時。魚山既係邑人。大觀爾時亦同客彼。先

生既與些庵兩蒼長通書簡。雨蒼名古解嘉魚則二公在前不必其相識與否。人詳下第十一卷。而同一遺老守貞。互相聞問。故哭雨蒼詩均念及之也。惟正希已早殉難。詳明史本傳。正希謝病歸在崇禎中。先生與李兩蒼相識為壬午前。在武昌應試時。後詳。今哭雨蒼詩及之。則正希亦隸籍嘉魚。先時或曾相見。然以無顯證。未便編入。

錢編修秉鐙

錢秉鐙字幼光。後改名澄之。字飲光。安徽桐城人。生明季。弱冠時有御史某。闖黨也。巡按至皖。謁孔子廟。諸生方出迎。秉鐙忽前攀車。攬其帷。衆莫知所為。御史大駭。命停車。秉鐙徐正衣冠。昌言以詆之。騶從數十百人。皆視莫敢動。而御史方幸脫逆案。懼其聲之著也。以為狂而舍之。秉鐙由是名聞四方。與雲間陳臥子夏彝仲嘉善魏學渠交。又嘗問易於黃道周。宏光時與大獄。秉鐙名在捕中。變姓名逸去。南都亡。走閩中。道周薦授推官。閩亡。入粵。永歷三年臨軒親試。授庶吉士。南雄陷。倉卒逸。蹕。凡大詔令悉秉鐙視草。金堡下獄。營救之。改編修。管制誥。高必正黨守素朝梧州吳貞

毓郭之奇郊迎。欲藉以殺五虎。遂嚴起恆。適秉鑑過戎政侍郎劉遠生舟。必正等先在。曰。舉朝人皆說嚴公不好。想不是好人。秉鑑笑曰。說嚴公不好者。為救五虎也。五虎攻嚴公。而嚴公反救五虎。公以為何如。必正大感悟。及入對。力言起恆公忠無私。堡等處分過當。乃得改戍。秉鑑尋乞假至桂林。桂林陷。祝髮為僧。名西頑。久之返里。著田間易學十二卷。初從京房入。故言數頗詳。後乃兼求義理。以朱子為宗。又著田間詩學十二卷。謂詩與尚書春秋相表裏。必求之三禮以詳其制作。徵諸三傳以審其本末。稽之五雅以核其名物。博之竹書紀年皇王大紀以辨時代之異同。與情事之疑信。即今輿記以古之圖經。而參以平生所親歷。以小序首句為主。采諸儒論說。自注疏集傳外。凡二十家。持論精核。於名物訓詁山川地理。言之尤詳。秉鑑所著又有藏山閣彙。田間集。所知錄。年八十有二而終。小腆紀傳 國朝先正事略

永歷實錄晏霽明傳云。及幸肇慶。人士稍集。瞿式耜留守桂林。猶加意延恤。安慶錢秉鑑詩體整健。宜與李來年少善組飾。皆授庶吉士。

正鈞按飲光田間詩集卷十九客隱集癸丑康熙十一年有吳茂孫謁選都門晤問

有懷王而農一首云。憶昔分攜端水濱。同時去住困風塵。天南十載悲逋客。冀北三冬遇選人。吾道未妨蹤迹異。交情終在亂離親。衡山曾問牆東隱。聞說終年舊葛巾。癸丑去庚寅從王已二十四年。猶追憶及之。其與先生之交誼可知。茂孫名李芳。邵陽人。飲光著有所知錄。紀永歷元年至四年之事。蓋皆飲光所見而知者。黃梨洲文定三集方烈婦誌銘云。以余所見。唯所知錄。劫灰錄。庶幾與鄧光薦之填海錄。可攷信不誣。今按其書與永歷實錄所紀皆合。南雷之言信也。

(卷四終)

孔子年譜

見歷代尊孔記

陬大夫名紇。字叔梁。以勇力聞諸侯。娶魯施氏。生九女而無子。其妾生孟皮。字伯皮。有足疾。不任繼嗣。乃求婚於顏氏。顏氏有三女。其父問曰。陬大夫祖若父為卿士。乃先聖王之裔。今其人身長十尺。武力絕倫。吾甚喜之。雖年高性嚴。不足為疑。三子孰能為之妻。二女莫對。其幼徵在進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父曰。即爾能矣。遂以妻之。周靈王二十一年庚戌。即魯襄公二十二年。冬十月庚子日。孔子生。十月庚子。即今之八月二十七日。

一歲。在魯。

二歲。在魯。

三歲。聖父叔梁紇卒。葬於魯東防山。

四歲。在魯。是年弟子秦商生。

五歲。在魯。

六歲。為兒嬉戲。嘗陳俎豆。設禮容。是年弟子顏路生。

七歲。周靈王崩。景王立。

八歲。在魯。

九歲。在魯。是年弟子仲由生。

十歲。魯襄公薨。昭公立。

十一歲。在魯。是年弟子漆雕開生。

十二歲。在魯。

十三歲。在魯。

十四歲。在魯。

十五歲。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是年弟子閔損生。

十六歲。在魯。

十七歲。魯大夫孟懿子與兄南宮敬叔往學禮焉。

十八歲。在魯。

十九歲。娶宋元官氏。

第

九

期

報 學 山 船

二十歲。仕於魯為委吏。子鯉生。

二十一歲。為乘田吏。

二十二歲。在魯。

二十三歲。在魯。

二十四歲。聖母顏氏夫人卒。合葬於防。

二十五歲。在魯。

二十六歲。母喪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

二十七歲。邾子來朝。魯人叔孫昭子問官。對曰。吾祖也。我知之。

二十八歲。孔子往見邾子而學焉。既而告人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二十九歲。聞師襄善琴。遂適晉學之。是年弟子冉求商瞿梁鱣生。

三十歲。孔子自謂三十而立。是年弟子高柴巫馬施生。

三十一歲。齊景公遣使來聘。孔子適齊。

三十二歲。周景王崩。敬王立。孔子在齊。景公欲以廩丘之邑為孔子養。辭不受。謂弟

第 九 期

子曰。吾聞之。君子當有功受賞。今吾言而君未行。乃先賜邑。其不知丘亦甚矣。三十三歲。孔子在齊。景公舍於外館。周使至。言先王廟災。公曰。何王之廟。孔子曰。其釐王之廟乎。公曰。何以知之。孔子曰。釐王變文武之制。作玄黃華麗之飾。宮室崇峻。輿馬奢侈。天災所宜加也。既而使者報釐王廟災。公驚曰。善乎。聖人之智。過人遠矣。

三十四歲。訪樂於莒。弘謂劉文公曰。吾觀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龍頰。黃帝之形貌也。修肱而龜背。長九尺六寸。成湯之形體也。言必稱先王。躬履謙讓。洽聞強記。博物不窮。其聖人之與者乎。周使伯常騫問道。孔子曰。剛者必折。勁者數傷。倨者不親。利者必弊。此四者。君子之所戒也。孔子觀乎明堂。觀四門墉。有堯舜桀紂之象。又有周公抱成王。負斧辰朝諸侯之圖。謂從者曰。夫明鏡所以察形。往古所以知今。又入后稷廟。有金人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誠之哉。無多言。多言必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誠。無所行悔。勿謂何傷。其禍久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炤炤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爲江河。綿綿

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扎。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口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倚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慎德。使人慕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惑之。我獨不徙。內藏我智。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弗我害。誰能於此。江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而能下人。誠之哉。願謂弟子曰。小子識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

三十五歲。孔子與南宮敬叔適周。見老聃而問禮焉。老聃曰。子所言。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時則駕。不得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驕氣。與多慾態。色與淫志。皆無益於子之身。吾之所告子者。若此而已。

三十六歲。在齊聞韶。反乎魯。是年弟子樊須生。

三十七歲。自齊歸魯。見延陵季子聘於上國。季子之子死。孔子往觀其葬。曰。延陵季子。其合禮矣。

三十八歲。在魯。

三十九歲。在魯。是年弟子顏淵澹臺滅明生。

四十歲。子曰。四十而不惑。

四十一歲。在魯。

四十二歲。魯昭公薨。定公立。是年弟子公西赤生。

四十三歲。在陳。是年弟子有若生。

四十四歲。在魯。是年弟子卜商生。

四十五歲。在魯。是年弟子言偃生。

四十六歲。在魯。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問於守廟者。此謂何器。對曰。此爲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爲至誠。故常置之於坐側。願謂弟子曰。試注水焉。乃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夫子喟然歎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損之又損之之

第

九

期

道也。是年弟子魯參顏辛生。

四十七歲。魯定公以爲中都宰。制爲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強弱異任。男女別途。路無拾遺。器不雕僞。爲四寸之棺。五寸之槨。因丘陵爲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四方之諸侯則焉。定公謂孔子曰。學子此法。以治魯國何如。孔子對曰。雖天下可也。何但魯國而已哉。於是二年。定公以爲司空。乃別五土之性。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由司空爲魯大司寇。設法而不用。無奸民。

四十八歲。遷司空。是年弟子顓孫師生。

四十九歲。是年弟子宓不齊生。

五十歲。遷司寇。斷獄必平允。是年弟子叔仲會再孺曹卣伯虔生。

五十一歲。以司寇攝朝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於兩觀之下。子貢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爲政而始誅之。或者爲失乎。子曰。天下有大惡五。而竊盜不與焉。心逆而險。行僻而堅。言僞而辨。記醜而博。順非而飭。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少正卯皆兼有之。此乃人之奸雄。故不可赦也。

五十二歲。攝相事。魯定公與齊侯會於夾谷。將盟。齊人加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兵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對曰。而不返我汶陽之田。吾以供命者。亦如之。齊侯將設享禮。孔子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享而既具。是棄禮。若其不具。是用糝稗。用糝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乃不果享。

(未完)

雁影齋題跋卷三 續第八期

湘鄉李希聖亦元遺稿

重訂四書輯釋二十卷 元本

每半頁十二行。行二十三字。前有至正丙戌長至後七日汪克寬序。及卷首士毅與書賈劉叔簡書。均與四庫著錄本同。其改題輯釋章圖通義大成與所列名亦同。惟朱公遷約說提要誤作約旨耳。卷首有帶經堂陳氏藏書印。考帶經堂書目。此書下注曰元本。陸存齋儀顧堂題跋云。周季旣太守謂陳氏書目為其孫星村所偽造。以余觀方氏所得帶經堂本。亦不下數十種。知周氏之言為誣矣。錢竹汀養新錄云。公叔文子。朱注作公孫枝。王伯厚以為傳寫之誤。余見四書輯釋載朱文公論語注。公叔文子。魏大夫公孫拔也。又引吳程曰。拔皮八反。俗本作枝誤。即公叔發。乃知今世所行集注本非考亭之舊。王厚齋所見亦是誤本。今觀此本與錢氏所言合。然其書則不過與其所撰作義要訣。僅供場屋應試之需。猥雜庸陋。勢如亂絲。又為書賈所增竄。而胡廣等之四書大全。竟以此為藍本。五經大全皆鈔錄前人成認見李默續孤樹真談。永樂君臣之無識。貽笑至今。故雖明代學究如張自烈。亦知痛加攻

專 著 雁影齋題跋卷三

駁。至拊彈章。而王船山讀之。魏文毅纂之。則不可解矣。

儀禮十七卷 明繙宋本

每半頁八行。行十七字。卷首有佐伯文庫印。蓋得自日本。據海寧陳仲魚經籍跋文云。相傳爲明嘉靖中徐氏繙刻宋本三禮。此其一也。顧千里跋黃蕘圃嚴州本儀禮引日知錄云。十三經中儀禮脫誤尤多。士昏禮脫壻授綏云云一節十四字。賴有長安石經據補。而其注疏遂亡。又言鄉射脫士鹿中云云七字。士虞脫哭止云云七字。特性脫舉饌者祭云云十一字。少牢脫以授尸云云七字。以爲此秦火之未亡。而亡於監刻。今各條固儼然具在也。遂以爲希世之珍。此本敬字缺筆。徵讓等字不避。蓋天聖以前刻本。顧氏所舉經注脫文。一一皆在。雖係繙刻。而其原則在嚴本之前。紙墨絕精。猶係當時初印。固當與宋本同其寶貴也。顧亭林張蒿庵皆一代通儒。殫精經學。徧搜舊本。至於開成石經。獨不見此本。則自明代已流傳甚少矣。陳氏以亭林不見真本說文。足本廣韻。一例病之。非通論也。此本可以訂正今本者甚多。陳氏別有校記。其與唐石經合者。經籍跋文已臚舉之矣。

方輿勝覽七十卷 宋本

每半頁十四行。行二十八字。前有嘉熙己亥良月望日新安呂午序。後有穆自序。卷首有錢謙益印。朱文牧齋藏書印。白文李振宜印。朱文滄葦印。朱文目錄前有何焯之印。白文妃瞻印。朱文又有稽瑞樓及胡憲孚當湖小重山館胡氏籙江珍藏及蔣維基茹古精舍藏書等印。方氏所藏尙有一元本與此行款不同。此本爲絳雲舊物。庚寅之火。幸而僅存。考絳雲樓書目。地誌類有宋版方輿勝覽。即此本也。祝和父以朱子母黨嘗從之遊。獨留意詞章。頗與趙蕃相類。其爲此書據其自序。亦爲四六而設。與其所撰古今事文類聚。不過同爲釘銀之資。四庫目錄必以失地志古法譏之。則不察其用意之所在矣。方是時。南渡君臣湖山燕衍。已置中原於度外。此書及王象之輿地紀勝。甘泉岑氏南海伍氏兩刻本岑本附校勘記所記亦祇東南半壁。江淮以北。卽一字不登。與樂史太平寰宇記。詳列燕雲棄地者用意各殊。觀於一書。而宋之興亡。即可決矣。

戰國策十卷 元本

專著 雁影齋題跋卷三

每半頁十行。行二十字。前有泰定二年八月吳師道自序。後有至順四年七月吳師道自識。此本紙墨頗精。蓋吳氏自刻本。即四庫提要所謂舊有曲阜孔氏刊本。頗未是正。此本猶元時舊刻。較孔本多為可據者也。李錫齡刻入惜陰軒叢書中。惜未能一校。

東維子集三十一卷 元本

每半頁十二行。行二十四字。前有至正二十五年二月貝瓊序。此本為章憲所刊。屬瓊為之序。瓊本楊維禎門生也。卷首有烏程劉氏珍藏印。及疏雨薰習璜川吳氏收藏圖書印。吳名泰來即編彙印書目者也。四庫著錄本。僅從陶宗儀輟耕錄增入。辨統論於卷首。其餘分卷及句讀疑似之處。均旁注一句字。皆與此本同。四庫本方氏有震无咎齋。從文瀾閣傳寫者。但譌字甚多耳。

黃四如集四卷 元本

每半頁十行。行二十字。前有元至治三年清明後一日。清源傅定保序。此本乃仲元之子子材刻於閩。定保與仲元為宋咸淳辛未同榜進士。故子材屬為之序。卷

首有繡谷薰習。朱蟬華文吳焯文印。善繡谷亭舊藏也。書用綠色印行。於古今人名皆旁加匡廓。為從來槧本中所僅見。此本僅四卷。與提要所言諸本皆不合。惟杭董浦道古堂集所記與此本同。四如本講學家。而其為文頗掉弄腔拍。微傷自然。王漁洋稱其文贅牙詰曲。不諧於俗。非知四如者也。所為諸記。篇末多襲歐陽修豐樂亭記。書名之調。層見疊出。未免為壽陵之學步邯鄲。錢牧齋屢用余為誰虞山蒙叟錢謙益也。為吳艾正錢錄所詆。而不知始自四如。其夢筆記述見孔子授以二筆。皆圍徑三寸。漬墨甚濃。言之鑿鑿。紀曉嵐痛詆吳康齋日記屢夢文王孔子。尤侗明史樂府亦詆之。更不足辨矣。沈景倩野獲編云。本朝大儒吳康齋每太極浮薄者。遂以蘆服投其中。康齋受侮之多如此。而此則不置一詞。高下在心。宜姚姬傳之斥為猖獗也。錢竹汀據韓勅碑。及曲阜縣石刻。大中祥符封鄆國夫人制。句容縣石刻封鄆國夫人制。定聖妃為并官氏。非并官氏。畢秋帆續通鑑考異。又引柯氏宋史新編。正俗本家語之失。在漢學家以為創獲。而四如敘鄭雲我孔子年譜亦作并官。與黃萇圃所記之宋本東家雜記同。知其誤自元以後矣。李治敬齋古今叢集中有注卷七亦作并官氏。

及評語。皆鄙陋無足觀。不知何人所爲。提要以爲出其子。亦臆度之辭耳。

鄉媛記 舊抄本

字畫遒勁。明人抄本中之善者。有濟陽蔡廷植金匱蔡氏醉經軒讓王故國人家等印。卷尾有黃蕘園手跋。爲潘氏刻士禮居題跋時所未見。錄之於此。以當補遺。跋云。道光甲申長至月予有滂喜園之設。一時故家多有以書籍來售者。然爲長孫美瑤習業所收。在於易爲脫手。非儲藏可比。因遇舊刻名抄。老人書魔復動。不免流涎。近所收如黃山谷之大全集。此可爲吾家世守之寶。其餘經史子類。亦復檢取一二。蓄欲重舉祭書之典。卽不能盡屬宋刻。無妨稍變其例也。此舊抄鄉媛記。不知誰所抄。骨董鋪携來求售。始云祝京兆書。又云桑民懌書。此徒見序文而爲此言。毫無影響。其實就書中編次云云。又案諸圖記。當是姚汝積積茂善手抄。惜其人未知其詳耳。卷中又云國朝吳一標建先校序。中又云建先欽劄。是必先有刻本。而從此刻抄出者。乃舊刻未見。而今世傳本。止有毛氏津逮中本。其跋云有新安黃氏刻。與此序所云不同。而毛氏似亦未見此本。桑祝及屠之序。或明言之。

或晦言之。初不知其何故。而尤可笑者。在隱其序傳其書一語。更不知其何故矣。通校一過。與此序次迥殊。且有異同詳略。似此抄爲勝。惜舊刻不傳。無從識其面目爲恨。歲闌無閑錢置此。姑據此以待友朋之向我索屢賦中物而歸價者與之。亦可謂好事之至。季冬之二十二日。爲乙酉新春後五日見復生識。

藝餘類纂四十卷

國朝杭機撰。機字可庵。仁和人。杭董浦之父也。其書第一卷爲帝學聖文。二卷至三卷爲天文。四卷至七卷爲地理。八卷至九卷爲政術功勳。十卷爲刑法。十一卷至十二卷爲禮儀。十三至十五爲祭祀。十六十七爲音樂。十八至二十爲經典藝文。二十一至二十四爲武功。二十五至三十二爲人事。三十三爲釋道。三十四爲方術巧藝。三十五三十六爲居處。三十七爲產業。三十八爲珍寶布帛。三十九爲儀飾。四十爲食物。每門之中。又各分小目。所引之書。皆自本書錄出。與轉相稗販者不同。在類書中。尙爲有體要。卷首有序。乃雍正四年其子世駿所作。有篋而藏之。貽我後嗣等語。係董浦手蹟。此書世無刊本。故詳記之。

文選六十卷 元本

每半葉十行。行二十二字。前有昭明太子序。及李善進文選表。呂延祚進五臣集

注表。每卷標題於李善注上。次行有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伯顏助

率重刊。皆與天祿琳瑯書目所言照合。惟書目謂張伯顏無考。按錢竹汀養新錄

引鄭元祐僑吳集。有平江路總管致仕張公壙誌云。公諱世昌。字正卿。成宗賜名

伯顏。由將作院判官累任慶元路同知。延祐七年陞奉政大夫。池州路同知。泰定

五年改福寧州尹。後遷漳州路總管告老。以平江路總管致仕。即其人也。按伯顏

石尚存據卷首余璉序稱張正卿。證之竹汀之言爲不謬。當時館臣如彭元瑞號

爲淵博。何以疏略至此。又考蔣生沐東湖叢記。載陳仲魚元本文選跋云。凡六十

卷。目一卷。每葉二十行。行二十一字。每卷首題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

張伯顏助率重刊。元版不及宋版遠甚。以余所聞中吳藏書家。所有宋版。已多不

全。似未若斯之完善。復借鈕君非石所藏元版較之。惟末卷後。鈕本無監造路吏

劉晉英郡人葉誠十一字。此已剝蝕。其行欺字畫。纖毫畢合。或云明萬歷間金臺

汪諒所刊。未必然也。爰繙一過。始知汲古本所脫者。如上林賦。脫標郭璞注。思元賦。脫爛漫麗貌以迭遶二句。並注。陸士衡答賈長淵詩。脫魯公戾止哀服委蛇二句。並注。曹子建箴。引脫百年忽我遺生在華屋處二句。鮑明遠放歌行。脫今君有何疾。臨路獨遲回二句。七發。脫自太子有悅色。至然而有起色矣二段。共十九行。並注。宣德皇后令。脫標任彥昇三字。曹子建求通親親表。脫有不蒙施之物一句。若斯之類。遽數難終。惟封禪文。脫上帝垂恩儲祉將以慶成二句。元刊已脫。又如西都賦注。引三倉誤作王倉。閒居賦注。引韋孟詩誤作安革猛詩。元刊亦然。汲古本蓋仍其誤。而何義門亦不能校正云云。以陳氏所言考之。此本惟上林賦脫標郭璞注。餘皆不脫。封禪文所脫。及西都賦閒居賦誤字亦同。據卷首余璉序。大德九祀。越十有三載。再明年又未幾計之。當刻於英宗至治初。陳本行二十一字。故數七發所脫爲十九行。此本則十八行。陳本有卷末監造一行。卽天祿琳瑯後目所載之本。與此截然有二。明弘治元年。唐藩重繙此本。行款字數。纖悉皆同。但紙墨略新耳。文選自書錄解題有六臣之本。而單行李注。世遂罕傳。近世所通

行之本。惟汲古閣本耳。然四庫提要謂汲古本陸雲贈當詳答提兄機詩。注中有向日一條。濟曰一條。又贈張士然詩。注中有翰曰銑曰濟曰向日各一條。及左思魏都賦本張載注。乃俱題劉淵林名。羽獵賦用顏思古注。則竟漏本名。幽通賦用曹大家注。則散標句下。又文選之例。於作者皆書其字。而杜預春秋傳序。則獨題名。上十七卷末附載樂府君子行一篇。注曰李善本。古詞只三首。無此一篇。五臣本有以爲毛氏因六臣之本。削去五臣。獨留善注。故刊除不盡。未必真見單行本也。此本亦雜入五臣注。其他諸條與提要。所謂舛互者均合。蓋已非崇賢原本。然則毛氏所稱從宋本校正者。其言當亦不謬。提要疑爲毛氏所排纂。蓋館臣未見此本。故坐毛氏以贗古之罪耳。

(未完)

大學古本易解綴編 續第八期

應城易奉乾

緒言

易解正編既脫稿。及門讀之。生疑信二派。疑者曰。曾子曰云云有所承。似非發端語。信者曰。各章發端語多有所承。何獨疑於此章。且何不疑章句之於各章。而獨疑易解之於此章乎。互質於余。余曰。疑信皆是也。惟余則更有說。其語詳編中。著余此編。初仿或問之例。變通而成書。答案不一而足。學記云。教學相長。因念前編待詳者多。益復討論。或自撰稿。或口授由問難者照錄。固屬說經。兼有有為而發之言。積久成帙。恐或散佚。特從而次第之。取連綴之義。名曰綴編。綴音近贅。即謂之為贅編可也。奉乾自記。

大學古本易解綴編

大學小戴禮第四十二篇篇名凡上
經上凡三章計三百有二字蓋孔子所傳而曾子述之也謹按翟氏灝四書攷異
章分節之意見然編釋疏文覺其中有暗分章節之處焉氏宗亮作大學註分
為六章蓋亦本自孔疏云云又按朱氏彝尊經義考云朱子分大學經傳出自

專 著 大學古本易解綴編

專著 大學古本易解編

二

獨見據此是古本原有章次不分經傳至朱子章句始分之今訂古本自篇首至慎其獨也為經上會子曰至篇末為經下學者宜知經上為會子追述所聞夫子傳授之言經下為會子詳釋以告門人紀錄之言簡言之經上為孔子所垂之訓經下為會子所釋之辭此如周易一書出自義文周孔之筆而統名曰經則大準一書成於孔會之言而仍舊統名曰經自無疑義且為便解計經上分為三章經下分為五章是即經取孔疏析經為上下兩截又分章次之意而變通之也

第一章明親至善之道歸重於知止

大學之道至在止於至善十六字

此節為全書之綱領。○大學二字之解。有狹義。有廣義。狹義則或解為國學。或並書為大學。廣義則統鄉學國學通古之學今之學。合小成之學大成之學。汎而稱之之名辭也。今欲斷其應從狹義。應從廣義。當先讀大學。並讀堯典孟子學記以證之。大學一書之旨。明明德親民五字而已。格致誠正修明明德也。齊治平親民也。欲明明德於天下。將親民納入明明德中。皆以修身為本。身以內者以修身統之。身以外者由修身推之。猶是明明德以親民之義。此大學一書之旨也。書堯典紀堯之治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

於變時雍。言自明其德以及於民也。孟子述三代之教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言明於上以親於下也。庠序校鄉學也。學國學也。玩一皆字。鄉學國學之教實同。雖劉氏沅大學古本質言。有云大學對庠序校等鄉學言。夫子所言。則天子之大學。而夏氏力想菜根堂割記。則謂庠序學校之制。固是鄉爲小學。國爲大學。其實小學大學之教。並建於鄉。亦並建於朝。而皆受成於太學。胡氏渭大學翼真云。鄉學國學。各自有大小。不可以鄉爲小學。國爲大學。陳氏選小學集註。且明有家塾小學也。黨庠州序國學大學也之解。總之。大學者。統鄉學國學而言可知已。合堯典孟子觀之。古今治教之法。悉與大學一書之旨相通。又無可疑也。禮學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比年入學。中年攷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悅服。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陳子東塾讀書記引此經而按之曰。離經辨志。敬業樂羣。博習親師。論學取友者。格物致知之事也。知

類通達者。物格知至也。強立不反者。意誠心正身修也。化民易俗。近者悅服。遠者懷之者。家齊國治天下平也。大學篇首曰。大學之道學記亦曰。此大舉之道也。可見學記與大學相發明。觀陳子引學記證大學如此。則又合小成大成而明其爲大學之道也。如上諸說。足爲大學二字應從廣義解釋之明證矣。所謂道者。何道也。謹案明明德者。成己也。親民者。成物也。明明德以親民者。成己以成物。中庸所謂合外內之道也。自明明德言。則盡人以合天。自親民言。則體天以愛人。大學言天言人。可與中庸互證。然則其學即天人一貫之學。其道亦即天人一貫之道也。○明明德者。學之體也。謹按此句。自來解家有兩讀法。一明德二字連。一德字單出。前者如朱子章句所謂本體之明未嘗息者是。後者如李氏濬大學傳註所謂明而又明者是。余證之下文。則曾子三引書釋之。解得最透。其曰克明曰顯。諱者。解上一明字也。曰德曰天之明。命曰峻德者。解明德二字也。玩皆自明也。句可見是爲前說之證。或曰盤銘三語。正釋明明二字。蓋日新之謂盛德。其新而又新之謂。即明而又明之謂。是爲後說之證。惟取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及皆自明也。

三句反覆讀之。必如前者之讀法乃合。則所謂明明德云者。明其明德也。明其明德云者。曾子三引書釋之之說是也。就中惟顧諟天之明命句。非覆解之。其義不顯。是可於諸經中求其確解。左傳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此單解命字。中庸曰天命之謂性。此合解天命字。自天賦之曰命。自人得之曰性。故德卽性。乃人所受於天地之中以生者。大學之所謂明德。中庸之所謂性之德。同一物也。然則明明德者。性命之學。卽全其吾人所受於天地之中以生者是也。顧諟二字。朱子章句云。顧謂常目在之。陳氏天祥四書辨疑云。諟審念也。常心在之。如章句之說。乃參前倚衡之象。如四書辨疑之說。乃念茲在茲之象。兩常字下得最好。並透入日新三句之義。此與下文緝熙二字。及中庸文王之德之純。純亦不已二句。均有關會。而不啻皆爲此處註脚也。解家亦有兼存二說者。總之。曰明曰明明。皆盡人合天工夫。是爲成己之學。○親民者學之用也。謹案此句。程子讀親作新。以下文作新民爲證。然下文言自新之民。與此有別。徐氏陽明傳習錄。秦氏經學質疑錄。均辨之。張氏椿四書辨證。引舜典百姓不親。孟子小民親於下。證明親字。

應讀如字。然猶是民之親上。惟禮記王言篇云。上之親下也。如腹心。可以證明此親字。竊以親民兼廣狹二義。民人也。廣義則民字對天而言。統君民在內。即天生蒸民之民字。人羣是也。如下文作新民。惟民所止等句之民字。人不如鳥爲人君等句之人字。皆屬之。爲人君爲人臣爲人子爲人父與國人交五者。皆親民之事。孔子謂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亦是此意。此爲廢人倫之外教。亂大倫之隱士說法者也。狹義則民字對君師而言。即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之民字。羣黎百姓是也。如下文民不能忘。民之父母等句之民字。能教人有德。此有人等句之人字。皆屬之。爲民父母。所好好之。所惡惡之。即親民之義。中庸謂子庶民亦然。此爲暴君汙吏說法者也。雖兼二義。尤重狹義。總之。皆體天愛人也。是爲成物之學。○止於至善者。言體用之學。要做到恰好處。至善即所謂恰好處。有下文極字之義。止者做到恰好處。有下文用其極之義。玩止字至字。兼無過無不及而言。書所謂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中庸所謂時中是也。

(附問題)問大學是否三綱領。曰。此三句非平列。故曰。此節爲全書之綱領。又問

大學之名辭。固統所學地。所學時。所學事而泛稱之。地不分鄉國。時不判古今。無可疑矣。獨於所學之事。尙不能無疑焉。蓋學記本旨。七年小成。實成於致知之學。九年大成。實成於知至及身修之學。證之大學八條目。所特重者二條目之事。餘則統言之推言之而已。案語或未全合乎。曰。大學與中庸與學記相表裏。大學言修身爲本。身以內者以修身統之。身以外者由修身推之。此何待覆述。中庸言明善誠身。所以明而誠者。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也。學以知入。而以知行合一。成與大學首篇由明說到誠同旨。由此證之。大學乃一部兼言明誠之修身學無疑義矣。陳子蓋熟思之。而下此案語也。又問明明德句。朱子章句讀若明其明德。李氏傳註讀若明明其德。讀法不同。既聞之矣。註則執善乎。曰皆善。章句云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傳註云。德者性之仁義禮智也。惟以下文天之明命句證之。章句真有體認。又問有讀法不同而同解者乎。曰。安溪李氏大學古本說云。明德卽性也。劉氏大學古本質言云。德卽性也。此則讀法不同而解同也。又問此外別有異解乎。曰。宋以來學派。世稱爲儒釋合衍時

代。最近著家。有解作靈魂及性識者。誠知大學之所謂明德。與中庸之所謂性之德同物。則察訟之言可息矣。又問解家兼存二說者誰氏。曰劉氏大學古本質言。既云德字單出。又云謂為明德亦無害。是兩說原可兼存。余謂兩說不啻一說。且解經兼存二說者多矣。非創例也。又問雖兩說不啻一說。仍貴有折衷。既讀若明其明德。則是德本明而又明之也。願語我以明其本明之狀。曰明德不易形容。姑引朱斯行四書小參之說證明之。朱云。這個明德。如一顆寶珠。人人具足。其寶光皆所自有。但有迷悟。原無得失。故知明即明。明無別明。如雲開日現。垢盡鏡光云。此非言明其本明之象乎。朱子解此句。有為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之說。安溪李氏解此句。有昏於欲蔽於物之說。茲以日鏡喻其明。以雲垢喻其蔽。其義亦同。此下文言條目。所以有格物之工夫也。說見第二章。又問解止至善句有所本乎。曰江陵張氏云。大學所謂至善。中庸所謂中。皆事理當然恰好處云云。惠氏士奇大學說云。或不及或過之。皆非至善。至善者大中而已云云。此雖非余解所據以立說。而亦不得謂其說無所本也。且此句之至字。即中庸其至句之至

字引中庸爲證。同有至義。即同有無過無不及之義。所本在是。此可見大學中庸之相爲經緯也。又問如上云云。至善者恰好處也。無過無不及之名也。是之謂中。顧中者定名。敢問何以有時中之義。曰。體立而用以行。聖人之用。首在立人極。以下文證之。止於至善者。止於仁敬孝慈信也。分言之曰。仁敬孝慈信。合言之曰。至善。時乎爲人君。則仁爲至善。時乎爲人臣。則敬爲至善。時乎爲人子。則孝爲至善。時乎爲人父。則慈爲至善。時乎與國人交。則信爲至善。此五者在人。各有賢智之過與愚不肖之不及。虛則所謂止者。止於中也。仁敬孝慈信。各因其當然而用之。無過無不及。是謂中。是謂至善。是謂立人極。譬之於物。各物同有一中。物物又各有一中。各物同有一極。物物又各有一極。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者。君子之時中也。子思知此義。故言富貴貧賤夷狄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孟子知此義。故斥楊墨之爲我兼愛。並斥子莫之執中無權焉。易經首一卦。卽闡明斯義。周易折中引饒魯之說曰。一爻有一爻之中。如初九潛龍勿用。就以潛爲中。九二見龍在田。就以見爲中。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就以乾惕爲中。九四或躍在淵。就以或躍爲中。卦

有才有時有位不同。聖人使之無不和乎中云。又王氏紹奎周易象義合參補略全書。引乾艮二卦證時中之義曰。中以時爲主。如乾卦時當潛則潛。時當見則見。時當惕則惕。時當飛則飛。艮之象傳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觀此可以悟孔子聖之時之妙云。竊謂同一聖人。而清任和不若孔子之時爲集大成者。卽在是。然則庸孟周易之旨。皆所以闡明大學止至善之義者也。

知止而后有定。至慮而后能得。二十六字

此節承上止至善句說來。體用之學。悉莫能外。而關於體道者爲重。何以言之。性命之學。靜有存。動有察。而動察必根於靜存。故以知止入手。章句止者所當止之地。知之則志有定向。靜謂心不安動。安謂所處而安。茲更約言之。止者止點。定者定向。靜者不擾之謂。安者坦然自如之謂。曾子嘗言君子思不出其位。孟子稱曾子爲守約。而自謂不動心。得力皆在此處。試旁證以孟子之說。必有事焉。則知止而有定矣。而勿正。則定而靜矣。勿忘勿助。則靜而安矣。今欲從淺顯處說明。特以南鍼尺爲喻言之。如測量者不知定點所在。雖執有南鍼尺在手。仍是一不知止

之現象。止點所在。卽定點所在也。此時必以求定點爲事。旣知定點所在。乃位置此尺於平地。視準午綫而測之。則有定向矣。定向由定點而生。此知止而后有定之說也。旣有定向。此鍼尙妄動否。假使鍼未離手。手期其動而鍼亦動。或鍼尙注標。標引之動而鍼亦動。手期之於先。標引之於後。是正之之說。此皆未定以前恆有之事。斯以不免於擾。旣定矣。而勿正矣。則鍼何至有妄動而擾之候。此定而后能靜之說也。旣不擾而靜。此鍼果能安否。不離乎定向。是守其本然而無所忘。不移夫定向。是順其自然而無所助。謂爲所處而安。夫復何疑。且何有不坦然自如者。則見前此猶或強制。此時從容自在矣。前此猶或矜持。此時好整以暇矣。此靜而后能安之說也。養此心不動以至於是。則神明不亂。天君泰然。泰山崩於前而不驚。猛虎起於後而不懼。非神勇乎。是真反身而誠之意境。由是用志不紛。乃凝於神。而后能慮矣。慮善以動。動惟厥時。而后能得矣。性命之功如是。謹案此節道理。博大精深。此節工夫。爲用甚廣。明親兩項中。各項有之。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八條目中。各項亦皆有之。試觀曾子所釋各章內知字止字得字善字。散見者不一。

互文見義。可信其爲用之甚廣。就中最宜着眼者。於止知其所止一句。蓋親民本於明明德。專責其知於明明德者。故曰體用之學。悉莫能外。而關於體道者爲重也。

（附問題）問解止定靜安四字。前人亦有約言者乎。曰。王氏龍谿大學首章解義云。止與遷對。定與亂對。靜與動對。安與危對云云。此反證字義之說也。又問如王氏之說。似於層次尙有未顯處。曰。許氏謙讀大學叢說云。知止謂知至善所在。定以理言。靜以心言。安以身言。慮以處事言。得謂得其所止。又云。定靜安屬知。慮得屬行。定靜在事至之先。安在事至之際。慮在處事之時。得在應事之後。此則層次判然矣。又云。靜是心無紛擾。安是不手忙脚亂。此卽余前解靜安二字之義。又問解此節何以必引測量之說爲喻。曰。此如朱子解知止二字。引射者爲喻之意。測量者今日學校最普通之知識也。從最普通之知識指點。蓋欲學者人人易於了解。此處一關先打破。則一切疑團盡釋矣。周易一書。哲理最深。多取譬物象。今余竊取斯義。而以科學家言。顯明哲學之理。爲解經者創一別格也。又問劉氏大學

古本質言。有虛無清淨寂滅皆定靜安時景象二語。其說近似乎。曰聖學自有真。故前特引孟子之說爲證。其工夫處處用得着。故前引測量之喻。亦說得去。此節道理博大精深。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昔羅氏澤南師弟友朋講學。且根據此節以談兵略。可見任臨一境。任當一事。善用之皆有功效。邱氏倬所謂世之法家知之。兵家知之。文章家知之。下至農工商賈。無不知之者。以此聖言固包含萬有也。竊嘗謂周易一書。爲萬法之祖。大學一書。爲萬教之宗。是何也。同一周易也。有言理者。有言數者。有言象者。甚至醫家形家各有所言之易。同一大學也。有言道者。有言學者。有言治者。甚至老氏釋氏各有所言之大學。解大學二字爲大覺。解定字爲入定。解靜字爲清靜。而辨之曰有爲無爲諸法。律以援儒入墨之例。可稱曰二氏之大學。謂爲近似何不可之有哉。然亦不過曰近似而已。讀全書合觀本末始終。蓋有不能揜其異同之迹者也。

(完)

95X7

第九期

專著 大學古本易解總編

一四



文字學辨證 節錄編餘四則

瀏陽李 礫別樵

元與仁。二而一者也。善之初動曰元。故元从一。與人為善曰仁。故仁从二。易善之長也。復其見

天地之心乎。程子謂元亨利貞至誠无息。于動處見天地之心。元从一。从二。从人。从心。元氣動於上也。仁親也。从人。从二。春秋元命苞。立字二人為仁。在天元有。高意。元氣動於上也。仁親也。从人。从二。春秋元命苞。立字二人為仁。在天

為元氣在人為仁心。莫非生意之謂也。凡手足癱瘓曰不仁。生意傷於內也。天之意於何徵

之。試一舉曰。青青者其色耶。猗猗者其實耶。猗猗也。青東方色也。猗草木實。使塵世間無此

蒼翠者以點綴之。則宇宙亦黯黯而無色矣。再徵之動物。人類曰姓。畜類曰牲。使無

衆生以繁殖其間。則乾坤或幾乎息矣。姓人所生也。从女。生會意。牲亦从生。从牛。人

之起心動念。皆向生路上行。是謂性善。其出言也。常思有益於人。是之謂吉。性人之

善者也。从心生。吉善也。从士口。會意。張文端云。吉與善人之生意也。人之生意與天

與人相交。一言一語。皆須有益於人。便是善人。吉與善人之生意也。人之生意與天

之生意互相感召者也。故曰作善降百祥。吉自天祐之。證之經典。無或爽焉。張文端

慈心于物。不為一切害人之事。即一言一損于人。亦不輕發推之戒。殺生以惜物。命

慎。剪伐以養天和。無論冥報不爽。即胸中一段吉祥愷悌之氣。自然辰珍不干。而可

以長矣。易曰。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分別言之。明躁者必不吉。吉者必不躁也。夫子

言勝殘去殺。既得善人。猶俟之百年之後。於以知敷政優優而祿乃道。君子豈弟而

專 著 文 字 學 辨 證

民。斯。墜。將。欲。使。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於。照。姬。覆。育。之。下。夫。豈。可。語。於。急。功。好。利。之。輩。也。哉。之。適。聚。也。歷。息。也。日。知。錄。周。未。至。戰。國。之。際。史。之。所。錄。無。非。功。名。勢。利。之。徒。其。知。正。誼。不。謀。其。利。明。道。不。計。其。功。者。惟。董。仲。舒。一。人。而。已。也。古。歐。戰。之。後。外。人。講。求。哲。學。與。民。休。養。哲。學。者。以。戒。殘。殺。為。第。一。要。義。所。謂。吉。也。也。吉。文。作。壽。从。三。我。國。近。年。戰。禍。不。絕。死。亡。人。數。胡。可。紀。述。而。朝。野。相。欺。相。奪。相。殘。相。殺。之。機。莫。能。禁。止。論。者。方。謂。刦。煞。使。然。不。知。劫。奪。之。外。無。所。謂。刦。殘。殺。之。外。無。所。謂。煞。刦。也。煞。也。皆。人。民。罪。惡。所。造。成。者。也。人。欲。去。以。力。脅。止。曰。劫。劫。去。从。力。會。意。俗。作。刦。後。人。因。之。作。煞。實。殺。字。也。紀。文。達。筆。記。有。人。述。流。寇。事。因。歎。刦。殺。難。移。一。僧。云。刦。數。人。所。為。非。天。所。為。也。明。之。末。年。殺。戮。淫。掠。可。云。慘。矣。由。其。時。官。吏。貪。虐。民。俗。奸。盜。詐。偽。無。所。不。至。是。以。下。伏。怨。毒。上。干。神。怒。積。百。年。冤。憤。之。氣。今。謀。挽。救。之。法。必。使。大。衆。回。復。向。善。迪。吉。之。念。消。弭。殺。機。共。迓。天。和。宏。仁。德。培。元。氣。其。斯。吉。凶。貞。勝。之。理。也。乎。易。吉。凶。者。貞。勝。者。也。言。以。正。則。吉。善。可。勝。凶。殘。此。一。則。言。中。國。乎。禍。亂。不。能。諉。之。劫。運。當。從。人。民。心。理。上。革。除。罪。惡。為。挽。救。良。方。國。策。苟。無。歲。何。有。民。苟。無。民。何。有。君。民。以。食。為。天。有。食。然。後。能。養。歲。以。禾。為。主。禾。荒。即。為。凶。年。書。德。為。善。政。政。在。養。民。養。字。从。食。歲。以。禾。為。主。故。年。周。官。載。師。所。掌。宅。不。毛。者。出。里。布。田。不。耕。者。出。屋。粟。所。以。警。游。惰。者。如。此。乃。若。雅。詩。黍。與。稷。翼。翼。者。一。

專 著 文字學辨證

三

變而為秀驕驕茨楚楚。則又政煩賦重。有以致之。楚見小雅序。炎序人皆知天火為菽。川雖為

《而不知有田不耕之為蓄之烈也。》天火曰菽。從火。聲。籀文作災。《祖才切》。從川。傳借為夫至農。民不能畜積。工人失所。依據國之亡。其亦幸矣乎。《注》謂力田所蓄。災害字。積也。如言耕九餘三。耕三餘一。貨殖傳任氏非田畜所出。弗衣食是也。番所依據也。從工。會意。少。儀工。依於法。是也。且夫置吏以奉法也。其命在養民也。先王度地授民。首及荒政。卹民之心。於此可見。一者治民者也。左文十三年。傳命在養民。注。君以民為命。民得其養。即君命得其養矣。大司徒掌建邦之土地。是之圖。與其人民之數。其政首之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次之。以作息。六養萬民。是故離散者。以力勞來之。流亡者。以手安撫之。窮無告者。以爪提攜之。勅勞也。雁序。萬民離散。不安其居。宜王能勞來安之。撫定也。從手。古文作廷。從亡。又按撫也。讀若撫字。亦從亡。德不能行為人所引。曰。遷。二。字。並從允。一。曲。脛也。經作扈。一。從爪。後世官吏。以為犯法不足畏也。取民財不足恤也。及至螟螣孳生。饑饉降喪。則曰非我也。歲也。噫。證之文字。誰其尸之。螟。食穀心。蟻。食苗葉。蠹。食苗根。詩作騰。孟。吏冥冥犯。登。善乎師曠之言曰。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其上。以縱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左襄十四年傳。性即生也。言民生也。左傳。由是言之。降罰於吏。即譴見於歲。凡以為民也。嗚呼。可不懼哉。大明去其螟螣。及其蠹賊。無害我田穡。箋。明君以

第九期

言人無愛焉妖不自作故螟蟲之害許書認爲官吏犯法罔取民財所致

學記凡學官先事士先志故官从自即詩王事敦我之謂猶之師从自即易容民畜

衆之謂官吏事君也从自自猶衆也此與師同意注人衆自世人誤解自爲堆金

積玉之堆以爲人生以身發財者莫如作官與師旅長兩途行而自廢矣左襄十年

傳政以賄成而刑放於是學子喜混入政場以謀出路農民不樂田家作苦而願

從軍爲異日帶兵發財地位以致奔走形勢爭逐錐刀生財之人日少耗財之人日

多國家所以窮且亂也夫人民散處鄉村日從事於關土地治田野身無外慕則心

之所守者正而善日生故曰惟土物愛厥心臧若日日向城市徵逐以惰其四支蕩

其心志滋其淫侈長其澆薄根本之弗圖欲求風俗淳厚得乎管子曰四民勿使雜

處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子弟之學不勞

而能此正本清源之論也再觀於小宰聽官府之六計弊羣吏之法一廉善二廉能

五廉辨六廉辨而知古人所以課吏德行爲上才能次之敬與正所以立身行己法與辨所

以執中馭下要皆以廉爲本廉也者全其稜角葆其端方而不滑利以汨真也廉隅也稜

也。从滑其利。汨其真。則人心不可問矣。故古者取士曰興廉。調吏曰廉察。所以謹之於始。惡有冥升致富之希冀哉。易冥升在上消不富也言味味昔者鄭板橋有言今之人一捧書本。便想做官。如何攬取金錢。造大房屋。置多田產。起初便走錯路頭。後來越做越壞。總沒有箇好結果。蓋痛心疾首其言之也。此一則言人人羨慕作官或帶兵多賺錢以圖享用舒服

此中國窮而且亂之最大根源 享天下之大福者。必先天下之大勞。膺天下之至貴者。必執天下之至賤。是以殷王

小乙。使子舊勞於外。知小人之依。言稼穡為小周之后妃亦服澣濯之衣。修煩辱之

事。古先王之教。能事人而後能使人。其心不敢失於一物之細。而後可以勝天下之

大。以上節古者六藝不離射御。籟谷世宏六藝論禮樂以養仁書數以養智射御以

工聚焉致精於器械也以此造材考周官大馭戎僕齊僕道僕田僕馭夫諸職皆大

夫士為之。非如校人趣馬巫馬牧師庾人圉師圉人等有胥徒可役。貴賤所由別也。

記曰。射者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陳。竊以為御亦如之。故

聖門優為之。書曰。其侍御僕從。罔非正人。以且夕承弼厥辟。御固不重哉。於文。規从

夫。輦。亦。从。夫。輦。輦。車。也。从。車。从。夫。輦。亦。猶。渠。巨。或。从。矢。𠂔。射。本。字。亦。从。矢。明。六。藝。之。重。射。御。者。所。以。範。人。於。規。矩。之。正。涂。且。以。見。男。子。丈。夫。之。所。有。事。也。男。子。丈。夫。者。也。故。御。从。下。射。从。寸。規。矩。之。謂。也。射。者。不。中。反。求。諸。身。御。者。範。以。馳。驅。則。為。不。失。容。止。是。以。射。从。身。御。从。止。也。詩。淑。慎。爾。止。報。載。蘇。州。東。吳。太。學。生。陳。乃。聖。課。餘。拖。車。為。日。常。工。作。當。時。拖。車。同。志。意。見。一。輕。視。他。太。學。生。亦。不。過。拖。車。一。尊。重。他。雖。拖。車。却。是。讀。書。本。領。一。平。等。看。待。他。各。人。肯。以。力。氣。血。汗。去。換。金。錢。那。社。會。不。患。不。安。

事。其。言。曰。我。練。習。最。輕。而。易。舉。而。又。最。需。要。之。工。作。以。為。將。來。失。業。後。之。準。備。且。可。以。煅。煉。筋。骨。云。由。是。觀。之。有。職。業。者。必。有。學。問。有。真。學。問。者。決。不。厭。惡。卑。下。職。業。以。優。入。賢。聖。之。域。不。然。畢。業。失。業。洵。可。畏。哉。近。人。張。學。良。曰。畢。業。學。生。社。會。上。無。法。位。不。厭。惡。卑。下。職。業。乃。為。真。學。問。

文

苑

船山先師詩錄

陳簡討獻章 晚酌

周逸敬選

日暝風微柳市溪。分明莎徑未須迷。鶯聲過澗還如近。蝶翅因花亦屢低。
心迹同原聊共賞。乾坤雙歇恰單提。芒屨是處尋春好。不揀蒼苔與沁泥。

祝京兆允明 悲秋

獨坐不知秋日短。行年唯有鬢霜新。病過柳市愁京兆。驪記番禺狎海人。
泡影勳名消易得。牢騷日月閱來親。烏藤拄杖明朝事。怕見丹楓映水濱。

文苑

文錄

張資政墓志銘

湘潭王闈運王父佚稿

君諱修府。字允六。嘉定南翔里人也。祖父式楷。附貢生。承業履豐。遺榮高蹈。父諱家震。儒學彌昌。以貢生敍八品階官。行己端廉。謚為貞孝。君童龀。穎秀。神采蕭森。年十八。補縣學生員。俄舉進士第四。授翰林檢討。其時清華望重。褒博雍容。君家有餘金。才優文宴。聲名之美。羨若登仙。元二兵交。通諭團練。散賞投袂。躬督鄉軍。助克上海縣城。論功賞花翎。記名知府。補岳州遺缺。父喪未上。副都御史張公。方治徽防。奏留贊畫。服除。被詔書促赴湖南。題補永順知府。谿蠻荒獷。被以文風。流寇鴟鈔。揮之威武。先後捍龍山來賊數十萬。皆單騎入城。完守厲衆。士民一心。翔洽太和。偉績有聞。調長沙守。君愛才禮士。根於性命。見善猶己。惟日孜孜。外臺俗吏。弗能善也。假以微行。將至深劾。色斯守靜。退處八年。藩使王公。里閉同學。慕君才美。手書慰問。雖訪以

第九期

政事。衆未許其吏材。又例待原缺。邊苗荒瘠。閒居既久。殆絕饗餐。君傲然俗中。彌文彌潔。同治十年王公撫湘。始令權知永州。其守不堪居貧。遂八年而不復。君樂撫凋罷。鎮其豪族。搜巖考澗。披榛采蘭。徵匠蘇湖。教民蠶織。民日以休。躬日以瘁。債家徵急。官廚無火。或謀棄官。而鄉里敝殘。乃理前遷階。呈改道員。豈曰憚行。實艱載米。惟君以少年華腴之苑。文采冠時。耳厭於鼓。聲形勞於文簿。煩劇所不能困。卒自窘於飢寒。吁其異矣。君勞謙折節。下友學僮。見人卑約。至心悲閱。而苛於富貴。形之詞色。院司汎遇。例以疏狂。俾撰通志。未成而卒。時光緒六年九月庚辰。年五十有九。嗚呼。以其好善慈祥。陸嫻孝友。位不副德。且斬之年。天道杳然。公論未泯。誠可謂不陵不援。特立獨行之君子已。內秉剛正。外標倜儻。篤於師友。而不貪聲氣。故悲惜哀念。君者皆貧生賤士。其所識拔。必在幽靈。宜乎生不能振。沒而餘慟。後世之傳文章之譽。邈矣遐哉。何足計也。孤子貴昭。既返葬君子祖墓右塋。原曰沙涇。君弟廣文修事。述狀請銘。闔運以二永之政。具於民頌。發揮私慙。以諗三泉。其詞曰。

隆隆丁科。公卿雲起。有美一人。贊州之吏。文武並修。民屬如子。雖曰飲水。飢瘵弗止。

不能奮飛。遂終貧死。有友有徒。必凍必餒。欲弔以文。君為文累。謂君不仕。仕過畢。已命之終。窮。瞑斯脫。雁返於南。翔江山。靡迤地下。埋憂九京。歸美。

按右銘。吾師湘綺集中未刊。今袁子固出示。以其文其人。均可傳云。逸識

萬母馮太君墓誌銘

湘鄉王禮培佩初

禮教之潰決。于今為亟矣。婦道抑又甚焉。人倫造端乎夫婦。而夫婦之道。今為至苦。城闕之青衿。滌洎之芍藥。無論已。他離起于俄頃。奢侈習為故常。父兄師保。昔之所恃。為督飭者。彼方侈然。謂聖賢不足。法人言不足。惜矣。老友萬君元杰。一日出示其母馮太君事狀。屬禮培紀述。懿行。俾無忘先德。且曰元杰不自振作。今年八十。去母夫人之沒。若干年矣。失今不述。一旦填溝壑。先人艱難辛苦之行。誼。將遂泯然。不得託諸文字。以詔子孫。滄海橫流。文運亦丁其厄塞。吾子習於製作。於是敢請。禮培謹按事狀。太君姓馮氏。湘潭人。父故儒學訓導。傳習詩禮。太君姊妹怡怡無間言。凡夫女工刺繡之事。類無不能。事父母先意承志。料衣奉甘。本末無缺。年二十三。嬪於萬萬氏。為邑甲族。元杰父星榆先生。已補博士弟子員。蜚騰文譽。就館授徒。歲暮始一

第九期

歸家政之擯節酬酢。端藉太君一手一足之勞。雖然太君則富家女也。是難能也。咸豐戊午。星榆先生舉於鄉。太君始稍舒眉。而服務家庭。不改常度。於是星榆先生三上春官不第。歸自中州。飛沙眯目成眚。居恆鬱抑憤懣。會劉晏用士。偶縮權務。則以所入飲助昆弟。經商權子母。蓋太君實左右之。自奉極約。終身無金玉簪珥羅綺之飾。練裙縮袂。若農家嫗。或以爲言。太君曰。君子素位而行。吾以行吾素也。若歲時祭祀。款洽賓客。必精必潔。宗族親友。多有則效。生子三。民國壹不任事。會都督譚延闓厲性豪邁。跣跣不受羈束。然卒鮮過失。進取有方。入民國壹不任事。會都督譚延闓厲行畝捐法。乃獨走長沙。上書極陳民不堪再擾。得中止。邑人至今德之。禮培益嘆。母教之賢。其施於澤也。若是其遠矣乎。太君以庚辰年三月二十九日沒。孫兆鵬曾孫二廷璞述德。銘曰。

躋由富生。鮮知檢束。能克其身。婦德乃篤。吾將以託。載筆之末。而傳臣向列女之績。右銘係萬淡安由潭寄來行述並函於余。王君佩初見之。欣然作誌。茲念萬君八十在病。不忘顯揚。並將來書具載本報通訊欄。以見孝思。周逸識。

湘潭振武第二校放生池碑亭記

湘潭譚澤洋惠青

已則善矣。而不與人同。未善也。人則同矣。而弗及於物。亦未善也。天下有至善者。無或私之物。公而已矣。無不愛之物。暨而已矣。夫善而斬於暨。善其可量也哉。湘潭周芾棠先生。罄產興學。至八九次。人無賢否。莫不以爲難。誠哉其難矣。然未足以盡周君也。周君之志。方爲天地立心。爲萬物立命。以至誠惻怛。化除天下殘忍相殺害之習。虛空有盡。願望無窮。而其端則於放生池見之。放生池者。振武第二校園內之池也。園卽周君居處。並其宅皆屬公有。所謂無或私者。非耶。池故小魚塘。歲畜魚。值可十餘緡。周君曰。此非士君子事。旣畜之。復利之。不仁。攘貧民之業。不義。不仁不義。無以爲學子勸。於是因其舊。加深廣焉。而以爲放生之池。嘉樹蒼蔚。濃陰蔽左右。雖際炎歊。而淪漪不變。誠鱗介之樂園哉。余每造周君。樂其窅異。恆低徊不能去。而俯仰之際。疑身在濠濮間。與蒙莊相晤處。忘其爲天撼地岌。人欲橫流之世也。嘗值課後。有學童數人。偕來休息。覩游魚出泳。屑果餌飼之。相戒以勿恣。魚亦嗟嗒仰承。若解人意。余心異之。謂庶幾古史所稱。與物相友。而無矜物之心者。嗟乎。時至今日。人且

相食矣。何有於物哉。而藐爾童子。乃能充不忍之心。是豈無所自乎。於是又嘆周君用意之善。而無言之教。入人之深。收效於無形如此也。或者顧疑。此出世者所有事。然余讀列子。觀趙簡子放生云云。則古之士大夫類如此。而唐肅宗乾元中。詔天下臨池帶郭處。置放生池。凡八十一所。又何以稱耶。君灼知此舉。於育德尤要也。恐歲月久遠。或循而改之。乃列詞以請於政府。刊碑池上。垂爲永禁。碑既具。又爲亭而覆之。而以記屬余。余維聖人之教。尊德性。道問學。無偏廢也。今之學校。於問學之事。洵無乎不備矣。至於德性。內基於操存。外驗諸踐履。非一堂都講。所能竟其事。不列爲學科。亦勢使然耳。今既有此池。藉以示之。鵠俾知德莫大於好生。而性貴要。諸慈善如水漬物。入之以漸。於以葆其固有之良。而充其不忍之念。證諸所見童子之事。而其效昭然矣。後之君子。因其成效。如驂從斬。先後隨屬。以暨於無窮。斯周君之宏願。亦世道之幸也已。弟七十八甲子之乙亥歲某月譚澤洋記

李行我先生墓誌銘

長沙黃兆枚芥滄

士生。衰晚。不毀。方以爲通。誣誣守其潔芳。齟齬拂亂。至有隱慟。不忍言述之事。迫而

相逼。其憂傷困挫。方叢沓剝。耗無已而二三狷介之士。獨相從於荒寒寂寞中。話身世。吐肝膈。聲氣翕合。彼其心以爲此數子者。乃獨翛然於埃壘之外。宜乎神依志連。至死猶拳拳也。君諱世瑛。字仲林。晚號行我道人。長沙李氏。父諱紫林。世所稱惜陰山人者也。善畫。嘗爲長江圖。累幅軸。魄力雄肆。人爭重之。君少讀書不得志。親承家法。亦爲是圖。起姑蘇。訖湘潭。汶港。邑衆出沒於雲烟香霧間。余題之。謂不著江上下。與廢戰爭古今之迹。飄然意遠。君畫至多。其著者則王船山先生行迹一圖。按其箸述。與其年譜。鉤稽勘證。於先生出處大節。一展讀即瞭然在眼。又逐事別爲絕句如千首。船山書卷帙浩繁。以茲圖輔而行。尤易啓人敬慕。靡頑立懦之畫也。其次則歸去來兮一圖。取陶之詞。逐段分寫。孤情遠意。勃躍紙上。最爲精絕。從其姓歸於陶廣思安。思安雖在軍。獨好文。引交通流有襟抱者。藏爲家典。亦其宗之韻事。遊江寧二十餘年。以書畫見知於繆小山。嘗爲繪古忠孝事百幀。將刊行。繆先以上之張文襄。文襄賞之。不知何人乾沒。圖竟不返。辛亥後還長沙。以其族義塾地。與粟家牽涉成訟。粟故與君親。申憤粟之人。欺通書慷慨陳說。粟無辭詰駁。將謀委曲寢事。性峻抗。

家人敬憚。既析爨。有弟資工賈。兼瞻親戚貧乏者。人恃賴之。輟業則飢。君念弟負荷重。雖闕澀不肯累弟一錢。楊甥承禎因余始謁君。君知甥貧。歲且盡。杭以事召。苦無車船資。困不得行。則慨然太息。羅掘以贖。余爲堅卻。自與余交。才踰十年。其初郭東史賀俠公在鴻飛軒聯句時。猶未之識也。近益密。去年冬選事遺憂。常集酒樓歌館。送爲賓主。連夕而不厭。君既爲繪芥滄館圖。又爲繪江亭會飲。西山趁曉。十刹消閒。南河避暑。琴臺寄趣。皖江駐棹。明湖泛艇。莫愁吊古。玄武賞荷。雞鳴滄茗。掃葉題詩。雨花謁墓。雞林隨節。孤山問鶴。靈隱觀泉。韜光眺遠。十有六圖。裝池成冊。餘如麓山續學信陽。促駕草廡。燒鐙石村。息影諸圖。以病而止。許爲續繪。蓋贈余七十生日者。余生當秋晚。君不及期而沒。異時樽酒相歡。裙屐中竟無君。悲夫。以乙亥六月初六日卒。死別詞卽先一日作也。年六十有八。配同縣陳氏。又配江蘇六合王氏。女六。長次陳出。餘王出。皆嫁。其弟六女精鍼黹。日習於君。頗知六法。及笄而在室。勤侍君。先君一月而殞。君無子。將子其弟之子。葬於錦繡鎮三甲大山衝。其友黃兆枚哀而銘之。俾納於墓。銘曰。

君嘗笑謂其名得挂吾集。若為矜寵而有不死之心。然以君皎皎之身。處汝汝之世。雜迹市廛工肆。曾不能受一塵。言有章也。行有則也。今之古人。況書摩趙董之墨。畫踐元明作者之庭。予或藉君以不死。而君何反以云。茲之誌。愴懷生死之際。所以紀君抑以哭君。

按右銘係黃芥滄哭李行我之作。李之族人轉託社友劉仲方來函。以本報宗旨。提倡國學。闡揚忠孝節義及潛德幽光之事。故以此銘屬登。原稿前綴有李行我死別詞等語一段。未錄。 編者識

跋松貞竹孝圖

湘鄉顏昌曉息盒

右松貞竹孝圖。長沙陳遁叟為其宗人杏聽農部之祖母姚太君作也。太君妙齡矢節。撫子承祀。誨育諸孫。成立於學。貞壽九十。及見農部成進士。祿養以終。天之報施善人。果不爽也。曾子謂臨大節而不可奪。即可以託孤寄命之君子。太君蓋其倫矣。遁叟為此圖。狀農部童時。總角讀書。婉孌太君之側。太君蒼顏白髮。椎髻布衫。手操靈壽杖。隱几危坐。視農部諷誦。形情宛然。宅邊孤松矗立。蒼稜錯落。圓蓋枝撐。以象

太君歲寒之勁節。其右纖竹萬个。梢影參差。隱示太君孫曾之蕃盛。此作者之微意也。農部國變後。息影丘園。以詩酒文學自娛。所爲立身行己。揚名顯親。庶無媿焉。而於太君峻節高行。既請寮友趙御史作傳。又得遁叟此圖。博徵題詠。所以報太君之德。流芳躅於無窮者。意靡弗至。豈惟篤於親親哉。令人學然思三代之隆。景仁孝之治者。非此圖也歟。

跋蟹山風木圖

前人

第九期

方生旭芝。繪其考鶴卿先生杖履題咏之蹟。爲蟹山風木圖十二幅。屬題其端。旭芝可謂不死其親矣。雖然未之至也。莊生云。券內者行乎無名。卷外者志乎期費。人見其跋。猶之魁然。昔有圖父母塋墓爲寓思圖。以示呂涇野者。涇野曰。此誠孝子思親至意。然思塋墓不若思形容。思形容不若思心志。思心志不若思其所遺於我者。所望於我者。而光大之。苟思其遺於我者。而光大之。則凡寓形宇內者。皆可思之。使得其所。而無負於親。豈非學者之志哉。故君子惕思而後寓思也。旭芝偷聞涇野之言。而惕然其思乎。

曹氏學田記

前人

曹拱臣先生。歷官湖北施南府知府。國變後。棄官歸里。既十有五年。歲在丙寅。乃承祖父道南公遺訓。捐置歸德九都水田百畝於西亭曹氏宗祠。而與族人約。別於祠產。擇族中之賢主管之。時其出納而儲其息。歲疏學童七歲以上至十二。貧而失學者。資之。令就所居地學。其年逾十二未登十六。習藝徒者。給如所需之數。息無虛糜。產無典賣。刊石豎碑以垂久遠。昔范文正公置田贍族人。至今蘇常范氏世食其德。錢公輔作義田記。稱其規模宏遠。賢於晏平仲仁及三族。以視今之高爵厚祿。恣一己無等之養。坐視族親操壺瓢為溝中瘠。莫之省憂者。何其遠耶。雖然。分人以財。不若教人以善之為愈也。贍人之身。不若成人之藝之為益也。今先生置田雖祇十一於范氏。而之以施於學藝。則所以嘉惠族衆。令無棄民。以光大曹氏之門祚者。德量殊未有涯。豈第如范氏之族無凍餒之民而已哉。是在繼起有賢。能善承先生之志而恢弘之耳。

安化羅次龍先生詩經解鈔序

長沙任福黎壽國

第 九 期

曩者甲申乙酉之交。余隨侍先伯兄內翰壽文先生。讀書麓山。法越方急。時雖髫齡。已有戡定中外之志。故於研究經史義理諸書之外。輒喜言兵。一時鉅人長德。咸樂與游。隱隱以天下付託自任。而寧鄉陳錫齡先生毓。長余卅歲。行爲二老。比於阿衡尙父。不知其爲狂也。陳先生博通朱陸之學。身長六尺。聲如洪鐘。力震屋瓦。尤善爲輿地兵家言。餘姚朱學使道然。督學湖南所識拔士。其湘英文挹。刻有先生制藝。清代二百餘年。湘省大吏。提倡古學者。南海吳荷屋外。厥推道然。而識拔先生於聲影岑寂之外。亦可見一斑矣。未幾數年。而安化羅君次龍。復與余叔兄壽華同居麓山。稱莫逆交。伯兄亦時時稱羅君。獨余抱病家居。未得之見。甲午之役。余奔走遼渤齊魯間。欲與天下豪傑。挽救危亡。出入艱險。九死不悔。鮮臺旣割。國勢益屨。南嶺北塞。車輒相尋。萬里庭戶。席不暇暖。故鄉舊雨。晤日鮮矣。滄桑迭換。余遂息影林泉。不問世事。反得以其寬閒歲月。杖策優游。且時與羅君相晤。久而彌篤。一日。羅君以詩經鮮鈔屬序。余受而讀之。事冗多牽。未及卒業。乃僭書其端曰。聖人以詩禮設教。故弟子必興於詩。過庭之訓。亦以是始。興觀羣怨之情。平則可以理一身者。卽可以理萬

事。二南敷化。蓋所以正一身。朝廷百官萬民者。皆於幃房始之。情欲之感。無介於儀容。宴私之意。不形於動靜。則其且明屋漏。可想矣。以之治心。則心明。以之判事。則事察。以之好賢。則賢悅。以之愛民。則民感。豈與夫後世。耽吟風月。怡情山水。忘君父之憂危。昧臣民之疾苦者。所可同日語耶。故曰。有關雝麟趾之精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詩教之關於天下。如此其重也。學者不察。或侈談夫鳥獸草木之名。或拘泥於佻達淫奔之說。此皆治詩者之過。非聖人刪詩之意。或且附會邪說。迎合時潮。則誣經侮聖。其罪大矣。先伯兄生平學術。淹雅淵懿。博綜漢宋。兼貫中西。然篤守程朱。不稍假借。獨於治詩。多崇毛鄭。蓋學術之貴有師承。不貴創獲。後世之望文生義。穿鑿附會。匪惟不足與道古。亦不足與論今也。羅君之詩經鮮鈔。崇四家之詩。秉先儒之說。不矜門戶。不尚意氣。一准於性情之正。而合於無邪之旨。蓋其有功於經。與承學之士。匪淺也。獨憾不得起吾先伯兄。與吾先友。快談激賞。共浮大白。匪風下泉之歎。其有已乎。然先伯兄平日之所稱許。與羅君數十年治詩之勤。其爲可寶貴無疑。他日右文稽古。必有好學深思之士。徵取刊布。端學術。廣治化。豈淺鮮哉。故余樂得

拜乎盥手書之。敬爲天下一言。羅君長余數歲。爲文信公會孫。辛卯科副貢。政變後。杜門不出。其風節可嘉。不失典範云。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乙亥歲仲春。愚弟長沙任福黎拜序。

賀王處士叔良窮書

湘潭周逸木崖

潭州王子。名叔良。有蛟龍志。文苑才。白其目。稿其形。冰其心。胸中所藏。皆十二萬年奇怪之物。王子自歎曰。古人已往。知己難逢。坎坷已極。憤恨莫伸。山之巔。水之涯。笑而悲。悲而哭。終日傍徨於宇宙。聲名連不達於有司。悲哉王子。困於螻蟻。且有歲矣。清光緒末。識王子於邑中。兩湖之西窓。孤鏡明電之下。始與之譚。渺無四座之驚。九洲之概。徐徐如黃鶯花外。嚶嚶和而清。且淒焉。聞之心欲碎。魄欲裂。突然如過雷霆之猛。風雨之狂。江海之奔騰。萬丈山谷之應響。千里。捶胸拔地。慷慨淒涼。雄壯其聲。磅礴其氣。空中樓閣。變幻萬端。陶然樂乎抑鬱之外。戚戚乎心不得安。言不得訴。若有感於其間也。嗚呼。蒼海橫流。羣龍見首。獨王子別有吞吐環球之慨。懷奇負異。亘古今。窮天地。而不變其初。昭昭與日月行者。又王子獨能有也。王子之所謂是者。

正世俗之所謂非也。其不能逃世俗之所謂非者。又王子之所謂是也。嗚呼。王子處斯世。宜其不合於卑污。而合於清流。况斯世貴濁。尤貴實緣諂諛之流。鷄鳴狗盜之能。若是者。無惑乎王子之不顯而窮且困也。窮乎哉。樂詩書。困乎哉。傲王侯。雖然。王子之所以窮。正造物之所以玉成其才。而欲富其身焉。且王子之窮。不過窮其肉。而不能窮其骨。不能窮其骨。終莫能而窮焉。故韓愈之送窮。而終不能免其不窮。王子之能處窮。而終或不窮。其窮亦未可知也。悲哉。王子之引吾爲知己也。豈其以吾可爲同調耶。抑天特遣王子與吾譚窮論困耶。不然。吾與王子何不同遇於揚眉吐氣之地。而獨同遇於天涯淪落之中。拔劍慷慨。悲歌之際。吾何以自慰哉。吾又何以慰王子哉。孟軻氏有言曰。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然後舉而加之萬民之上。吾欲與王子共勉之。庶天下之譚交者。知所歸焉。今館中課畢。日莫風清。方識王子之窮。故不敢匿王子之志。遂放筆以紀王子之窮。抑亦不平之鳴歟。又從而賀之曰。

賀子窮兮學問通。學問通時賀子窮。造物生才豈如此。春波萬丈起蛟龍。

右文係余少年之作。曾被人易名竊刊。茲檢舊稿存之。以紀其實。且重友誼。逸識
慈利姜君墓誌銘

岳陽李澄宇洞庭

第 九 期
君諱清珩。字楚白。湖南慈利人也。其先世國孝。清嘉慶中自沅陵舒溪口遷慈利岩
門水。爲岩門水姜氏。世務東作。大父順祖始讀書。屢試不第。父官均亦讀書。以心疾
未竟厥業。歿之日。君十三歲。伯兄清璋入泮未久。方肆力科舉文。且治宋學。仲兄清
璠喜漁獵。不事家人生產。家事一倚君。越十五載。母米氏歿。伯兄割臂療母未效。傷
重甚。家貧。食者又衆。君治喪侍疾。問米鹽瑣屑。夙夜蹙蹙。弗自知苦。明年奉家事。伯
兄懋遷於外。無何致緡三千餘。慕陶朱公之爲人。欲有以散之。常謂論語重善人。易
稱積善。而子產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非之。某不敢望爲邦。竊有志積善。行一
善而利大且久者。其惟興梁乎。於是清宣統己酉之歲。君建岩溪橋。岩溪道君宅前。
龍潭河上流。卽岩門水也。明年橋成。長五丈。高三丈餘。橋東爲同善堂一。附義租入
石。護橋及施櫬各事。隸焉。是役費緡二千餘。取自君。猶以爲未罄。明年辛亥。建箭竹
背橋。箭竹背距君宅十二里。龍潭河上流支水經此。橋亦長五丈。高三丈餘。雖曰醮

贊。然君自是罄舊緡且舉債矣。易朔後。建桃源麻溪橋。黃石橋。慈利零溪橋。皆釀賞。長皆過岩溪箭竹背二橋。而黃石橋長二十餘丈。工最巨。君建橋每晏眠蚤起。衣褐卷袖。督工役。揣量木石。不毫忽浪耗。又嘗創崇祠縣城。辦小學龍市。率團隊討賊湯溪。衆至今頌賴。他善累累。更未易悉數。君卒不數月。湘大府表其閭曰行義濟人。宜哉。君有子二。丕承。長謀。並戮力國事。有勛烈。孫四。盛嶽。盛岸。盛峻。盛岐。君生清光緒三年丁丑十一月二十六日。卒民國二十二年癸酉三月初三日。春秋五十有六。葬常德德山。首某趾某。丕承以狀乞銘墓。銘曰。

孝弟仁本。道濟天下。遠大孰營。小近勤野。是心天祐。後有達者。逝矣永生。文豈譽也。花朝醜唱集序

長沙陳繼訓杏驄

乙亥花朝。醜陵袁君鍊人。招飲城南寓齋。繼訓與武進王君素生。湘陰巢君懋丞。長沙劉君篋生。泉余同年友醜陵卜芸菴。湘鄉蕭理衡。岳陽鄧瑾珊。湘潭胡問村。長沙魏肖梅。諸君咸與。鍊人有詩紀事。越日。芸菴講集於鍊人主辦之交通學校。校即洪恩寺舊址。芸菴有詩次袁韻。諸君屬而和之。惟余擱繫人事。缺然久不報。芸菴登前

第九期

韻以速。爲誦二章。都二百餘首。裊然巨帙。屬余綴言其崑。湖湘騷雅之地。自昔雄於詩者。唐李羣玉最著。元代茶陵有陳泰者。擅詞行。嶽奇磊落。著有所安遺集。庫目稱氣格似李白。造句類李賀溫庭筠。王阮亭推其在元諸名家中。當居虞道園之下。諸公之上。惜位卑名不甚彰。至明李文正公東陽。始大顯。公嘗謂吾楚人多不好爲詩。能詩者莫吳越若。似未爲定論。特不若吳越之靡耳。沔於有清。曾羅胡左。勳業震爍。而詞人鉅儒。代興者衆。前遂踵繼。其光燁然。張度西。唐六枳。鄧湘皋。歐陽欄東。何子貞。鄧彌之。諸著宿。掉鞅詞壇。無媿作者。若夫王而農。魏默深。湯海秋。曾文正。吳南屏。郭養知。王緇綺。王蔡園。經術文章。不媿工詩者。又未易歷歷而道也。茲之所輯。遠師宋人月泉吟社。近倣鄉先輩同治王申展襖絮園。光緒丙戌展重九碧湖。而碧湖尤爲著稱。碧湖者。城北開佛寺碧浪湖也。馬氏遺蹟之所存。吾宗程初提軍。禮賢好客。築亭觴咏於此。藏鈎選勝。因以名社。養知老人。實爲盟主。王雁峯太史有句調之云。湘中近事君知否。碧浪湖邊多鱗魚。當時文酒之盛。略可觀矣。鼎革後。兵戈慘黷。流風寢歇。社址淪爲五磔。貞元詞客。蕭瑟殆盡。喪哀湖上。烏能無數窮百六之感耶。是

集。未。知。較。絜。園。碧。湖。諸。先。輩。何。如。要。之。流。連。景。光。懷。物。寄。嫺。振。遺。響。寫。幽。思。鏤。鉅。肝。
腎。彫。今。潤。古。鬪。險。奇。視。吳。越。之。靡。又。一。道。也。詩。者。情。志。之。所。發。悲。歡。視。所。觸。遷。展。
襖。也。展。重。九。也。花。朝。也。今。之。所。值。擬。諸。同。光。河。山。風。景。天。時。人。事。處。境。攸。異。詩。亦。隨。
之。杜。工。部。詩。感。時。花。濺。淚。花。何。由。淚。以。為。淚。斯。淚。焉。耳。花。歟。淚。歟。讀。者。當。自。得。之。

詩 錄

謁船山先生祠 乙亥

湘陰仇 鰲亦山

故。宅。深。山。裏。春。陰。覆。草。堂。雲。歸。雙。柏。樹。人。去。一。龕。香。白。首。書。千。卷。黃。冠。淚。萬。行。漫。天。
風。雨。急。未。感。石。船。荒。

王船山先生行迹圖紀詠 三十一首

長沙李世璣行我遺稿

風泊城陵磯圖

滿。江。風。厲。阻。歸。舟。晚。泊。荒。磯。各。自。愁。步。到。岳。侯。祠。外。望。一。聯。題。柱。足。千。秋。

先生憩岳陽岳侯祠。有題柱聯云。為臣死忠。為子死孝。大丈夫當如此矣。南人歸
南。北人歸北。小朝廷豈求活耶。

大會同人於黃鶴樓圖

百人拈韻賦詩工雅集高樓輿倍濃待到棘闈秋試罷弟兄聯袂快登龍

明崇禎十五年先生會同人於黃鶴樓與者百餘人拈韻賦詩是歲先生申試第五名先生之兄石崖先生中試第四十名

同遊龍沙寺圖

龍沙古寺曲江濱舉主招遊契合真回首山河幸無恙素沙環擁白如銀

蓮峯避亂圖

弟兄同自楚江歸沱霧妖氛四面圖匿迹深山緣避亂蓮花峯下雨霏微

臺源寺圖

險阻艱難已飽諳亂離身世有誰堪良儔有絮勞相贈歸賦無衣祇自慚

黑山訪址圖

訪址營庵至黑山鐵牛庵外共盤桓從知戀響芳臺下好把吟窠信手安

清順治元年先生將營續夢庵同夏公汝弼訪址至黑山抵鐵牛庵忽不喜往登

至門望獅子峯。登巒響臺。緣一奇石曲折而上。忽得方址。巋然可臺。

二賢祠圖

堵撫當年拜古祠。嶽雲深處步遲遲。逢僧欲訪遺臣宅。祇嘆前途路險巖。

順治二年。湖廣總督堵公胤錫登嶽峯。於方廣拜二賢祠。從寺僧問先生及石巖公避兵處。將往續夢庵。以道險止。

同遊石角山圖

侍父從遊興不窮。奇觀山下紀行蹤。傷心一代興亡感。都在荒煙落照中。

同登浮湘亭圖

世變君奔國步更。浮湘亭上話三生。回看昔日登臨地。徒使英雄淚欲傾。

困居半架山圖

征夫同困碧山頭。相對無言泣楚囚。靈雨苦經彌月久。一絲一點一聲愁。

武夷公臥病潛聖峯圖

親老年衰病日侵。呻吟不作苦難禁。可憐日落黃昏後。遊子歸來淚欲傾。

舟過滇江峽圖

軍。潰。衡。陽。曉。角。哀。閒。關。跋。涉。費。疑。猜。一。帆。渡。過。滇。江。峽。震。耳。湘。聲。滾。滾。來。

繫龍洲圖

繫。龍。洲。畔。片。帆。過。擘。鼓。聲。中。客。感。多。極。日。鄉。關。歸。思。切。干。戈。其。奈。未。休。何。

耐園侍養圖

行。人。初。自。桂。林。歸。整。理。殘。書。入。舊。閣。遙。望。西。山。愁。日。暮。耐。園。門。內。戀。春。暉。

徙居耶薑山圖

天。崩。地。坼。戰。雲。屯。鐵。馬。金。戈。四。處。驚。朝。市。徧。成。荆。棘。影。徙。居。蒸。山。俟。河。清。

寓居僧寺圖

寓。居。僧。寺。說。春。秋。日。見。春。王。在。卷。頭。笑。問。龕。中。彌。勒。佛。爲。誰。歡。喜。爲。誰。憂。

鐵牆幻圖

一。路。看。花。過。小。溪。春。深。三。月。柳。初。齊。王。郎。宅。裏。靈。谿。句。千。古。流。傳。合。品。題。

涓水月泛圖

渭水澄清一色平。謫仙招泛試新晴。請看皓月圓如鏡。似到春宵分外明。

風泊青草湖圖

晚泊湘陰青草湖。湖邊風惡一舟孤。未知故里衡陽岸。帶得家書到此無。

重登回雁峯圖

探幽重到嶽巖東。携手同看七二峯。峯外一峯回雁影。雀峨高立白雲中。

風泊昭潭圖

昭潭風泊不成行。四顧蒼茫野色昏。惟有灘江千古月。年年長照兩姬魂。

斗嶺圖

陡驚風火照平川。斗嶺經過思悄然。惟愛東流湘水碧。一重波湧一重蓮。

過李爲好小居圖

小居過訪笑談親。到老交情轉見深。一夕淹留春病減。好將佳句慰知音。

省兄長夏庵圖

桃花爛漫柳絲勻。長夏庵前景物新。陟彼高岡一瞻望。白頭兄弟老彌親。

過先開上人精舍圖

靜館空林曙色催。一株丹桂向窗開。請看葉底黃金蕊。昨日移從月裏來。

夜宿明谿寺圖

荒巖古寺夏生寒。夢裏鐘聲月影殘。偶賦詩篇破岑寂。與僧同伴佛燈看。

耐園奔喪圖

耐園花萼痛凋殘。兩袖風清淚不乾。獨上鵲橋原上望。可憐孤雁入雲寒。

重過三座山圖

三座山前秋色昏。偶逢良友慶生存。丹楓葉落漁灣冷。半是啼痕半血痕。

蕉畦授經圖

蕉畦卜築草堂東。門外新題兩字紅。坐擁一氈青到老。祇將經葉繼家風。

深山寫照圖

山林野史復相逢。十載依違渴念同。寫取千絲霜雪影。相看仍似舊時容。

大羅山圖

大羅山上白雲封。百尺豐碑夕照紅。亮節高風一迴溯。遺蹤都在畫圖中。
明遺軼事紀略咏十五首
長沙黃 鞏子固

自世易代更。文質異尚。顯諱攸殊。本欲偕我宗盟。博採遺編。故籍神野逸聞。詳加討論。釐正舊典。以示來茲。而知德者鮮。同心實難。天未厭亂。民無悔禍。世既滔滔。家更靡靡。分崩離析。濟水附塗。小慧好行。大道罔識。慨分修支帙。因仍固陋。踵襲謬訛。未審立言。難為典要。愚窮老家居。眇焉寡儔。精力既衰。搜討難任。撫此遷流。益滋惶懼。編次紀綱。不願謗議。舉所聞知。尙論人世。作明遺事紀略咏。匪示盡心。實資輿感。凡我宗盟。尙監斯志。

書紀癸甲

公諱學謙。字又謙。號天益。明選拔貢。兩中副榜。任廣東樂昌教諭。調陝西興平知縣。見時政日非。告歸述古。箸周易括象。三禮辨疑。共百有二十八卷。紫巖文集。照盃亭詩集。國破後。感歎悲吟。隆永建號。徵亦勿就。有與某御史及編沅巡撫傳上瑞將軍胡近雲諸詩。皆自言其志。編書紀年。止於癸甲。不知

懷宗以後歲月也。年七十一終。
 大運難回。早脫簪。一編存古。自存今。我傷飢溺。民無拯。誰挽狂瀾。陸半沈。沽酒謝人。
 紅日落。提筐采藥。白雲深。此情已逐。羲皇上。周粟商薇。兩不歆。

殉夫殯

蔣孺人天益公嬪也。公考終。孺人置幼子於懷。營殯殮畢。五日。亦自殉。其時
 王應熊。樊一衡。潰師江上。相繼致命。長沙之烽火益劇。胡近雲。長瀏守險之
 鎮。兵動。永曆之奔。南日亟也。

赤子呱呱。猶在抱。蒼髯弗弗。已辭塵。雄兵近。潰驚江上。楛矣遙飛。集比鄰。曾共天涯。
 經百死。好隨地下。亦同仁。莫嗟予。季難捐。愛偕老。西山附逸民。

哀湘吟

學良字達之。號眉最。明癸酉舉人。慟友人馮公棖。被獲罵賊不屈死。披髮入
 山。簪哀湘吟。歷朝詩史。國破後。感憤而死。
 浩劫紅羊。運已庀。十人九死。未遑論。臬卿罵賊。剗公舌。屈子憂時。譜國魂。湘冢三年。

流碧血。楚氛四塞鬱黃昏。哀吟詩史成天問。直訴乾坤萬古冤。

醉辭親友

學恆字以占。號小清。明增生。世亂載酒嘯歌一室。鼎革後。悽然感歎。一日趣家人供具。徧集親友。悲歌竟日。飲曰。斯世滔滔。吾返青松白楊間矣。不得復與諸公聚首。客去。沐浴更衣。詰旦。命家人羅拜端坐而逝。

滄桑無賴。醉為鄉。惹得千秋說楚狂。蹙蹙中原。瞻靡騁。潛潛南國。孰維綱。永熙人物。糟邱老。唐宋衣冠。夜雨涼。分手莫辭觴。十進陽關。明日盡松楊。

建庵萬山

學俊字蘇門。號龍蟠。明歲貢生。世亂遊心仙佛。建庵於萬家坳山谷中。日游咏焉。國破後。遂隱不出。

窮岩孤嘯。飲煙霞。太息平原拱蔓。奢衢道。幾時驅虎豹。河山猶是走龍蛇。已聞天府。非王國。直把蕪城賦。帝家結宇空門。聊自在。施檀一片度年華。

明處士

文苑詩錄

學雅字從之。世亂不屑祿仕。兄弟叔姪相師友。敦行勵節。鼎革後。闕然澗谷。萬緣俱謝。考終囑題明處士。

澗谷盤窩。謝俗騶。儵然鹿豕。與為遊。一門師友。猶躡躑。萬里風雲。靜睫眸。問曆不知。今甲子。編書仍數古。春秋何須天。蓋營樓閣。處士題名。莫我尤。

殉乙酉

學璞字完甫。明己酉舉人。學質字彬甫。明諸生。學溫字即之。乙酉滿兵逼湖廣。總督何騰蛟誓衆荆南。與巡撫堵胤錫聲應。時休寧金聲亦起義兵。故三公赴之。身被搶虜。質妻李氏。溫妻王氏。撫夫同殉。兄弟夫婦共五人。照孟亭有鴻雁章之哀。

莫道中興事有成。偏安岌岌失維城。金甌帶礪河山邈。天塹輪囷日月傾。赴難在原。遑共急。迎喪哀。靡餘生。我之懷矣。自貽戚。集蓼求辛。此際情。

殉戊子

學矩字從心。號默成。明廩生。妻張氏。戊子義師起。永曆盡復湖南州縣。滿兵

選長沙。十二月復窺湘潭。公夫婦同日殉。
賈證。無端。涕自流。土崩瓦解。勢難休。少康肇業。由成旅。諸葛偏安。運計謀。州縣此時。
方盡復山河。指日可全收。匹夫匹婦能同殉。湖北湖南曷有瘳。

變姓名

賈字號。天益。公長子。吉藩壻。國破。慷慨悲憤。戊子起湖廣義師。敗後。郭天民救出。變姓名。康熙譜諱其編。畏株連也。

男兒肝膽自雄豪。鬢髮衝冠指怒濤。投袂比隣偕衛社。修矛與子賦同袍。辭親未了烏私願。磨蝸幾聯紅劫遭。落日揮戈終莫返。心憂家國兩忉忉。

環竹焚死

鑽字季宣。號雲嶽。携子遇賊。鼎扛橋被獲。賊環竹盤脅。從不屈。遂焚死。有白衣人抱其孤兒出。疑為神異。

血雨腥風滿道衢。橫流滄海禍貧芻。父兄已隔天涯遠。離稚同歸鼎鑊餘。欲轉我心終匪石。任他罟網有微軀。白衣縱抱孤兒出。此願覬覦半點無。

保山致命

焜字叔闇。號西墅。明天啓舉人。莊烈帝詔求直言。上書賜進士。授密雲兵備道。後擢南京操江都御史。賊梗不能行。國破。披髮入山。永曆正位。護蹕南行。已亥。督師保山。疆吏以城獻。孤軍力盡死之。箸有帝王芳規。經筵廣益真珠

船集行世

經世芳規。數萬言。孤臣。嘗謂叩閭門。投荒志。隔隨鴛。赴闕途。窮蔽。蝸。痛哭。靈均。傷國破。瘡痍。靡。鬲。恤。孤存。獻城。又被。封疆。吏。一死。終期。報。故。恩。

披髮入山

焜字淑陽。號如晦。與兄西墅師事天益公。勵名節。講道學。國破後。挾其二子

禎。騷。禎。駟。入。山。不。知。所。終。

匹夫何故出風塵。蹈海盟心為帝秦。即事擘牋書甲子。逃名隱几哭庚申。竹林有道留遺詠。喬梓無柯誤析薪。一入武陵多歲月。任來高士問漁津。

舉室同殉

炤字仲郢。明諸生。妻瞿氏。子之琰。字宗玉。妻余氏。焄字存沖。妻劉氏。四子之垣。之壩。之瑀。之培。焄字斗昭。與弟煒烈熨。及其四子之宵。之允。之喬。之系。每家皆十數人同殉。

妖氛慘淡。日光寒。鬼哭千村夜未闌。不堪往事談家國。指點荒邱照膽肝。一片赤丹同洒地。九原骨肉共為團。即今稽訪徵遺跡。心戰神兢肢體酸。

抗節瀾山

耀字太璞。燦字伯含。皆明諸生。居貧教授。不願乎外。國破後。與叔父從之公入山。抗節不出。

松風竹露石泉清。茅嶺居遊別有情。慷慨數家會殉國。淒涼萬劫幸偷生。山河已改園林在。日月更新燭火明。此地若無豺虎逼。不妨世世白雲耕。

殉無稽

吾宗十世十一世兩代。共百有九十三人。其考終於明者。四十人。其獲終於清者。亦止四十人。餘皆卒葬無稽。合之夫婦。則二百餘人矣。以此推計。而喪

亂後之留遺不及三分之一。此數百人者。或殉於賊。或殉於亂兵。或殉於滿明之爭。赴於水火。逃於方外。匿跡山林。歷久不可得而稽。茲稽其可徵者。尚論其事其人。餘則謹列明清之際存亡一覽表。而總括其數如此。以為哀歎。抑又觀於數十公之存者。亦或為隱逸。或為祥狂。採芝茹薇。一時取義成仁。皆有同心。後之覽者。撫此子遺餘黎。既為滄桑之懼。又為古道之思。其亦不能無感於斯文乎。

逸事。蒐羅。費討論。心傷浩劫。滿乾坤。妖氣黯。淡風雲。泣龍戰。玄黃日月昏。莫遣毛錐旌義鬼。更無稽首釋煩冤。徵文考獻留遺憾。徒表周黎譜國魂。

己巳五月二十五日謁家廟選湘東行卷一首 攸縣龍緘年毅夫遺稿

焚香始一拜。宗祠千載烝。嘗念在茲肇。祚伯高與漢。代首遷。悅仲溯元時。故山松檟身初識。小邑鷄豚老漸知。不是買臣腰綬返。里人休笑我來遲。

盛節母盛孝子詩 寧鄉傅紹巖梅根

世衰道益微。邪說正橫行。五常根性命。習染無復存。長沙盛節母。生長在農村。夫亡

諸孤幼奉姑必以誠遠姑見背日喪葬一身營長子曰維元念母茹苦辛備工事甘
 旨奉母居會城乃為弟授室欲以待晨昏弟婦既不賢以茲甘獨身母年才十五於
 歸已載廢年當廿九歲即稱未亡人其家勤再醮改適以圖生年時悲寡鶴守寂撫
 孤嬰五年不復歸保身全名六十一年中無災天式憑生天及大耋福慧有明微
 孝子失怙時孤苦亦零丁其年方舞勺樵牧偕諸昆既長恃備入竭力奉慈親畜弟
 以娛母人稱好弟兄登幃棄養時負土自成墳歲時必省墓誠敬如生存即今垂八
 十孺慕終其身篤倫萃一家末世已難能作詩紀至行風示天下人
 秋日同仲弟環自茶陵石牀泛舟長沙甲中 安化黃鳳岐芳久遺稿
 夢醒石牀眠秋風又一年同舟兄及弟歸路侶如仙劍與書隨枕花借酒泛船論詩
 猶未已橘柚滿洲前

青蓮吟為張貞女作

湘潭李鶴雲和笙遺稿

田田之葉。亭亭花。花開如玉。明無瑕。月白風清。花欲語。水雲釀就蓮心苦。張氏有女
 曰若蓮。蜀琴欲奏。鴛鴦絃。鴛鴦胡為不比翼。天風怒號吹水立。翩翩書記譚家郎。降

年。不。永。悲。無。央。齊。衰。往。弔。不。除。服。焚。椒。奠。醑。吞。聲。哭。泥。首。堂。前。拜。舅。姑。舅。姑。淚。落。連。明。珠。幾。回。揮。手。謝。之。去。吾。家。那。忍。留。兒。住。斂。容。起。立。牽。姑。衣。新。婦。欲。去。愁。無。歸。古。人。心。許。猶。不。變。徐。君。墓。上。延。陵。劍。嘉。禮。當。年。重。問。名。肯。令。然。諾。浮。雲。輕。兒。名。本。以。蓮。為。擬。請。看。蓮。子。清。如。水。伏。乞。慈。恩。似。水。深。青。蓮。在。水。全。天。真。

郭貞女辭

湘潭黃潤昌劬坤遺稿

貞女郭姓、父雅言、世業儒、居潭邑之水竹灣、字同邑劉氏子、甫媒定而夫殞、女聞誓以身殉、家人伺之、謹不獲死、父母度其不可奪、迺諭劉氏使逆女、女麻衣如墓、盡哀、入門、行新婦禮、翁姑得媳甚歡、伯氏以下、皆蔑視女、計奪之、不可、則虐遇之、女皆不較、定省外、長齋繡佛、泊如也、求伯氏子能為夫後者、俾立室家、今抱孫、年且七十矣。

郭貞女乃在南山之側、湘水之涓、南山有石、湘水有涯、媒灼之言、父母命、郭女許字劉家兒、解一兒未婚、胡天遽奪兒魂、天奪兒魂、女適兒門、入門參見姑、與舅、謂兒雖死、婦猶存、嗟婦猶存、聲已吞、解二事我姑、女浮屠、慰我夫、勤撫孤、含辛茹苦、手持口瘡、死

灰。槁。木。石。爛。海。枯。^三石。亦。毋。爛。海。亦。毋。枯。皇。皇。貞。女。誠。動。天。衢。皇。帝。曰。都。旌。爾。門。闥。
解四噫。獻。嘯。郭。貞。女。漆。室。之。亞。嬰。白。之。侶。^五

周烈婦陳氏歌乙亥夏季

長沙楊樹穀薈詒遺稿

忠。臣。死。節。士。死。義。五。百。人。從。田。橫。墓。平。時。食。祿。氣。激。昂。臨。難。胡。然。委。之。去。陳。家。女。兒。
字。靜。元。作。嬀。周。氏。只。三。年。詩。書。門。第。世。勿。貴。貧。賤。夫。妻。人。共。憐。不。憐。貧。賤。糟。糠。日。獨。
憐。書。生。蒲。柳。質。憂。患。偏。由。識。字。來。涵。濡。拚。以。身。從。律。一。朝。觸。發。病。入。身。可。憐。調。藥。布。
裙。人。和。緩。難。醫。膏。肓。疾。從。此。蓬。頭。不。復。春。持。喪。臨。穴。從。容。度。早。將。性。命。同。朝。露。不。漏。
珠。啼。破。面。痕。悄。向。街。頭。賣。藥。處。夜。半。鐙。前。把。筆。書。留。告。父。母。與。舅。姑。一。言。歸。魂。須。靜。
室。一。言。同。穴。拚。金。夫。餘。言。兩。家。勿。悲。痛。兒。之。夙。志。非。鬼。驅。五。更。藥。發。家。人。急。生。同。室。
處。死。則。俱。距。夫。沒。時。十。四。日。喜。從。地。下。認。羅。敷。余。觀。葩。經。睢。鳩。冠。風。始。夫。婦。王。道。所。
從。起。四。維。不。張。國。必。亡。所。重。禮。義。與。廉。恥。家。道。不。嚴。女。不。貞。世。閒。那。有。忠。臣。與。孝。子。
婦。人。貞。操。感。鬼。神。何。况。烈。婦。從。容。殉。死。乃。如。此。吾。又。觀。自。古。義。行。節。孝。村。往。往。賢。達。
昌。子。孫。蔗。枝。有。甘。松。有。節。天。道。無。恩。却。有。恩。作。詩。書。券。告。後。世。認。取。麻。林。周。氏。門。

文苑詩錄

三五

潭州胡貞婦詩乙卯

湘潭譚從炳棣生

文苑詩錄

三六

潭州劉氏女生長已成人貞靜守禮法不為流俗牽聞人譚節誼常不眠許嫁
 胡氏子年少何翩翩無何所天病不復能永年女始聞其耗涕出如雨零一痛命幾
 絕奔救始得全含淚告厥父終身不二天阿父語阿女爾宜從所便雖乘素車往境
 苦難安身阿女告阿父女意金石堅割鼻或割耳古人行我先苟欲易吾志不如搯
 吾咽况復姑病革牀第尙纏繇正宜從此往稍盡婦職焉胡氏有甥賢一言為之宣
 聞者皆起敬既敬仍哀憐乃為成其志乃為卜其辰媒者衣黼黻迓者車麟拜墓
 以成服春草共春烟門前松與柏相對泣消消儻其墓地裂棺破魂復還好同張鬻
 母佳話千秋傳事見太惜虛魂不返孤燈夜與隣倏忽姑病物憂愁萬有千祖姑與
 翁在孝敬無稍譽悠悠四五載言咲苦周旋地下相從樂三尸胸臆填悲哉復悲哉
 貞魂歸九泉此生長已矣他生會有緣合葬雖非古銘誌字應鐫長歌紀顛末苦雨
 同寒蟬襄揚須史筆列女傳中編

題胡肇修母夜紡課經圖乙亥

湘潭周逸木崖

課子抽絲際。悠然獨有情。名因賢母顯。學更晚年成。勵節秋霜白。捫心夜氣清。此圖終古在。燈影共書聲。

麓山寺碑

近作

湘陰陳嘉會鳳光

有唐書中雄。北海獨超逸。神韻似晉人。用筆北碑密。後來米與趙。法乳自茲出。吾湘少古刻。唐碑此奇崛。倚石三摩挲。仿觀索師碣。心畫若親見。羨煞追魂術。黃鶴字不存。英霧亦缺失。余齋清初拓。開元幸未滅。前年游商丘。關齋訪顏筆。譬將佛門論。李龍顏象埒。臨川藏宋本。千古真卓絕。况兼刻畫能。名山保勿佚。

李行我仿沈石田法畫扇見贈余亦戲就扇背仿沈因題卽示行我前八
李君仿石田筆筆有畫意我今強學步筆筆但寫字李君筆能曲深秀鹿床出我筆
追硬直果否石田類君畫夏山居我寫秋山寺蒼鬱與秋枒取趣本各異要當論畫
好我拙無可避謬託文人畫解嘲出遊戲珍重謝李君絕藝道所寄貴異不貴同石
田獨辭位。

題李行我贈指頭畫山水扇

前人

指頭畫始高恪勤夢入土室觀畫紋私心欲撫筆無有以指蘸水塗紛紛覺來用筆
寫不到悟指蘸墨張異軍先作細畫利有甲甲禿潑墨如鳥耘自此廢筆專用指興
來百幅能掣雲行年七十了不倦眼空世事何足云中問陸鳴袁江助烘染冊筭手
卷自染分後來衣鉢太常李世傳得其指法深淺文君將七十甘畫隱指頭生活藏余

格勤指畫絹山水忘宵所遺我面筆難及指墨入骨如細筋寒林密竹雜烘染巖
壑若聽風生斤嗟君絕藝遠紹三百載視此冥鴻雪泥爪跡留清芬君時寓其弟

端六日陳子賢招飲聽彈古琴子賢為亡友坤載師長之子喜讀書善古琴前人

斷琴唐代雷文與張越宋元作者施木舟朱致遠良張絕雷稀不易得玉徽逸響空

茫茫霜琴上者自明以來號古琴多屬施朱二氏裝此琴珍蓄自明代卷齋吳氏重

收藏鐵畫金題字稠疊牛毛蛇腹紋低昂主人本是將家子兵書讀盡能文章謂當

致身不養賊欲以文治干羽揚諸葛琴經辨廉志禮樂記絲聲哀哀妙拔不數董庭

耶憂時三歎一揮手咒傳海會來慈航忽然彈到山中別為君感傷三垂岡用李克

事故人有子原不死浙瀝寥寂絃音商別離亂世亦何有且對蒼陽傾一觴調轉絃

挑。復。劈。托。繁。華。閱。盡。歸。平。常。漁。歌。自。逐。西。山。去。柯。爛。當。年。訪。姓。王。

既。還。長。沙。再。寄。靳。薦。青。李。少。白。並。示。青。松。上。人 前 人

憶。昨。未。出。游。空。有。廬。山。夢。東。坡。初。入。廬。山。詩。云。如。今。者。罷。游。歸。夢。裏。廬。山。送。廬。山。能。

招。人。送。我。亦。嘲。弄。毋。乃。山。中。賢。使。我。尻。輪。動。羨。君。如。紫。鸞。招。我。騎。白。鳳。雲。飛。九。屏。間。

心。落。三。泉。縫。歸。來。理。瑤。琴。松。風。憶。梁。棟。世。亂。需。賢。才。萬。牛。豈。辭。重。由。來。致。用。難。英。雄。

出。磨。礱。試。立。廬。山。巔。終。見。章。合。貢。

薦。青。少。白。有。詩。見。酬。計。程。已。入。江。南。矣。寄。憶。一。首 前 人

人。生。如。浮。雲。聚。散。飛。無。定。人。心。如。流。螢。遠。近。光。相。應。憶。戴。廬。山。雲。已。入。江。南。徑。江。南。

秋。氣。深。想。君。衣。棉。稱。褐。來。路。千。里。祇。為。斯。民。醒。斜。月。黃。龍。寺。鐘。長。林。白。鹿。洞。磴。談。道。

與。救。世。語。重。心。轉。勝。獨。憐。苦。心。人。朝。野。知。誰。聽。

佩。初。贈。詩。言。余。二。十。年。來。經。歷。險。境。慰。勉。有。加。賦。此。奉。謝。即。傲。其。體 前 人

懶。着。當。年。舊。鐵。衣。亡。羊。挾。策。等。亡。幾。三。三。禪。說。鋒。無。有。七。七。花。開。興。亦。飛。座。對。高。賢。

驚。異。彩。詩。論。流。別。媿。同。肥。爾。雅。釋。水。歸。買。書。折。劍。從。君。老。聽。唱。黃。雞。心。莫。違。

文 苑 詩 錄

薦青又岩邀游廬山將行寄懷林子超

前人

十六年前舊贈詩。行藏偃仰若能知。先生當國艱難日。下走還家隱遯時。飢溺益勞忘食念。炎涼誰識住山期。平生訪道匡廬願。皓首重逢話別離。

送黃龍寺普超上人還峨眉

前人

江水三千里。峨眉萬丈雲。送君從此別。天下尚紛紛。

感懷用天放呈芥滄元均即寄天放兼柬杜園

周逸

讀書不作侯門客。寧傍陶潛五柳宅。寒窗春雨一燈青。硬骨窮途雙眼白。君負天才師芥滄。弟兄佳句滿湖湘。十年黃浦傳詩伯。一夜東風停客航。人閒清福君消幾。我負狂名愧湘綺。五嶽歸來感歲華。千金散盡餘經史。世事浮雲覓釣臺。誰期風雨故人來。天放癸亥秋由滬回湘杜園不見知音少。卻喜案頭珠玉堆。

月夜獨遊八仙橋作短歌

丁未

前人

星。耀。耀。月。明。明。山。色。有。無。雲。縱。橫。流。水。潺。潺。急。浪。聲。幼。女。不。解。情。小。蛙。不。解。鳴。左。不。見。白。沙。之。洲。右。不。見。湘。水。之。樓。風。清。飄。煙。蒼。浮。仙。人。一。去。幾。千。秋。仙。人。一。去。幾。千。秋。

誰能當此良夜兮。有舟君欲與之同遊。

和孫谷級都門秋思原韻

甲寅

前人

紫禁重重曙色開。臨風惆悵望金臺。忽驚北地悲秋早。誰向西山踏月來。待價青萍歌古調。含羞紅葉避詩媒。燕雲今日留才子。敢笑昭王不識才。

何用浮名絆此身。願隨孤鶴出風塵。前途路險難迴馬。早歲心雄不讓人。賈誼孤懷空墮淚。西施絕代懶爭顰。於今眼底無他物。惟見秋江一釣綸。

衰草連天接玉門。欄杆倚遍近黃昏。沙洲雁落驚詩魄。茅屋秋深弔菊魂。卻恨功名遲我久。斷無心事怕人言。今宵作客愁難遣。明日登樓訪仲宣。

和罷陽春字。懶修回看明月一勾留。縱橫已覺登天夢。俯仰難消賣國仇。數滴梧桐知露冷。聽殘蟋蟀促人愁。勸君莫歎江山寂。紅落年年不是秋。

秋日雜感 十首錄四丁卯 前人

落花筵上不勝哀。慘綠年華總恃才。一笑橫戈都不管。醉看明月酒邊來。

青聽疏柳遠離筵。長劍西風倚碧天。多少閒愁消不得。一杯和淚化秋煙。

橫逆頻來忍未聲。千磨百挫轉無情。如今不怕風波惡。偏向風波浪裏行。
茫茫前路夜漫漫。生太聰明死更難。我亦素娥能耐冷。五銖衣籊不知寒。

前人

春日卽事兼送周茂才菽生之滬教讀

乙丑

酒色春光爭上裘。早將塵事付東流。珠盤已定天何問。鐵限頻穿跡不留。窗外花開猶止雪。江頭風好正行舟。知君此去多清興。黃浦波平任釣游。

前人

雨歇渡新江河

丁未

一聲風雨來。落葉滿江路。黑雲天半開。秋色夕陽渡。

前人

芾棠宗兄於憇園放生池賦贈

乙亥

無計傳君美。應須贈一詩。此心今有住。塵事復何期。池水堪尋樂。園花耐寄癡。莫言成白首。明月照窗時。

次韻奉題陳母姚太夫人松貞竹孝圖

長沙杏曉農部之祖母

湘潭趙啓霖澗園

彤管旌揚閩。幾朝慶門多祐若。爲招阿龍雄。擅文壇譽。手酌天漿。一舉瓢。秋霜琨玉性。天醇薄俗能。回率土濱。記取含飴。依戀日。陳情何止報三春。

郊行

長沙陳繼訓杏驄

屐齒何嫌印綠苔。村情山趣任徘徊。得時飛鳥穿林語。隨意雜花隨水開。紅旆引人沽酒去。白雲追我過橋來。日斜西嶺炊煙起。十里沙隄踏月回。

夏歷之七夕鄰家有沿舊俗向天乞巧者感賦二絕 湘潭吳 鏐湘琳

銀河今夕鵲橋間。歲許天孫一往還。自己別離長有恨。尙何餘巧與人寰。

仙家應與俗緣殊。牛女成雙事有無。今日人心嫌太巧。願教一反古之愚。

分袂亭 在湘潭株洲市宋朱文公與張南軒先生別離之地也

前人

遲迥南來兩大儒。朱張渡口望模糊。此亭雖小留名跡。趙宋江山寸土無。

幾番講學策匡時。南渡偏安勢莫支。爲問當年話離別。兩賢心事有誰知。

稷園觀牡丹

王午在北平步和陳毅庵原均與陳梅生侍御同作

前人

歌殘禾黍約看花。紫膩紅嬌簇晚霞。剩有靈根移島國。爭誇異種出天家。社壇此日

成香市。中央公園即前清之稷壇故又名稷園。輦路當年待翠華。一歲一開吾見慣。也隨裙屐駐遊車。

易代猶存上苑花。觚棱一角鎖烟霞。飄零雨後王孫泣。爛漫風前帝子家。老眼人閒

文苑詩錄

四三

看富貴。癡心劫裏憶繁華。遊羣不識滄桑感。紛惹香塵逐鈿車。

遊頤和園

有序

湘鄉廖樹勳廣石

園內開昆明湖。取湖內之土。積累為萬壽山。山頂建大佛寺。山前建排雲殿。為

孝貞后頤壽聽戲之處。修飾極其壯麗。己已七月二十五日遊園日記。

翠微深處是頤和。一望昆明水不波。最好荷花開去後。天光月影鏡新磨。

蒼松夾道繞蓬萊。更有長橋傍水隈。萬盞明燈千葉漿。夜深遙覩采蓮回。

銅亭高聳五雲開。劫後來遊輿漫催。斜倚雕欄憑眺望。西山送入眼中來。

排雲殿在壽山前。尚有牟尼最上巔。仙仗久停僧亦去。精華縹渺付雲煙。

寄懷李和笙

湘潭陳學博珮秋遺稿

故人江漢去。偏我尚遲遲。兔守慚長策。鴻飛慰遠思。書萬軸。對月酒盈卮。吹到

梅花笛。煩君寄一枝。

酬贈王湘綺

前人

笑傲王侯五十年。三杯草聖類張顛。世無李杜誰為友。山近蓬壺不羨仙。奏牘黃門

誇博士談經。絳帳遺名賢。峨帽絕頂歸。來後我得追。尋衡嶽天。

詠史

前人

莫怪阮公橫白眼。當年枉自哭途窮。知音除卻中嵇散。祇合蘇門嘯碧空。

五疊來字韵再寄木崖詩兄並柬適園主人辛未 攸縣龍絨年天放遺稿

無窮芳藻附書來。字字珠璣併不摧。羨子近交黃叔度。令人翻憶邨方回。一行鳥道

重宵下。三峽猿聲兩岸開。風馭絕馳殊不遠。相期同舉適園壘。

半亭寄木崖辛未

長沙黃贊元鏡人

半亭風月足淹留。歷盡艱辛且退休。閑倚花欄觀蝶舞。倦眠石枕聽泉流。吟壇遲暮

追高適。意境清閒擬陸游。但喜萱幃春不老。浮名身外我何求。

暮春有感乙丑

攸縣龍絨慈達夫

春華果虛空。紅紫日中肯。春華不虛空。開落彈指頃。人人愛春日。愛此虛空華。開時

狂歡賞。落時增怨嗟。善病莫如我。盡日匡床據。蠢蠢觀衆生。堂堂看花去。我亦衆生

耳。賞心寧獨遠。天意莫相妬。解嘲猶費詞。

病起 乙丑

前人

我。生。常。苦。病。因。識。病。中。趣。重。茵。四。體。一。枕。失。朝。暮。辛。勤。擁。妻。拳。慰。問。走。親。故。哀。樂。櫻。萬。緣。棄。置。不。一。顧。茫。茫。塵。沙。却。起。滅。了。無。住。脆。質。不。勝。藥。病。已。若。天。助。盤。餐。進。芳。輒。飽。飫。未。投。箸。下。床。垂。兩。足。頗。學。兒。時。步。怪。底。眼。中。明。綠。盡。湖。堤。樹。

芾棠先生成立放生池詩以誌之

湘潭周鼎新牖民

血。迸。河。流。山。積。骨。殺。機。動。盪。危。心。伏。安。得。老。天。生。至。仁。胞。吾。民。兮。與。吾。物。使。君。志。氣。與。人。殊。壯。歲。請。纓。效。馳。驅。匹。馬。殺。賊。無。反。顧。煦。煦。爲。仁。非。丈。夫。公。餘。圖。獵。率。所。屬。手。挽。強。弓。逐。雄。鹿。一。獸。中。彈。臥。草。間。將。軍。惻。然。動。衷。曲。從。茲。立。誓。不。戕。生。萬。里。前。程。滯。進。行。識。透。廬。山。真。面。目。歸。帆。一。片。故。鄉。情。化。家。爲。國。徵。先。見。華。屋。腴。田。非。所。戀。捐。資。興。學。不。辭。煩。能。以。精。神。濟。時。變。憩。園。窗。外。日。遲。遲。晚。年。好。佛。天。啓。之。道。味。濃。兮。世。味。淡。盤。中。藜。藿。甘。如。飴。見。生。不。願。見。其。死。僅。遠。庖。廚。非。君。子。欲。求。長。日。養。生。機。魚。躍。鳶。飛。道。在。是。故。侯。宅。畔。有。方。沼。兩。岸。綠。楊。三。徑。草。耆。英。會。集。白。香。山。舉。網。得。魚。家。之。寶。使。君。悠。然。發。遐。思。洿。池。關。作。放。生。池。疏。之。濬。之。深。且。廣。得。其。所。哉。千。歲。龜。或。言。此。地。

規模小。坳堂杯。水知多少。魚鼈咸若。天之仁。溝渠那有江湖好。豈知作善貴存誠。不
論形蹟。只論心。袖裏乾坤。目前海發育萬物。與天通。夫子之道。貫以一放。彌六合。退
藏密一池。春水皴湘城。莽莽黃輿分。愛日我感駒光。盛夕陽。筆不花。兮書。尚香。祝君
大名與高壽。池水不腐子孫昌。

題慈園放生池

湘潭黃芥彌

將軍歸隱。闢芳園。濠上無心。把釣竿。從此一池功德水。春風吹綠上闌干。

題人物山水圖

二絕 乙亥

浣霞閣主

風雨瀟瀟待曉晴。短筇蹊路自扶傾。幾人空谷清閒坐。莫向蒼天訴不平。
空谷無人觸自行。遠山蒼翠兩初晴。輞川別墅知何在。細數橋頭第幾程。

題雨中春釣圖

前人

柳岸欹斜雲水鄉。雨中春釣笠簑涼。漁人消受清閒福。穩坐磯頭意味長。

夏夜月下吹笛

前人

荷靜閒塘待好風。玉盤高掛畫樓東。涼宵指上調音韻。聲徹雲霄萬籟空。

奉和木崖先生詠水仙原韻偶成一絕

湘潭侯 瀛翔漢

萬卉凋零挺異芳。爲扶元氣載春陽。托根水石懷貞潔。好奉薑齋一瓣香。閩南海國種仙才。冷豔寒香獨自開。葉擬幽蘭花擬蕙。靈根端的淨氛埃。

前題

衡陽彭濟昌穆和

一年風景都經過。應運而生氣轉陽。清品宜仙超百卉。幽齋靜對當焚香。品題多是不凡才。競羨凌波眼界開。修到此花原弗俗。水中涵養淨無埃。

贈木崖丈

湘潭黃 強雨植

卓犖周夫子。英年負盛名。論文宗漢魏。講學事朱程。湘綺魂猶在。船山道不傾。古風存一線。挽救竭忠誠。

遊雲麓宮

邵陽盧 質泮珊

形勞得靜域。心跡兩相忘。萬壑吟風籟。羣峯護道場。火餘丹竈煖。花放碧桃香。的。是。樓。真。地。紅。雲。近。帝。鄉。

萬象露深秀。孤懷控杳冥。帆隨九面轉。山似六朝香。曉霽虹垂澗。高風鶴曬翎。吾心。

有。真。主。到。此。是。惺。惺。

放歌

善化張祖鏞退園

醉。登。女。仙。峯。遙。矚。瀟。湘。曲。匹。練。巨。長。空。一。水。浮。天。綠。水。綠。鱗。皴。接。五。湖。波。濤。險。絕。無。
時。無。估。客。帆。檣。駛。如。織。蒼。烟。狎。浪。追。飛。鳧。衝。嶽。開。重。雲。峯。巒。薄。空。翠。石。柱。撐。天。仰。祝。
融。萬。山。蛾。伏。一。山。巋。嶽。麓。遙。峙。煙。波。間。瀟。湘。帶。水。相。迴。環。試。圖。山。水。狀。奇。麗。放。歌。長。
日。開。心。顏。

出武昌大東門循洪山至珞珈山大學校望東湖而返 湘潭葛鼎甫遂銘

出。從。大。東。門。路。廣。坦。不。蹙。前。途。馬。紛。騰。我。駕。且。無。憤。足。爾。形。不。焦。氣。盪。額。豈。顛。首。博。
洪。山。觀。山。靜。愛。孤。獨。舉。趾。躡。旋。隨。勢。倏。起。伏。珞。珈。橫。眼。前。不。厭。羣。嶂。復。徐。行。後。者。
前。返。顧。往。而。復。孤。懸。恐。身。墜。下。瞰。令。頸。縮。鳥。譴。疑。舊。識。林。淬。眩。新。沐。競。走。心。如。飛。冷。
坐。情。亦。熱。仰。眄。雲。成。梯。頰。念。神。入。谷。頓。忘。塵。沸。鷺。得。受。清。淨。福。遠。俗。常。逃。形。賞。勝。當。
啖。肉。東。湖。繞。山。下。清。波。滌。煩。煥。頰。鏡。七。尺。軀。高。拭。萬。里。目。流。傷。滄。海。橫。教。溢。江。漢。淑。
淵。淵。萬。間。廈。翼。翼。百。堵。屋。瞻。伊。作。人。楷。蔚。爾。多。士。毅。磨。刀。斬。荆。榛。振。鐸。起。械。撲。邱。墳。

播。中。夏。聲。教。暨。荒。服。天。心。厭。好。宥。國。校。賴。儒。宿。平。生。愛。山。水。兼。味。書。可。讀。霜。風。丹。滿。衣。松。菊。翠。盈。掬。願。隨。高。陽。孫。蒞。此。居。共。卜。

寄題郭社長尺崖守先學社

前人

窮。奇。磨。銛。牙。獬。豸。鑠。利。莠。蛇。矜。兩。頭。駢。狐。擅。九。尾。比。出。世。奸。爲。儆。當。朝。直。無。薦。蠹。蠹。臬。獍。生。哀。哀。鳳。麟。死。壽。章。侯。不。作。黎。邱。鬼。皆。是。欽。彼。戴。海。鰲。恨。爾。潰。隄。蟻。砥。柱。排。長。鯨。陳。倉。殺。妖。雉。天。荒。九。重。泣。地。拆。萬。流。駭。不。歡。聖。挺。生。反。謗。盜。不。止。藩。溷。汗。宮。牆。衣。冠。辱。泥。滓。時。運。那。可。回。人。心。况。如。此。四。顧。皆。秦。阮。寸。步。失。闕。里。黃。河。湍。不。清。端。門。血。猶。紫。苦。迂。于自號苦救百劫萬化自一始推源知濫觴反本志嚆矢天梯判高下坤軸析。端。委。頭。墊。林。宗。巾。足。著。孔。子。履。大。道。行。坦。夷。岐。趨。乃。無。紀。日。月。重。光。輝。山。川。翕。流。峙。道。古。方。掀。髯。談。今。時。切。齒。但。恐。聾。聵。人。千。喚。麻。不。起。松。柏。山。上。路。兼。葭。水。中。沚。危。欄。遠。憑。望。日。暮。恆。徒。倚。

番場賽馬行

前人

番。場。汗。血。飛。如。箭。鼓。掌。千。人。萬。人。羨。拔。地。追。逾。一。路。煙。仰。天。逐。過。層。霄。電。九。疊。屏。帷。

布短牆。百行欄。檻繞長廊。靡蕪陌上。施朱婦。楊柳橋邊。傅粉郎。奔騰怒。眩雙睛。煜燿
 躑。彪揚四蹄。蹴驥子。羣驚八尺高。龍媒共訝。三花簇。房星爭照。錦障泥。天旆由來重。
 馱駝神駿。有聲來。冀北名駒。無價自關西。中原逐鹿。滋封豕。壯士聯鑣。跨驪紫。冒頓
 猶經。幾匝圍。燕昭望出。千金市。遠道須行。萬里沙。冠軍權坐。五雲車。試聽塞上黃聰。
 曲便策。軍前白鼻。騶誰知。虎兇。驢原野。忍見鯨鯢。沸華夏。北地銅駝。索靖悲。南朝鐵
 騎。劉聰下。自古玄狐。共一邱。祇今黃鶴。強登樓。驚駘無力。還傷足。驟裏通神。未出頭。
 莫云鄉校。多浮議。卻怪官庭。盡游戲。勝負於茲。見宦情。盛衰那得。如人意。戀棧供芻
 未足。哀分班。立仗本無才。伎同走狗。非無地。掠嬖飛鷹。尙有臺。快馬閑衝。踴躍玉
 虬。嚼鐵。搖金絡。籛奪。臬盧共一呼。腰纏更勝。擗蒲樂。駕馭羣。雄道亦然。昂頭不外步。
 爭先鞭答。更欲防奔軼。騶唱他年。定滿前。

讀史

前人

東北幽並。禹甸存。中原喬木。舊成陰。趙州急應。官鳴憤。魯國危宜。用展禽。才俊杜門。
 皆裹足。闡茸當國。總寒心。重洋謀報。妖氛至內亂。何人靖綠林。

白馬聯盟。竟獨裁。弗持牛耳。被人猜。祇聞督亢呈圖。去休。商於踐約。來蛙怒。樾王。猶示敬。鷓啼蜀帝。未忘哀。爰居欲避。知何處。海上寒雲。瘴不開。

題鳳光書畫扇並題詩

湘潭朱德裳師晦

三絕詩。書畫一身來。去今伶俚。當日事。凄惻。故人心。出岫看雲散。還家忘陸沈。松風吹白髮。猶作老龍吟。

劉

記

船山先師詩錄

唐解元寅

落花

周逸敬選

啼鶯流水怨匆匆。萬頃春華一朧中。芳韻悠悠隨畫角。閒愁點點到簾櫳。
回風無望依瑤草。韶月難期映晚紅。回首繁華能幾日。碧條簇簇惹薰風。

李副使夢陽

懷古

百尺麗譙俯暮原。黃河捲雪擁蛟門。朱仙祠廟青松冷。良嶽風霾白日昏。
華表定留千載恨。靈旗難返九招魂。寒鴉斜照蒼茫外。酌酒長懷國士恩。

筭 記

恆心堂讀書答問續第八期

湘潭周 逸木崖

問孝子應如何為最盡事親之道

答孝子事親。須事。事。躬。親。不。可。委。之。使。令。也。穀。梁。言。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王。后。蠶。以。供。祭。服。非。無。良。農。工。女。以。為。人。之。所。盡。事。親。其。祖。禰。不。若。以。己。所。自。親。者。也。此。說。最。盡。事。親。之。道。逸。按。為。人。子。者。視。於。無。形。聽。於。無。聲。未。嘗。頃。刻。離。親。也。事。親。如。天。頃。刻。離。親。則。有。時。而。違。天。天。不。可。得。而。違。也。後。生。初。學。且。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事。自。當。氣。象。者。辭。令。容。止。輕。重。疾。徐。足。以。見。之。矣。不。惟。君。子。小。人。於。此。焉。分。亦。貴。賤。壽。夭。之。所。由。定。也。

問克己工夫是否日夜自點檢

答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蓋自攻其惡。日夜且自點檢。絲毫不盡。即不慊於心矣。豈有工夫點檢他人邪。逸按中人以上。內無賢父兄。外無嚴師友。而能有成者。未之有。

劄 記 恆心堂讀書答問

也。學者讀書。須要字字分明。

問變律亂常有關乎人心否

答凡變律亂常。則不當乎人心。昔公孫祿斥國師秀顛倒五經。毀師法。宜誅。以慰天下。侯景陳梁武之失。曰。敷演六經。排擯前儒。王莽之法也。當彼時。猶有是言。彼乘勢怙力。以肆說者。果誰欺。溫公曰。經猶的也。一人射之。不若衆人射之。其中者多。此公天下之言。願肯伸己而屈人。必人之同己哉。逸按。害辭未至於害義。害義未至於害教。害教則三綱五常絕矣。謂天不足畏。凶德不足忌。百姓或可嘑之類。其害教奈何。今欲救其蔽。先欲明經言體而不及用。其言用則不及體。體用所自。乃本乎釋氏。博學而不闕疑。則隨先哲而欺後生。崔浩威震宇內。其五經之注。學者尙之。至勒爲石經。浩誅之後。無一人稱道其說者。則前之所傳者。非經也。又有其者。於詩書自爲一說。以授學者。觀其向背而寵辱之。使之靡然趨己。較之焚書坑儒。其術更有甚焉。明乎此。則變律亂常。爲害教深矣。

問志於道德與志於功名其行如何

答志於道德。功名不足論也。志於功名。富貴不足論也。志於富貴。則其與功名背馳亦遠矣。逸接無爲其所不爲。能正其行而已。無欲其所不欲。則能正其心者也。

問是非與利害古人與今人所見若何

答古人顧是非不顧利害。若顧利害者。古人所恥。今人並利害亦不顧。古人責名必責實。但責名者。古人所恥。今人名亦不責。逸接古人顧是非不顧利害者。正古人知利害藏於是非之中。欲明是非。須論學問。學問根本。須論是非。不論效驗。如告子。先孟子不動心。其效先於孟子。然畢竟告子不是。

問古人做事何以做得成

答古人精神不閑用。不做則已。一做便不徒然。所以做得事成。須要一切蕩滌。莫留一些方得。陸象山先生所謂內無所累。外無所累。自然自在。纔有一些子意。便沉重了。徹骨徹髓。見得超然於一身。自然輕清。自然虛靈。逸接此語可見精神全要在內。不要在外。若在外。一生無是處。何事做得成。即成亦非吾之所謂成者。故曰。千古聖賢。只是辦一件事。無兩件事。願學者勉之。

問人之精爽附於血氣其發露於五官者皆正否
答安得皆正。不得明師良友剖剝。如何得去其浮僞而歸於真實。又如何得能自省
白覺自剝落。

問人以橫辯之勝爲然其知言否

答事固有其理昭然。而橫辯之勝不可折者。人皆以辯勝者爲然。未可謂知言也。逸
按論理論己之所當爲。須從根本上論。論事論人之所當爲。須就事勢上論。今橫
辯之勝不可折者。要爲血氣之所使。能忍須臾。則進道義。道義之學。君子學之。而
不以爲勝。此中之神化。豈常人所得而知耶。

問欲養得氣不挫折是否先要知命

答上蔡學案中有云。知命雖淺近也。要信得及。將來做田地。就上面下工夫。余初及
第時。歲前夢入內廷。不見神宗。而太子涕泣。及釋褐時。神宗晏駕。哲廟嗣位。如此
等事。直不把來草草看卻。萬事真實。有命人力計較不得。吾平生未嘗干人。在書
局亦不謁執政。或勸之。吾對曰。他安能陶鑄。我自有命在。若信不及。風吹草動。便

生恐懼憂喜。枉做卻閒工夫。枉用卻閒心力。信得命及。便養得氣。不挫折。逸按退步。思量。不要驚外。亦足以養得氣。不挫折。

問學者須是窮理窮理是否欲人識真我

答上蔡有云。天下物物有理。窮理。則能知人之所爲。知天之所爲。則與天爲一。與天爲一。無往而非理也。窮理。則是釋箇是處。有我。不能窮理。人誰識真我。何者。爲我。理便是我。窮理之至。自然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曰理必物物而窮之乎。曰必窮其大者。理一而已。一處理窮。觸處皆通。恕其窮理之本。與釋與吾儒。有非同非不同處。蓋理之精微處。纔有私意。便支離了。逸按窮理二字。古人真意。絕不支離。如道在天下。加之不可損之不可取之不可舍之不可要。人自理會。人自理會。即識真我。

問學者不長進其病安在

答學者不長進。只是好已勝。出一言。做一事。便道全是。豈有此理。古人惟貴知過則改。見善則遷。今各自執己是。被人點破。便愕然。所以不如古人。逸按學者之病。都

是志道據德依仁三大端。失所調養。到今日仍然全是終無進益。

問人懷勝心見是非當否

答人各有勝心。勝心去盡。而惟天理之循。則機巧變詐不作。若懷其勝心。施之于事。必于一己之是非爲正。其間不能無窒礙。又固執之以不移。此機巧變詐之所由生也。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知命。只是事事循天理而已。循天理。則于事無固必。無固必。則計較無所用。

問何謂操則存

答古之學者。視聽言動。無非禮。所以操心也。至于無故不徹琴瑟。行則佩玉。登車則聞和鸞。蓋皆欲收其放心。不使惰慢邪僻之氣。得而入焉。故曰。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夫博奕。非君子所爲。而云爾者。以是可以收其放心。爾說經義。至不可踐履處。便非經義。若聖人之言。豈有人做不得處。學者所以不免求之釋老。爲其有高明處。如六經中自有妙理。卻不深思。只於平易中認了。曾不知聖人將妙理。只于尋常事說了。

(未完)

说

苑

錄詩師先山船

何副使景明

遊歷

周逸敬選

輶車明發啓秦關。縹渺河山紫氣殷。清渭波縈勞悵望。蓮峯雲杳阻躋攀。
鴻門霸氣蒼烟合。漢寢遺封翠柏間。萬里蕭條隨薄宦。不知明鏡改朱顏。

文待詔徵明

齋宿

星華淺映御池冰。栖鶻寒喧樹影層。獨對畫垣圍藻井。遙知香霧達觚稜。
鐘人屢扣流霜杵。羽騎長依帶月燈。應有五雲迎鳳葆。曉風已覺透青綾。

說苑

志果

安化黃鳳岐芳久 遺稿

志果為芳老久芳閣叢書之一。晚年輯成四卷。自敘有孔壇之杏。儒之碩果。柱下之李。道之仙果等語。病歿前。不知為何人攜去。僅存殘葉數頁。中多異行奇事。可為末世法戒。今其族人宗禹出示屬登。以存此老冀回劫運苦心。 編者識

惜食延年 後漢書。任元公自少至耄。未嘗殘一食。以此更延十年。
還財獲福 宋林積韻蔡州寓。得錦囊。有明珠數百顆。令主人具已姓名告先宿者。周仲津來訪。津至。積驗珠合。悉還之。不受謝。津就佛寺脩齋。為積求福。後積登第。官至大中大夫。子孫世顯。

還珠再生 感應增注。宋季郡君遇老嫗售珠既去。珠遺於地。郡君收之。俟嫗復至。悉還之。後郡君病危。夢至冥府。一大人問曰。記還嫗珠事否。曰有之。大人執筆曰。增汝壽二十年。命青衣人送還。

還產為神。宋有富人。生一子而不肖。遂之。以其財產盡與女壻張孝基。富人死。其子乞於塗。孝基惻然知其能自新。以其父所委財產歸之。卒為善士。孝基死。為嵩山主。

第

出錢葬人。唐郭震少入太學。家送資錢四十萬。有服者叩門。自言五世未葬。震悉假以治喪。不質名氏。十八舉進士。累官至相。封代國公。此事較王敦斂錢為阮脩婚。袁申儒沒田為貢士費。紀瞻嫁陸機幼女。袁軌代桓溫償十萬債。有其過之。義妓。宋柳永休官流落。死之日。家無餘資。羣妓合金葬之郊外。每春月上塚。謂之

九

弔柳。

期

誦孝經愈祖。南北徐份陵孫孝如其父。孝陵嘗疾篤。份燒香涕泣跪誦孝經三日。夜。陵疾愈。

寫經尋母。宋朱壽昌三歲。父出其母劉氏。母子不相知者五十年。及長。棄官。刺血寫金剛經行四方求之。得於陝州。乃迎母並二弟歸養。士大夫歌詩美之。東坡序為

孝致薑粟

晉劉殷九歲。為曾祖母王氏冬澤求粟。慟哭得斛餘。孟宗笱膝壘恭瓜徐嗣與芝同一孝

感 又夢籬下有粟。掘得十五鍾。

迎養似母 隋黃元仙寓居沉陵。見縣西寡婦類亡母。迎養孝敬。

祗目復明 元靳德進祗盲母目百日。復明。宋唐傑祗繼祖母蔣氏目。復見。又元宮

景隆父目失明。祈禱十年。一旦復明。晉盛彥母盲。每食彥必自哺。一日妾進食。而

母目復見。又唐力僧護賣身葬父。其母以憶子哭喪明。僧護繼父母俱亡。自蜀還

江陵。尋母得見。痛母因已盲。齋叩天地。以水漱口。祗母目。目遂明。

因父報婢 明馮璩父有老婢臥病。璩奉湯藥如事所生。或訝之曰。吾父存日。賴其

盡勞。忘之是忘吾父也。吾豈忍耶。

因母報傭主 宋劉孝忠毀體醫母。母愈。及卒。為傭富家。得錢以葬。富家養為己子。

後富翁失明。孝忠祗之。目復見。太祖征太原。召見慰之。

寒素養百口 明車泌書篤孝友。奉父辟亂。不乏旨甘。撫孤姪如己子。養貧妹一門

於家。曲體母心。食指數百。以一寒素支持不減。江巨孝。

讓爵 漢韋元成陽病狂。讓弟嗣父爵。朝議高之。立召為郎。又鄧彪讓國於異母弟

荆鳳明。帝嘉許。賜爵關中侯。

律學昌後。漢郭躬陽翟人。父宏習小杜律。為決曹掾。折獄無冤。躬傳父業。授徒嘗

數百人。累官至廷尉。決獄從寬恕。子孫至公者一人。侯三人。刺史侍中二十餘人。

御史至監
平甚衆

救路人。宋嚴植之山行見病者。問不能答。載歸營醫。又見患人臥路旁。問之家本

荆州。為傭疾篤。船主拋棄於此。植之亦載歸。經年療愈。其人願終身奴報。植之許不

救疫人。隋辛公義狄道人。刺岷州。岷俗一家病疫。閤家避之。病者多死。公義命凡

有疫者。悉與之廳事。躬自拊摩。病者愈。召其家諭之曰。病若相染吾殆矣。病者子

孫皆感泣。合境呼慈母。俗亦變。又宋建炎初大疫。許叔微親行里巷診療。全活者

多。大獲神報。

救瘴民。唐曾芳為程鄉令。因民苦瘴。以大囊藥置井中。令民汲水飲而疾愈。人名

曾井。宋仁宗賜飛白書曾氏忠孝泉五大字。

大廳寓病人。南北李脩館陶人。父亮精醫。大為廳事。以舍病人。死則棺殮。修遵父

業。仕魏常。在禁城。針藥有效。

醫馬救龍 上古馬師皇黃帝時。馬醫知馬形氣生死。理之即愈。後有龍向之張口。皇針其唇下口中。以甘草湯飲之。一旦龍負而去。

祿分宗黨 唐李勉京兆人。為相二十年。所得俸賜皆遺親黨。沒無餘贏。少貧。客游梁宋。同舍生病且死。密以白託葬。既葬。私置餘金棺下。後其家來謁。共發瘞。出金付之。

盜不犯義門 隋李知本元氏人。孝友雍順。子孫百數。盜賊過門不入。且相戒無犯義門。往依者五百餘家。又三國胡昭隱陸渾山。盜不犯境。一邑賴全。與宋殷澄止元兵屠城。

救友全一郡 漢荀巨伯許州人。遠省友病。值胡賊攻郡。友勸其去。巨伯不忍。賊至問何敢獨居。曰願代友死。賊義之。一郡獲全。

雪冤得雨 漢殷丹守會稽。有孝婦以誣見殺。天旱三年。丹到郡。刑訟者祭婦墓。應時澍雨。與于公晉曹 唐戴胄同一明允。

第

九

期

殺人存嗣 漢陳臨香山人。守蒼梧。獲殺犯。知其無嗣。令其妻侍獄。後生一男。郡人

歌曰。蒼梧府君惠及死。能令死人不絕嗣。

校隸救人 宋洪皓建炎中使金。金迫使事劉豫。皓不從。粘沒喝將殺之。旁一校曰。

此真忠臣也。為皓跪請免死。流冷山。

義僕規主 南北甄琛中山毋極人。舉秀才入都。日夜事弈。僕從乃曰。郎君離父母

仕宦。以圍棋不息。豈是向京之意。琛惕然慚感。從許劼李彪假書研習。聞見益優。

年六十餘。納劉晰女為妻。婚日照給廚費。

大義出妻 漢李充陳留人。家貧。兄弟同居。易衣而出。竟日而食。妻挾私欲分異。充

黜之。年八十餘卒。

饒粥之功 宋倪閃沙縣人。家富嗜學。用儉而好施。紹興中寇破汀州。官兵獲賊。閃

以民愚罹法。日飲食之。歲大飢。閃施糜粥。活者萬計。後赴京。人多夢豎旗里門。書

曰。饒粥之功。是歲果魁。為教置贍學田。官祿分貽兄弟姊妹。

弱冠豪俠 唐陳元敬梓州人。子昂歲飢。散粟萬斛賑鄉里。武后居攝。栖山茹草而

終。

陳陶遠色 陶五代劍浦人。操行高潔。郡守嚴譟遣小妾蓮花往視。陶竟夕不納。妾

獻詩曰。蓮花為號玉為顯。珍重尙書遣妾來。處士不生巫峽夢。空勞雲雨下陽臺。

陶答云。近來詩思清如水。老去風情薄似雲。已向昇天得門戶。錦衾深愧卓文君。

李翱嫁妓 唐李翱刺潭州。席上有妓舞柘枝色悴。問之。乃故韋左司愛姬。翱遂延

入與韓夫人相見。選席上一善士嫁之。

豐有俊嫁娼 宋四明人。登青樓見小娼。疑故人女。屢目之。女亦悟。酒罷。留宿。女羞

經良久曰。豐官人識妾否。詰之。果故人女。豐曰。某所以留宿者以席間不得問也。

宜各寢。必有以處汝。娼退。豐與京反有舊。明日白尹。且曰。某僅有錢八千。從公更

貸二百千嫁之。尹即載入府厚奩嫁良士。尹即王宣子佐。與朱子同科進士。

楊仲希拒奸 宋新津人。微時客成都某氏。主人少婦調之。希拒之。其夜妻夢人告

曰。汝夫獨處他鄉。不欺暗室。神明知之。當魁多士。次年果擢第一。

袁昇遣妾 宋鄞縣人。五旬無子。妻付資往臨安買妾。既得妾。察其有憂。且髮束麻。

問之泣曰。妾乃趙知府女。家四川且貧。母鬻妾爲歸葬資耳。昇卽送還。母泣曰。財已破用。昇曰。願相送。復贈橐資而歸。妻迎問妾安在。具告其故。妻曰。君設心如是不患無子。明年生子。後爲顯官。又岳飛嘗却吳玠送名姝。

劉宏敬嫁婢。唐彭城人。將嫁女。抵維揚。求女僕。得四人。內有蘭孫。殊不類賤。乃備裝資先女嫁之。夜夢一人曰。我蘭孫父。荷君嫁女。今告天延君壽二十四年。後遇前相者亦云。

第九期

還妾得報。宋馬涓父從政。初無子。置妾。詢知其鬻身葬父母。遂歸妾。不責所負。後夢翁謝曰。我妾父也。聞之上帝。願君家富貴。涓涓不絕。及生涓。因以夢中語爲名。漢高獲救師。獲新息人。與光武有素。師事司徒。毆陽歙。歙下獄當斬。獲帶鑄鑽詣闕請免。帝令改常性。卽辭去。行天文遁甲之術。

魏太子救師。太子從渤海高允受經。允以耶同崔浩修國史。浩被收。事連允。太子請赦。魏主問國書皆浩所爲乎。允曰。浩總裁。臣多著述。魏主怒曰。罪甚於浩。何以得生。太子曰。天威嚴重。允迷失次耳。魏主問信如東宮所言乎。允曰。臣罪當族。殿

下哀臣耳。魏主曰。直哉。此人情所難。遂赦之。而敬重之。允官至宰相。貧如寒士。年九十三。此可見直生無罔罔。不必違心苟免也。

附紀更生

柳州張通直舟泊潭州。新婦死七日。魂云在冥府。因識金剛經。僧令執堂下。幡脚引起。驚寤而甦。王鞏隨手雜錄

余道人不詳名氏。家劍峯石下。年九十餘。無疾而逝。同日洞南梁姓某亦沒。二人俱復生。事在嘉靖間。廣西通志

陽朔農夫蘇太元妻徐氏。生三子而卒。既葬。忽一日還家。云命未合終。冥府未錄。但聞聲而未見形云。桂林風土志

五代時全州進士唐伯彪。一日病卒。心獨溫。復數日還魂。初若夢為人追。呼入官府。見主者曰。誤矣。當還之。已而語唐曰。到人間為我以法華經為報。當勸人誦之。遂出。

至家而甦。後為推官。王鞏雜錄

藤州處子姚道姑。汲水感龍。發即亡。復生。不樂其家居。年至六十。專誦妙法華經。

明教僧契嵩集 僧亦藤州人七歲出家嘗戴觀音像

濟南商懋徙居臨賀。病沒更生。云在陰府充賀江巡按使者。事畢歸賀州居所。從屋飛下。其妻正焚香禱真武像。夷堅志

崇禎初。增步屈亞石幼備廣西。病故。客歸其柩。時已兩月。至肇慶有報私貨者。官令開驗。人臥其中。目常轉動。飲藥能言。自陳死見閻王責鬼卒誤捉放回。簿上有三妻

李楊王。後皆驗。張稷異聞錄

晉戴洋吳與人年十二病死。五日而蘇。說死時神使其為酒藏夷。既而遣歸。逢老父謂曰。汝後當得道。及長。善風角。

飲食果報 晉使入曹。令免僖負羈家族。報盤飧也。翳桑餓人禦公徒救趙宣子。報簞食也。皆恩也。羊斟不與羊羹。以私憾敗宋國。子公不嘗龍味。以染指弑鄭靈。怨也。

漢韓信一飯報漂母千金。膾炙人口矣。後之談俠義者嫌其少。激為聯語曰。金欲二千酬漂母。鞭須六百撻平王。

南北陰鏗嘗與賓友宴。見行觸者。因回酒炙以授之。衆皆笑鏗曰。吾儕終日酣醉。執

報 學 山 船

爵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後遇亂被賊擒。或救免之。詢即前觸者。

唐嚴綬者。謂湖州尉李達。飯他客不接之。後達謫並州。綬亦不顧。

漢陽雍伯。設義漿給行人三年。有一人飲訖。出菜子一升與之。且曰。種此生美玉。並得好婦。後果得報。生十男。位至卿相。

教育果報。五代竇禹鈞。建義塾數十楹。聚書萬卷。延名儒以教遠近士。貧無供者。咸衣之食之。及在官。賢士賴舉者甚衆。由其門貴顯者接踵。五子相繼登科。

宋汪洙築室西山。月集諸儒講學。以教授族閭之子弟。鄉稱崇儒館。官至觀文殿大學士。子思溫思齊。孫大猷。俱大學士。

宋應本仁。慕范文正之為人。規建義莊。即其中爲義塾。延名師以訓親族里黨之子弟。時其出納。定其條約。元代猶褒嘉之。黃文獻記於石。世傳爲應家館。

宋林國鈞。以積陰德爲心。建紅泉義學。置義田以贍四方從學之士。年九十。齒髮落。復生。作亭名曰回生年。子二人。俱爲參軍。

著書乞年果驗。宋王炎爲潭州教授。著易解未竟而病篤。夜分祝天曰。願須臾寬

死。以成此書。病果瘥。書成。乃卒。

知死之果

漢任文公閩中人。公孫述時。蜀武擔石折公曰。我乃當之。自是常會子孫設酒食。後

三月果卒。他如暴風促駕。大風備舟。課家負物。臨難悉脫。皆奇驗也。

唐李嗣真柏人人流。藤州久得還。自筮死日。豫備棺殮。如言。卒桂陽。

唐李適夢與人論大衍數。寤而曰。吾壽止此乎。令其子葬霸陵衣冠。寢石榻上。置撰

九經要句及素琴於前。曰。同時錢朗一百七十歲。亦預知死期。

五代甘大將象州人。家富常給貧乏。一日聚鄰里告曰。吾厭世矣。因教眾以孝親修

身大節。言訖即逝。鄉人建廟設象祀之。屢著應驗。

宋虞夫人。名道。永年八十一。一日語諸子曰。我將行矣。寢六日而歿。朱晦翁稱之曰。其

爲子孝。爲婦順。爲妻正。爲母慈。齋於奉而豐於施。厚於義而薄於利。賢哉。

宋王文憲公柏從楊時學。又從朱張遊。少孤。事伯兄甚恭。季弟早喪。撫其孤。捨田予

之。汪開之沒。爲之殮葬。啓迪四方來學。竭盡無餘。一夕方與江西來學者論學。俄倦

就寢。垂沒端坐。揮婦女出寢門。惟子姪門人侍終。年七十八。

宋王中正。岢嵐州人。博學強記。家豪於財。待賓豐而自奉儉。不再娶。亦不就舉。遇神僧數年。乃出。人覺其談吐異常。問之。不言。臨終。預剋期而逝。

明李延枝。好善樂施。年九十有九。自知時至。呼子孫十餘人至。沐浴端坐而逝。

明施舉。縉雲人。學道妙成。觀年八十四。語曰。往來合散。理之自然。我歸矣。遂坐逝。同時施顯。鄉古今奇聞類記。自云八十二歲告成。時萬曆四年六月也。

吾鄉廖子敬叟。每釣魚過學舍小坐。必以正心術。端品行勸同人。年且八十。自知數

限。先數日呼子孫教以壹是。臨終。沐浴衣冠。持杯酒與其夫人共飲。一笑而去。

精魂果現

宋聶實遠。靖康中登政府。出知絳州。遇害。後張殊過絳。見壁間血書一詩云。流星一箭五心摧。掣電雙眸兩臂開。車馬踐時頭似粉。烏鳶啄處骨如灰。父兄有感空垂淚。

子弟無知不學哀。回首臨川歸未得。冥中空築望鄉臺。時謂聶之英魂所作

漢蔣子文為秣陵尉。逐盜鍾山。傷額而死。嘗謂骨貴死當為神。及吳文帝都建業。子

文嘗乘白馬執白羽扇而出。遂立廟鍾山封蔣侯。又助楊大眼走魏軍。凱旋人馬跡皆有泥溼。南唐追封莊武帝。曾極詩云。白馬千年繫廟門。爐煙浮動袞龍昏。閒關漫說榮枯定。貴骨猶能履至尊。

唐僧圓澤死。李泌至杭州赴生約。夜泊舟岸下。聞歌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吟風不要論。慚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須逝性常存。泌曰。澤公健否。曰。李公真信士。然俗緣未了。慎勿相見。又詩曰。身前身後事茫茫。欲話因緣總斷腸。吳越山川游已徧。却迴煙棹上瞿塘。時大歷九年也。

唐李德裕死。見夢於令狐綯。綯懼曰。衛公。

周大夫韓朋妻美。康王奪之。韓被囚。自殺。妻投臺下。緣珠樓墜。與此相類。遺書於帶。願與朋合

葬。王怒。令兩塚相望。經宿。忽梓木生於二塚。根連於下。枝連於上。有二鳥如鴛鴦。常棲其上。旦夕悲鳴。時謂二人精魂。

(完)

叢

錄

錄詩師先山船

鄭稽勳善夫 送客

周逸敬選

相送今朝倒客杯。風高木落試登臺。乾坤帶甲無終日。草澤紆籌幾駿才。
南去祇悲湘水鴈。北書唯寄隴頭梅。栖遲迢遞雙極目。大旆孤城畫角哀。

楊殿撰慎 寒垣

碎葉孤城朔鴈飛。安西都護候騎歸。漢旌已覺交龍捲。虜酒初騎撞馬肥。
桃葉楊花汀上躑。敲冰燧火北庭圍。伏波未洗明珠恨。莫詫中朝有建威。

按以上各詩。係船山先師做昭代諸家體。三十八首。茲依次錄登十八首。後二十首繼續刊出。

編者識

叢 錄

通 訊

山西省政府來書

敬啓者。頃奉到 貴學社出版之船山學報第八期一冊。除收存借鏡外。謹此函謝。此致

湖南船山學社

主席辦公室啓 七月十九日

北平民社來書

敬啓者。國家之強弱。以國民程度優劣以爲斷。此常道也。無待繁言。伏以 貴社主持輿論。領導人民。國運所屬。益世非淺。敝社自成立以來。十有餘年。常擬追隨 諸先進之後。爲社會謀點滴貢獻。奈才短力薄。不克如願。愧慚之至。今者社址初奠。特闢空房數椽。設立民衆閱覽處。除原有圖書千餘種外。擬再添增報章雜誌若干種。以供衆覽。惟絀於經費。購置維艱。伏乞 貴社允與長期贈送船山學報一份。福國

叢 錄 通 訊

一

利民。感激靡已。如不以蕪褻見棄。敝社謹當以出版之圖書回贈。聊補虔藏。萬一不能贈送時。請示以閱報處優待辦法。謹當酌量訂購。瑣瀆。清神。敬請回示爲盼。

船山學社。

北平民社謹啓七月二十七日

譚澤洋先生來書

木崖先生道席。翹企。高風。爲日久矣。乃識。荆願切。而御。李緣慳。結轄何如。伏維。大道干城。頽波砥柱。守先待後。方軌申轅。其盛甚盛。弟瑣尾流離。久荒學殖。自惟此生。無復入道之望。乃承矜寵。遠寄南針。百朋之錫。未足爲喻。紉戢之私。實萬恆品。一埃氣爽秋高。水天一色。當扁舟奉訪。一罄積悰。先此致謝。惟澄鑒不宣。

弟譚澤洋頓首七月二十八日

第九期

譚篤材先生來書

木崖編輯先生有道。敬啓者。余拜讀。貴學報久矣。每期出版。急欲先覩爲快。其所以有如此之熱望者。緣。貴社諸公皆爲吾湘者宿。道德文章足爲後進楷模。而斯學報之出。洵爲挽救人心。維持名教之傑作耳。余前供職縣教育局時。辱承。雅愛。

按期惠贈一份。俾得藉觀鴻篇。啓予茅塞。私心至爲感泐。茲於本年四月間奉層峯
委長本縣第四區。受命以來。於茲數月。區務殷繁。深虞叢脞。唯是僻居鄉村。見聞益
陋。除每日治理區務外。幾至無書可讀。伏思 貴學報發刊行世。已歷經年。公餘伴
此。誠足爲行政臨民之助。修身弘道之方矣。並 貴報剖記欄內恆心堂讀書答問
一則。閱之真令人感奮興起。廉頑立懦耳。謹修蕪函。用答 高厚。並請以後按期逕
寄本縣腰坡第四區公所爲荷。專此敬叩。 譚篤材拜啓。七月廿八日於
腰坡區公所

萬淡安先生來書

木崖先生道席。元杰不才而篤老。自三月病痰嗽。旋病腹閉。腰脚痛。坐立行走。皆已
不自由。偃息在牀。一至於今。瀕死者數次。乃彌留淹纏。而不卽死者。實以心有夙願
而未獲卽達耳。元杰先母實秉懿德。行誼雖無特色。而世之家庭嬾女。若能一、一、式
則式。其一家嫻於禮教。秩序井然。子女輩。當無不中度中矩矣。元杰少不努力。讀
書不成。不能顯親揚名。罪戾無極。近讀 貴社學報文苑一部。對於仁、人、孝、子、之、心、
多所曲爲成全。使有隱德者。皆不致湮沒。此彌天功德。何可限量。辱知愛數十年。元

第九期

杰今日之所述。皆先生昔日之所聞。先生主任編輯。可否能准予玉成。故人垂死之呼籲。將元杰所述先母事略。登諸文苑部。則我先母也得諸文人碩德。覽悉則元杰於先生之恩典。實銜環結草而不可已也。附呈先母馮宜人事略。肅此敬請道安。病中手腕難於作字。潦草希恕。弟元杰稽首頓首再拜八月一日

萬淡安先生覆周木崖先生書

木崖先生有道。元杰病日重。鎮日偃息在牀。坐立行動。皆不自由。尸居餘氣而已。頃忽接誦覆札。欣躍仰奉。俞允不勝感激涕零之至。惟是承示先母傳世文章體裁不合。許就原有屋宇。改良修造。當然一任工師著手成全。便是我先母平生德行懿美純樸。更得文章鉅公藻耀炳煥。而登諸中國最優等之報書。與之不朽。元杰實與先母同不朽矣。鉅儒碩德。發潛闡幽之盛德。其種福豈有涯涘耶。元杰惟日默祝蒼天。假我苟延殘喘。至能親讀此次報書。則甘心瞑目矣。扶病伏案。肅箋奉答。敬希垂鑒不盡。願請道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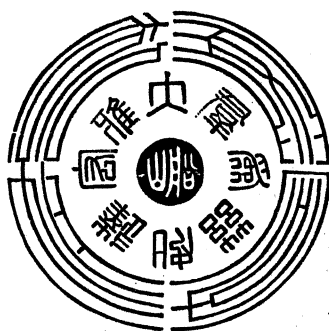
元杰頓首頓首八月七日

廣告例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乙亥歲九月

定價表

◎ 面頁 底頁 加倍	之四	半面	一面	冊數
	一分	五元	十元	一冊
	五角	九元	十八元	二冊
	四角	十四元	廿八元	三冊
	七元	十六元	卅二元	四冊



船山學報

第九期

郵 費 照 章	定冊	冊數	每冊
	價	四角	預定全年
	一元五角		

代售處

上海 南京 天津 北京
商務印書館
長沙 武昌 福建 廣州
府正街魏博文書局
湖南船山學社

印刷者

長沙 萬福街
藻華紙業印刷局
電話 五六九

發行者

長沙 中山東路
湖南船山學社

主編者

湘潭 周逸

11256

